

# 革命紀念日簡史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宣傳部印行

# 革命紀念日簡史目錄

一、九月九日 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

1. 簡史

2. 附錄

(甲) 復興中華

(乙) 貫徹首次起義精神

蔣 總 裁  
胡漢民先生

二、十二月五日 肇和兵艦舉義紀念日

1. 簡史

2. 附錄

應振作從前革命精神來解除一切國家的障礙

居委員正

三、四月十二日 清黨紀念日

1. 簡史

2. 附錄

(甲) 開始抗戰時期的中共

(乙) 和平商談的經過

(丙) 蔣主席交誼厲行全國總動員案原文

(丁) 蔣主席三十六年七七週年戡亂建國廣播詞

四、七月九日 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日

1. 簡史

2. 附錄

精誠團結加緊努力

蔣總裁

五、五月五日 革命政府紀念日

1. 簡史

2. 附錄

革命政府成立之意義

林主席森

六、六月十六日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

1. 簡史

2. 附錄

(甲) 總理廣州蒙難對於革命之影響

(乙) 六月十六日之回顧

(丙)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

附雲南蒙難紀念簡史

蔣總裁

胡漢民先生

邵委員力子

J  
11-7-4  
1

館書舊  
省文  
州中  
貴

P  
321.09  
J667

# 前言

- 一、本簡史係根據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〇四次會議通過之革命紀念日期表之規定，會同黨史編纂委員會編訂而成。
- 二、關於國定紀念日，經中央決定改由政府機關主持辦理，革命紀念日由黨務機關主持辦理，關於革命紀念日史實，本書已儘量蒐集資料，至國定紀念日詳細史實，當另行編訂。
- 三、此項史料之編訂目的，在使黨員認識本黨艱苦奮鬥之經過，與夫諸先烈勇敢犧牲之精神，以誌崇仰，且資效法。
- 四、每逢紀念時日，應把握時機，針對環境，配合史實，作機動性之宣傳與闡揚，講述之時，貴能對紀念要義加以發揮。

# 國定紀念日日期表

(附紀念辦法)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〇四次會議通過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

十月十日 國慶

以上兩紀念日，各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綵綵誌慶，各級機關各學校團體分別集會慶祝，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慶祝大會。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辰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慶祝，各級機關各學校團體分別集會紀念，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大會，在首都各機關長官及高級職員恭謁 總理陵墓致敬。

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誕辰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慶祝，中央派員赴曲阜孔廟致祭，各學校師生分別集會紀念，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大會。

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先烈紀念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紀念，各級機關各學校團體分別集會紀念，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大會，並致祭革命先烈。

附註：(一)「九月三日」經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七次會議決定為抗戰勝利紀念日並列為國定紀念日同時致祭忠烈安撫遺族

(二)關於國定紀念日紀念會之召集經 中央於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以京(36)議字第 一〇八二五號通令各省市黨部改由政府機關主持辦理

# 革命紀念日日期表

(附紀念辦法)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二〇四次會議通過

九月九日 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

十二月五日 肇和兵艦舉義紀念。

四月十二日 清黨紀念。

七月九日 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

五月五日 革命政府紀念。

六月十六日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

以上六項紀念日，各級黨部分別召開紀念大會，講述黨史，全體黨員一律均須出席。各機關學校團體可派代表參加，不放假，其講述黨史之段落如左：

(一) 九月九日，講乙酉中法一役後 總理立志革命至辛亥武昌起義之興中會同盟會革命史。

(二) 十二月五日，講民國四年肇和起義及雲南起義，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及中華革命黨史，民國元年至二年十一月之國民黨史附之。

(三) 四月十二日，講民國八年中華革命黨改名爲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之產生，十二年本黨容共，至十六年本黨清黨史。

(四) 七月九日，講十二年本黨改組創辦黃埔至北伐完成之本黨軍事黨務史。

(五) 五月五日，講「民元」 總理辭臨時大總統至十年五月 總理就非常任大總統之本黨護法運動史。

(六)六月十六日，譚自十年五月五日總理就非常總統後，陳炯明叛變，至十四年廣東統一之本黨平定反側史。

附註：查十二月廿五日雲南起義紀念經三十三年中央第二七二次常會決議恢復舉行紀念

# 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簡史

## 一 中法之戰與確立革命大志

總理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鄉。自幼天性聰穎，好學深思，時當太平天國覆亡未遠，鄉中有太平天國遺兵，喜談洪楊故事。總理聞而追本溯源，殷殷致問，知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國，民族思想，悠然而生。七歲入鄉塾讀書，凡書必求解其義，不徒口誦。十一歲兼從在鄉傳教之美教士學英語，十二歲讀畢四書五經，益明湯武革命春秋攘夷諸經義。十三歲以兄德彰公（名眉）在檀香山經商侍母楊太夫人游檀，母歸，獨留，入檀島英教會學校，勤習功課尤喜兵式體操及游泳救火諸藝術。夜仍溫習中國經史。十六歲畢業，考試名列第一。十七歲轉入美教會高等學校。十八歲入耶穌教，受洗禮，其兄不悅，謂吾爾父母皆不食外國教，恐失父母歡心，分給財產，令述回鄉，娶妻成室。總理抗辯無效回抵鄉，與鄰人陸皓東結伴，研讀書史，暇則相與招集羣兒，講太平天國及華盛頓拿破崙革命故事。會鄉中神廟，偶像被毀，迷信神權者疑總理所爲，囑詰於家，父達成公患之，秋，乃離鄉，赴香港，入拔萃書院，觀讀英文。皓東亦走上海。十九歲春正月，轉入香港皇仁書院，四月返鄉，娶盧夫人（鄒鄉盧耀顯公女）是年爲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西歷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歲甲申也。先是法國已連年侵略我藩屬安南之河內等地，威脅安南王訂約爲法保護國，清政府竟不問。惟舊兼太平天國之劉永福，獨率所部黑旗軍，自廣西移駐安南勞開（一名老街又名牢該），受安南王命，以力禦之。安南諒山，有清戍兵，本年五月，法更迫撤退，戍兵不服，自起與戰。法兵敗。七月法海軍官賴皮斯與孤拔二人，轉以兵艦分攻台灣基隆及福建馬江，清福建海軍猝無備，兵船多艘并馬尾造船廠被



毀。清廷命大臣會國荃李鴻章與議和，法拒不允，然基隆之戰，台灣督辦劉銘傳兵，實相當獲勝。馬江海軍雖敗，而法將孤拔亦受砲傷，退澎湖。國人見清廷卑怯，無抵禦外侮意漸憤，總理尤心痛焉。八月清廷始與法國宣戰，廣西提督蘇元春與劉永福，迭破法兵有功。總理適迭接兄書促往檀島，十月遂再至檀，則兄以得父書，知毀神像事，謂既被羣疑，居鄉將遭不測，爲父母累，且兄並營農業，欲自管農場，曠居商肆，暫輟學。總理意快快。十二月法軍艦復攻浙江鎮海，砲台守兵擊却之。總理聞海內風雲洶洶，亟思歸國以告姐夫楊子輝，懇代轉圜，兄以不給旅費難之。又以告美教會學校教師佛蘭參文，佛蘭氏慨贈美金三百，因即馳書於兄告別，運乘輪船至美國西部登岸，一吸新大陸自由空氣，旋復折還，乘輪經日本以歸。兄挽留不得，曰吾所以爲是者，固欲少挫其剛銳之氣耳，復以鉅資寄父，謂毀神像事過已久，鄉人必可相安，仍望弟讀書力學，紀元前廿七年乙酉春三月（西歷一八八五年）總理抵鄉，則諒山既於二月失陷法兵進犯廣西鎮南關，清廷徬徨無計，易任廣西提督。三月廣西提督馮子材，破法兵於鎮南關外，克復諒山。雲南總督岑毓英，亦自滇省出兵，攻入安南興化，法兵屢敗，退走二百餘里。其海軍兵艦屯長江口，雖不退，亦不能進。傳聞孤拔實已傷重斃命，法人懼，託英公使請和。四月清廷竟命李鴻章與法使訂立喪權辱國之條約，承認安南歸法國保護。中法派員勘畫滇越邊界，兩廣滇黔南方數省，建築鐵路，須用法工程師等等，聞者譁然。總理尤憤曰：非推翻滿清政府，不足以救國救民矣。七月復離鄉，重入香港皇仁書院求學，乃確立革命大志。

## 二 立志後之鼓吹革命聯絡同志

總理立志革命後，次年丙戌，由香港轉學廣州美教會所設博濟醫院附屬之醫科學校，以爲薪醫術可以廣交游，並使個人經濟獨立，不依賴父兄也。校中同學，有鄧士良號弼臣者，本三合會首領，豪

俠尙義，於兩廣祕密會黨，結納甚衆。總理與談救國革命推翻滿清，士良志同道合，遂成莫逆之交，相約有事時，招得力會黨爲助。教會長老區鳳墀人本持重，聞總理談論，亦至心折，爲輒轉播揚於教會中。嘗在廣雅書局之抗風軒，與教會中魏友琴，尹文楷及廣東海軍學生等數人，益發揮救國議論。居廣州年餘，至紀元前二十五年丁亥秋，聞香港開辦雅羅醫學專科學校，校長英國醫學博士康德鑾，教職員皆當地名醫，設備完善，其地又較廣州言論自由，乃轉學焉。從此藉學校內鼓吹革命之地，與人交譚，淺深悉視其人，或言洪秀全爲漢族英雄，或談論清皇帝爲愛親覺羅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喪權辱國，決無所惜，或更援經據典，證以美法各國革命歷史，始猶密室私談，寢乃昌言於衆，鳳墀介紹陳少白（名白）。總理復介之於康德鑾，招考入校同學，課餘輒共進商革命實行方法。自丁亥至壬辰，學醫凡六載（西歷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所結交同志日多，其最密者，尤列，黃詠商，楊鶴齡三人。列爲香港華民政務司書記，詠商爲香港議政局議員黃勝之子，鶴齡與總理同里，有祖業耀記商店在港，諸人常假以聚談革命，間約士良晤東自粵滬來會。在校於醫學課程外，尤究心輿地之學，住室內嘗懸各種輿圖，客至，指中國圖示之曰，大好江山，付諸異族，豈能忍而與之終古乎。港人聞總理、白、列、鶴齡、議論激烈，因稱之爲「四大寇」。又每年冬夏二季，學校放假，總理回鄉，見鄉中社會一切腐敗，以視香港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各事日日進步，相去何啻天壤。一日與父老談改良社會，須從修治道路始，輒自告奮勇，出力工作，殊涉及土地，鄰村頓起糾葛，呈請縣令協助，允於下次假期中進行。及屆期，縣令更迭，新任縣令爲以五萬元賄賂得缺者，總理絕望，知欲改良社會，亦必先改造政府，於是排滿革命創立民國之念益決。紀元前二十年壬辰秋雅羅學校舉行畢業考試，總理又名列第一，乃離港，赴澳門行醫。

### 三 施行醫術及上書李鴻章

總理在雅麗學校未畢業以前，已有病家延請診治，澳門富商何穗田等數家，遇病延請，應手輒愈，驚爲神奇，既集巨資，約畢業後赴澳，廣行其道，雅麗醫院亦商請校長聘留，總理以先應澳門約，婉辭之。至澳，設立中西藥局於康公廟前草場街，兼充華商公立濠鏡醫院醫生，求診者戶限爲穿，聲譽鵲起，葡萄牙籍醫生忌之，計謀破壞，是多因遷於廣州之洗基，改名東西醫藥局，業務益振，次年，在石岐（卽香山縣治）添設藥房，又在順德設置子公司，以西藥醫治瘋病，鄭士良，陳少白，尤列，尹文楷等，咸分頭相助爲理，并屢往港澳，密籌革命進行事宜。以上各藥房公司等，隱然爲革命機關。時清廷始明令大開海禁，准人民自由出國，并飭各省官吏保護外洋歸國華民，蓋以前如德彰公及總理之往檳，原屬犯禁，惟因清官吏向實不執行禁令，外洋輪船載客出口，伴爲不知，僅於人民在外，經營工商獲利返國，則一任胥吏豪劣紳，藉詞需索，上下其手，德彰公聞總理毀神像犯罪怒，認認過慮，亦職是故也。總理既以醫術名，各地官若紳，交相推重，又身屬教會，今加以外洋歸國華民，行動益得自由，而革命機關免招人疑矣。紀元前十八年（西歷一八九四年）甲午，時距甲申中法之戰，已經十年，此十年之間，外侮日亟，如乙酉中法訂天津條約喪權辱國外，我藩屬緬甸被滅，黑省愛理漢河等地被削，澳門被迫承認葡萄牙管理，西藏哲孟雄之被割，帕米爾高原之被侵，法兵佔我朝貢國暹羅之湄公河地域，此外各種喪權辱國條約，接踵而起，蓋清廷暗弱已甚，啓帝國主義者之慾，無不應麟虎視，乘機侵略，而日本尤爲最先最厲。初甲申冬我藩屬高麗內亂，日本遂乘法越事急，派兵勾結亂黨，入漢城高麗王宮，清派駐高麗商務委員袁世凱，率成軍靖亂，日軍自知不敵，乃焚使館兵房，退往仁川，亂定，反誣高麗人所焚，迫高麗王訂約謝罪修築使館以示威，并留兵不去。乙

正月，更遣伊藤博文至天津，要求清廷訂約。兩國駐兵同時撤退，將來如因事派兵至高麗，須互相知照，清廷允之，於是中國在高麗之宗主權，已喪其半，至若內政，則左宗棠會同李鴻章，先後死亡，丁亥河南鄭州黃河決口，己丑江蘇浙江湖北等省大水，庚寅直隸永定河決口，辛卯蕪湖丹陽武寧等處被毀耶穌天主教堂，大鬧教案，壬辰山東各河大水，人稱天災，連年交集，清廷則藉開河工賑災各種捐餉，圖括民財，貶價招捐實官，一折再折，仕途冗雜，各省吏治，愈不堪問。且清西太后那拉氏，以己丑光緒帝載灃親政，藉口撤廢修鑾頤和園，大興土木，自戊子動工，至壬辰告竣，耗財至千數百萬兩。然而甲申天津創設武備學堂，乙酉天津大沽籌設水師，增築造船廠，北京設海軍衙門，編練北洋水師，台灣改爲行省，丙戌勘辦漠河金礦，丁亥天津設北洋大學堂，創築津沽鐵路，築台閘之台北至新竹鐵路，開辦雲南礦務，設造船廠於吉林，開松花江航路，戊子成立北洋海軍，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台灣經營開墾撫番事宜，以富民林維垣督辦，己丑開築蘆溝橋至漢口鐵路（卽今京漢鐵路），庚寅設北洋水師學堂於劉公島，南洋水師學堂於南京，成立漢口槍砲廠及鐵政局，辛卯李鴻章會同海軍，丁汝昌率鎮遠定遠等兵艦，赴日本巡航各港，成立北洋南洋廣東福建四艦隊，以旅順爲北隊根據地，幾將馬江海軍敗挫之辱一雪，壬辰延長大沽鐵道自灤州至山海關，癸己自天津延至北京。洋鐵凡此大端，新政并舉，又頗有振興之象，人多歸美鴻章。總理因欲北上，一探虛實，於辛卯月草具條陳富強書，洋洋數萬言，以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爲四綱，中言，天下之事，不能不行，而患無行之之人。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深切當時禍同官吏阻撓新政之弊，末陳興農桑之利，言欲環游世界各國，考察桑養蠶新法，歸再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拓民開墾，集商盡辦，適陸皓東由滬南旋，邀與同行，抵滬，因同鄉鄭官應

(號陶齋)而識王韜，韜太平天國時南京開科取士所取狀元，天國亡後，在香港上海等處，充報館主筆，由韜函介於鴻章幕友羅豐祿徐秋畦，七月總理抵天津，訪羅徐，投書請見李鴻章。

#### 四 中日之戰與在檀島成立興中會

先是日本謀高麗，窺中國益亟，本年五月，高麗東學黨作亂，日本軍人多附之，袁世凱令高麗王求援，清廷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兵至牙山，并依天津條約，電告日本，日政府得電，即派大島圭介，率兵赴仁川，六月大島向清廷提改革高麗內政案，清廷拒絕，大島以兵迫高麗王實行，袁世凱令高麗王反對之，日兵遂入王宮，俘其王，別立大院君李昰應，誅逐高麗親中派，袁世凱亦被逐而歸，七月，清廷乃向日本宣戰，時李鴻章以北洋大臣出駐蘆台，軍務倥傯，謝不見容，羅徐爲力言，僅允給出洋考察農桑護照，總理乘間遍遊北京天津，旋折回滬，溯江而至武漢，隨處觀察山川形勢，及民間狀況，知鴻章徒負虛名，清政府各官吏，實愈高級則愈腐敗，既得護照，急歸粵摒擋行裝，重赴檀島，積極運動革命，託少白等將各藥局公司相機存廢，九月抵檀，時檀島有華民四萬餘，德彰公居茂宜島，所營農牧業至盛，島民以茂宜王稱之，未幾聞清陸海軍迭敗，十月日兵竟陷旅順口，十一月陷海城復州蓋平等地，遼東半島全失，且分兵犯山東半島之登州榮成，陷威海衛，世界各國，皆爲駭怪，總理往來檀島茂宜，歷向諸親友詳言，中國危岌，必推翻滿清，改建政府，方能救國救民狀，德彰公及鄧蔭南劉祥，首先贊成之，居數月，得同志數十人，鄧蔭南亦向爲三合會首領，會開鄭士良名，言及組黨，總理爲述在香港澳門廣州各地，聯絡多人，已隱然成黨，惟尙未正式組織成立，遂召集同志，開第一次會議於卑涉銀行經理何寬寓，到會者蔭南，寬，德彰公外，有黃華恢，黃亮，李謙，李昌，李杞，劉壽，劉祥，何卓，鄧金，程蔚南，鍾木賢，曹彰，陳南，候艾泉，宋居仁等，

總理提議、本黨定名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振興中華爲宗旨，衆贊成，隨即舉總理爲會長，議決以廣州爲發難地，并發起募捐起義軍債，規定成功日加倍償還，即席及會後，連日募集借款數萬，德彰公及蔭南助款尤多。

## 五 由檀島回港設興中會幹部推行革命工作

中日之戰，清廷以李鴻章費六七載經營之北洋海軍竟不堪一擊，被傷沉大小兵船十餘艘，喪失根據地，又凡會與太平天國及征捻諸役戰勝有名之軍隊，如劉銘傳之銘軍，宋慶之毅軍，衛汝貴之盛軍，左寶貴之奉軍，曹仲阿之盛京軍，依克唐阿之鎮邊軍等百餘營，先後調集禦戰，自高麗至遼東，遇敵輒敗，遂使倭奴小醜跳梁，舉國愧憤，其最大原因，傳爲西太后修頤和園挪用海軍經費扣尅軍餉所致，上海同志宋耀如急函催總理速歸，十二月總理遂與鄧蔭南宋居仁何卓陳南及在粵夙能指揮會黨之侯艾泉李杞，並聘歐美技師將校數人回港，抵連時已爲大除夕，總理立即往省，晤鄭士良，告以各情，偕來港，召集尤列陸皓東陳少白黃詠商諸人會議，決定擴大興中會之組織，聯合舉國志士，共策進行，香港有楊衢雲謝纘泰等數十人，組設輔仁文社，平日研究國學，類文化團體，亦頗迎合革命之說，總理早識之，因首勸該社併入興中會，衢雲欣然應諾，紀元前十七年（西歷一八九五年）乙未，正月二十七日，於港之士丹頓街十三號，設總機關，榜其名曰乾亨行，取易經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義，是爲興中會幹部，即派人至內地，勸導綠林管勇等歸附效力，又派陳少白赴上海，招鄭官應陳建威（廣州水師學堂畢業會在小兵船任大副）等來粵，又延香港律師英人達尼思爲法律顧問，當時何啓任香港議政局議員，以年高不便入會，惟力表贊同本會宗旨，關於本黨內法律外交事件，多所建白，德臣英文報記者黎德，香港士蔑英文報記者鄧勤，亦協助辦理外交，凡入會者，均須宣誓，誓詞

爲驅除穢虜，恢復中華，創建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數語，並頒布宣言及章程，惟因避免清廷及英國官吏之干涉，行動仍守秘密，宣言章程，亦不明言革命。

## 六 議決秘密佈置剋期襲取廣州

總理初以當時省城駐紮兵勇甚少，所有者皆築城樓之上，而城垣廣大，有事各不相聞，街衢並無巡警，各官衙署，僅有差役，皆爲老弱烟民，擬乘官吏不備，襲取廣州，祇用壯士二百人，挾長短槍炸彈，以五人爲一隊，分往將軍，督，撫，提督，藩，臬，各大衙門，將文武大員執而囚或殺之，其餘各小官吏，可擄而定。省城既定，則各道府州縣，尤易分兵略定，引太平天國時劉麗川以七人得上濠爲例，謂若多人，則風聲洩漏，幹部諸人，以此策太過冒險，不敢輕試，卒乃依照會議之決定，東西北三江會黨，同時大舉，而運動附省各營勇團練，在省埋伏作內應，另招壯士，在港教練純熟，擇期運動發難，並先分任務爲兩大部，一香港後方，由楊衢雲負責處理，鄧蔭南黃詠商陳少白等襄助之，一廣州發難。總理親率鄭士良陸皓東任之，分別佈置略定。四月間。總理與衛雲等約，從西江惠州汕頭等處，招選精壯會黨三千人到港，請歐美技師教練槍械使用及修理諸法，再候定期密運至省，遂率士良等先至廣州，設農學總會於雙門底（今名永漢路）之王家祠（亦稱王氏書舍又名雲崗別墅），分會於東門外鹹蝦欄及河南等處。此皆與中會預備起義機關，而託名於農學會者也，一時自平民至官紳，加入農學會者頗踴躍，而於內容，則或知或不知，省港兩處，一切用款，除由支糧局所募公債外，黃詠商捐助香港店屋一間，售得八千元，不足則由總理自行籌墊，嗣士良，皓東常駐雙門底總會。總理則以雙門底教會所立之聖教書樓爲秘密辦事處，常借歐美技師，往來香港指揮工作，且仍執行醫務，周旋官紳間，設醫館於河南岐輿里內，藉以掩人耳目，經營數月，時清廷方與日本訂馬關條約

認潮麗自立，對台灣澎湖與日，台灣官民不服，巡撫唐景崧總兵劉永福紳士丘逢甲等，起而抗戰，破敗，民情益憤，兩廣總督李瀚章，昏庸貪污，當中日初戰時，募兵甚多，欲撥運關外，爲各營補充，及和議成，瀚章去職，譚鍾麟繼其任，解散募兵，而不給資遣歸原籍，此輩大都無業遊民，今以失所而屬集省垣，自不免怨極思亂，士良皓東祕密收集之。又省垣各署局差役及營勇，常至民指滋擾，被害者訴之官，官輒袒護，而置民於獄，民怨益不可遏。總理知時機已至，八月二十二日，乃偕士良赴港，與幹部訂定，以九月初九日爲起義之期，因粵俗居民，均於是日赴省祭祖，名鄉大族，千百成羣，義師易於混入也。一面派人分頭與民團會黨及輪誠之清軍等接洽，凡在省城附近者，由總機關僱定小輪船與大艇多艘，屆時接載，外仿祭祖船隻俗例，懸插某姓某堂燈籠，時輪誠歸順者頗多，如鄭紹忠所部之安勇，程奎光（廣東香山人）管帶之省河兵艦（艦名鎮濤），城外三元里之團防，北江劉裕，香山李杞，侯艾泉，順德陳錦勝，大砲梁，龍眼洞麥某，等之會黨，皆定爲義師基本部隊，即城中營勇，亦強半聯絡就範，至於軍械，除各路自攜原有者外，在港購長短槍枝，混充貨物，先期運往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轉發各處備用，又在河南洲頭嘴，設一炸彈製造所，由美國化學技師奇列負責製造炸彈，所用旗幟，則由陸皓東擬定青天白日旗式樣製成，並約定發難時以紅帶爲標識，以除暴安良爲口號，又採分道進攻之策，定立軍名，以留港教練之三千人及附省之防軍會黨民團等爲中軍總部，以汕頭一路爲左翼軍，由東江進攻，以西北江各路爲右翼軍，由西江進攻，另命陳青，編敢死隊，屆時巡查省垣各街巷要口，時放炸彈示威，並分頭保衛本黨各機關，又命急使三十人，分赴各縣，促令會黨同時大舉，當時香港幹部會議，爲謀起事後，便於統率起見，議決選舉總理爲總統，殊楊衢雲忽覬覦此職，多方要挾，士良不允，幾致決裂，少白主調停，乃重開會議，由總理將總統名義讓與衢雲，旋並偕少白返省，九月初，總理再赴港，與衢雲等接洽一次。



## 七 失敗之原因及其經過

廣州方面，佈置就緒，待期發難，不料衢雲在港，以己爲總統，自編衛隊四十名，每名給鎗一枝，共留港教練之分隊頭目，以每名給鎗一枝，以資防身之用，鎗枝有良有窳，分配失當，致各頭目不服，紛紛爭論，至九月八日，諸事猶未妥，留港教練之三千人，不能運省，衢雲臨時電請展期二日，初九晨，士良及綠林防營民團各首領，齊集總機關農學會候命，總理宣佈衢雲來電，莫不阻喪失色，以留港三千人未到，力量尙薄也。衆正惶急間，又忽聞港船運兵計劃洩漏，承辦廣東閩姓賭商章寶珊，電省官吏，嚴加戒備，而所運槍械，同時亦被海關發覺。總理乃與士良等商定，暫將義師解散，俟機再起，立就所有款項，支給各首領，作犒勞川資，分別安慰遣歸，一面急電衢雲以止辦二字，意即阻留港人員運省，此九月九日夜間事也。是午有教會牧師黃毓初家喜事請宴，總理偕區鳳墀前往，態度猶極鎮定，途見營勇多人，或前或後，忽左忽右，鳳墀訝曰，何今日所遇營勇之多耶，總理曰，欲探我蹤跡耳，現在人言孫文造反，君獨未知耶，營勇手無捕人令，以密計竟被識破，相視而退。先是有朱洪號某蔡者，本清諸生，慕義加入興中會，且曾作討滿檄，因得參預本堂機要，其兄湘號騰生，係請舉人，受清吏委派主持西關清平局事務，權藉會黨以保身家，故雖知其弟之所爲，並未禁止，至此時恐義師失敗後被株連，乃假洪名，向清緝捕委員李家焯告發。李固既先得「孫文造反」之傳說，故於總理最後由港返省時，已密派兵弁，暗中監視，並密報譚督鍾麟，譚笑以爲妄，謂孫文一醫生耳，雖好大言，何至造反，渠創辦農學會，官保（指李鴻章）實贊助之，况係教會中人，若一不慎，恐惹交涉，傳聞未可輕信，李嗒然而退，及據朱洪告發，復夜入督署，面稟譚，譚同時又得海關查獲槍械之報，始大驚。初十晨，急調長洲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衛，並許李率兵搜查雙門底東門

外農學會各機關，於是旗幟等物，既被查獲，而陸皓東，程次，梁榮，程奎光五人，亦均被執，當搜查時，皓東已避出城，且登舟矣，忽憶及機關部內旗幟等物，復入城往取，遂致被執，兵差又至河南歧興里探問，有輿夫在，詭詞答曰，此間只有尹醫生，並無孫醫生，乃去，楊衢雲在港，雖接總理止辦急電，以軍械七箱已下船，故仍於初十晚命朱貴全，丘四帶領數百人，附保安輪入廣州，電覆貨已下船，勢不能止，十一日晨，保安輪抵埠，朱丘等四十餘人先登岸者，悉爲清吏所執，餘衆散去，總理於初十晨聞各機關將被搜查，經即命士良少白等先行離省，已則獨留雙門底聖教書樓辦事處，將會員名冊及重要物件，分別消燬，或擲棄井中，至十一夜，處置完畢，始輾轉出城，乘總機關僱定小輪，至天黎明，開過河南，囑司機往澳門，勿走虎門，須走江門水道，但其時尚未開江門航線，司機以鄉汊紛歧，不諳水道，有難色，總理乃親自指示駕駛，輪車徐動緩行，不過緝私關卡，不遇官差船隻，不觸礁，不擱淺，晚安抵唐家灣登岸，謂須訪友後，再僱輿往澳，囑司機自駕舟別去，皓東及朱丘等諸同志之被扣也，悉被押送至南海縣署，審訊時，皓東與宋丘三人均直承排滿革命不諱，轉送廣州府署，皓東索筆自書供詞，尤激昂，有吾與孫君，務求警醒黃種，光復漢族……今日非廢滅滿清，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不足以廢滅滿清等語。美國教會牧師，赴署欲請保，知府示以筆供，無詞而退，三人均於九月二十一日被害。程奎光被監禁於南海縣，後亦卒瘦死獄中。其餘被執者，則指爲愚民被惑，一律遣散，而對於總理及楊衢雲陳少白等十餘人，分別等差，懸賞通緝。總理至九月杪。始由澳門達香港，鄭士良陳少白鄧蔭南等，已在港等候焦急。總理晤後，欲謁康德黎，有所商，而香港英總督，已從清廷之請，對總理與衢雲少白三人，放逐五年，不許登岸，康氏知之，託達尼思律師以告。總理乃與士良少白，乘日本輪船廣島丸，同赴日本，適遇大風，閱十四日始抵神戶，衢雲則已先走越南，嗣由印度而至南非洲，是爲總理第一次革命之失敗。

## 附錄

### 甲、復興中華

蔣總裁

——二十五年九月九日在廣州——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是 總理首次革命紀念日，剛才主席已將紀念的意義報告得很詳明，現在兄弟再要說 總理之所以要發動革命加以闡明，在四十一年前的今天，即乙未年九月九日， 總理帶了陸皓東程奎光等一般先烈，在廣州起義，發動本黨第一次的武裝革命運動，這次的革命，是如何發生的呢？當時 總理爲什麼要發動革命運動呢？我們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明瞭當時革命的時代背景，大家知道在乙未起義的前一年即甲午年，有中日戰爭，中國一敗塗地，受了莫大的損失，中華民國更蒙了空前未有的奇恥大辱，至此，滿清政府之昏庸腐敗，和當時一般地方官吏之貪婪愚昧，都完全暴露無遺，尤其是一般人民在黑暗而惡劣的異族統治之下的痛苦，更到了忍無可忍地步，本來 總理自乙酉中法戰爭之後，早已決定革命，並且在乙未前三年，即壬辰年，已經糾合許多同志，組織了興中會，到了甲午戰敗，目睹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和一般國民所受剝削摧殘的痛苦，格外感覺非儘早實行武裝革命以推翻滿清，恢復中華不可，又看到當時國內一般有志之士，莫不憤恨滿清政府的惡劣腐敗，痛感國家民族之恥辱危險，而一般革命同志，在奇恥深憂之中，一種憤發激昂的革命情緒，已經沸騰，於是 總理所倡導的革命運動，乃因時勢之激烈，由宣傳組織而進爲武裝行動，當時 總理率領一般同志，人人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決心，於乙未年的今天，在廣州發動轟轟烈烈的第一次舉義，開本黨革命歷史偉大光榮的第一頁，我們讀了興中會宣言中所說的幾句話「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

，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就可以知道當時發動革命最大的原因了，這次的革命運動，雖因事機不密，歸於失敗，和一般先烈爲國犧牲臨難不苟的最高人格，和革命精神，實足以鼓舞羣倫，造成時勢，爲後來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一個最初的精神基礎，更爲本黨革命同志留下一個奮鬥犧牲之永遠的典型，這就是總理第一次革命最大的一種成功。現在爲使大家對於當時革命的背景宗旨，和革命團體的組織，以及總理對於一般同志的希望，能够深切了解起見，特藉此機會，將與中會宣言向大家朗讀一遍，「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賊盜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強隣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

謹訂章程，臚列如左：一、會名宜正也，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二、宗旨宜明也，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團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環，強鄰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及早維持，乘時發奮，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此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

一心，合選通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挽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也，三、志剛宜定也，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五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四、人員宜得也，本會按年公舉辦理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爲總辦，一人爲協辦，一人爲管庫，一人爲華文文案，一人爲洋文文案，十人爲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五、交友宜擇也，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員二人荐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具忠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需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即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持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取得憑照，然後換文，六、支會宜廣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做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五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支會，代爲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七、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荐至總會，以資贊助，故今日廣爲搜集，乃爲各會之職司也，八、款項宜籌也，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設錢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至萬股，

皆隨各便。所收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爲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後，卽彙寄至總會收入，發給收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損頂下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九、公所宜設也。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敘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考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員按數捐支。十、變通宜善也。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做爲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時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我們讀了興中會的宣言和各條章程，就可以知道當時 總理帶了一般先烈，不顧一切犧牲，發動革命，以謀推翻滿清，就是要拯救全國四萬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復興民族於奴辱危亡之際，爲達此目的，所以要集合一般有志之士，確立共同一致的信念，和相約共守的紀律，成功一個堅強的革命組織，使一般同志能够統一意志，團結精神，集中力量，服從命令，在 總理親自指揮之下，來犧牲奮鬥，以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實行主義，完成革命，因爲有了這個組織，所以到乙未年大家能發揮「同生死共患難」，「不成功卽成仁」的精神在廣州發動第一次革命， 總理和一般先烈，這種慘淡經營艱難奮鬥的事業，我們後死的同志，特別是在陸(皓東)程(奎光)朱(貴全)丘(四)諸先烈就義之地的廣東的一般同志，當如何努力，繼往開來發揚光大，尤其是爲國家民族爲主義而犧牲的第一人陸皓東先烈，當他被捕下獄的時候，無論清吏如何嚴刑苦逼，始終不肯供出一個同志，或一個機關來，在從容就義之前，所寫的一篇供詞，確是很壯烈的，闡揚革命之大義，其中有幾句話，到現在還是我們一般同志所應堅信的，就是說「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決不足以廢滅滿清，」當時的情形，實在是如此，要復興中華就要推翻滿清，就要剷除漢奸，現在我們的國家，一方面遭遇了空前

未有的國難，一方面國內政治經濟種種建設基礎，還沒有穩固，同時一般國民正是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甚至還有人甘心作漢奸，來爲虎作倀，不知現在我們所處的環境，還是和從前一樣羸劣，而所遇的危難，却更嚴重過無數倍，我們黨政軍學各界同志和全國同胞，處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如果不能繼承 總理和諸先烈的革命精神，大家不分畛域和衷共濟，一心一德，精誠團結，來共同奮鬥，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那就不但愧對 總理和一般先烈，而且將來國亡種滅，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要做人家的奴隸牛馬，如此我們便是做了國家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我們今天在紀念 總理首次革命的時候，特別要記得當時 總理和一般先烈，爲國家爲民族慘淡經營艱難奮鬥的情形，大家精誠團結，爲整個國家民族來奮鬥犧牲，以盡到我們後輩同志的責任，大家還要知道從 總理最初倡導革命以來，我們 總理不知道經過多少艱難困苦，費了多少心血，我們的一般先烈，更不知犧牲了多少頭顱和熱血，始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掃除革命的障礙，造成現在這個革命的基礎，我們現在有了這個基礎，并有了鞏固的革命政權，能够自由決定一切救國建國的計劃，能够自由行使職權推進種種的工作，這就是我們革命建國最難得的好機會，我們既有了這個機會，如果還不能乘時奮發，從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教育各方澈底改進，努力建設，以實現主義完成革命，那末錯過了這個機會，國家被人滅亡了，後代的子孫，將永遠得不到一個翻身的機會，大家更要知道， 總理當時之所以決心革命要推翻滿清，就是因爲清廷政治腐敗，有如與中會宣言上所說的，「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黨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賊盜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我們現既負治國建國的整個職責就應秉承 總理和諸先烈的革命精神，將目前政治上一切貪污賄賂，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以及蒙昧無知，見小忘大等惡劣的習氣，和腐敗的現象，澈底剷除，竭力修明政治，建設廉潔有能的政府，推進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的建設，務須化民成俗，富國強兵，完成革命建國之

大業，才能够實現。總理和一般先烈的遺志，以安慰。總理和一般先烈在天之靈，如果還不能及時奮發革命精神，努力完成革命事業，還像前清政府一樣腐敗。一樣昏庸還要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人家就要來革我們的命，我們就要爲亡清之禍，所以現在就是革命成敗，國家興亡最大關鍵，希望黨政軍各界同志，尤其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一般同志和同胞，格外要知道先烈創業之艱難，和我們現在所負責任之重大，大家要同心協力，努力奮鬥，建設廣東爲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以鞏固革命基礎，完成復興民族的偉業。

## 乙、貫徹首次起義精神

胡漢民先生

——十八年九月九日在中央黨部——

各位同志，今天是三十五年前。總理在廣州首次起義的紀念日。當時全國在滿州專制政府黑暗政治統治之下，同時又受外國帝國主義者無限度的壓迫與侵略，人民不僅談不到一點民權，而且生計也窘促萬分，加以前幾年日本取去琉球，俄國取去黑龍江新曠的一部分，法國占安南，英國占了緬甸，我們東南西北的藩屏差不多被人侵略遍了。而那一年中日一戰，我國的海陸軍簡直全軍覆沒，割地賠款，任人取擄，從此我們的政府顛覆，人民愚昧，種種弱點，都暴露出來，國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幾乎國亡無日了！總理在這個時期，疚心蒿目，憂憤已極，深知要救國家的危亡，要解除民族的深苦，非革命不可！非先把滿洲專制政府推翻不可！國家民族除此更無出路！

但是那時，三十五年前，我國的所謂民族思想，已經受了創傷，不容易再恢復起來了。因爲太平天國失敗未久，所有從前自明末遺留下來的民族思想，被他們一度錯用之後，已漸漸消失了。清兵與太平天國的戰爭，幾乎是哥老會與三點會的戰爭。哥老會也好，三點會也好，原來都是含有民族思想



的祕密結社，應該大家結合起來，去對付異族。不料其中有一部份被異族利用了，而使自家火併起來，從此會黨的宣傳，會黨的制度，便由混亂而漸至消失了。太平天國失敗以後，還剩餘許多懷抱民族思想的份子，逃亡到海外，分布在各地，隨時隨事，仍舊傳播那種思想。總理的革命信念，最初便是由海外感受來的，同時飽吸美洲民主自由的空氣，深知數千年中國君主專制政治之弊，遂有創立中華民國的抱負。中國數千年雖然有孟子。黃梨洲諸賢，略具民權思想的萌芽，而毅然決然以民主政制爲目的，以民權主義爲拐槌，躬行號召者，實創始於總理。卽就第一次起義時的情形說，同志開服從奔走者，俱已無項羽「可取而代之」，劉邦「丈夫當如是」的種種謬想了，而劉漢朱明，乃至太平天國起義的假借封建神怪爲種種愚民手段的，也絲毫未見於三十五年前的今日。我們於此就應佩服總理在歷史上的成就，是何等的偉大！

一般人震於總理革命精神，革命事業的偉大，疑心總理的革命思想是天生的吧？是神授的吧？其由來一定很神祕，那實在是笑話！總理固然有總理的天賦異稟，不與人盡同之處，他觸發革命的思想，接受革命的責任，固然天生比一般人敏銳而勇敢，但他的矢志倡導革命，捨身實行革命，亦在時代上，在事實上，遇着相當的感召而後如此，絕不是突然的偶然的。他一面是受了那班抱有民族思想的遺民的啓發，一面也實在觀感於當時國家民族的要求，所以總理一生致力革命救中國，並非以他個人的空想來造成這種事業，而是因於民族固有的精神，已有的要求，事實上不容不發生的種種，他不過去倡導起來，督促前進，光而大之，至於無窮罷了。

論起總理以一生爲天下先，倡導革命的最初表現，還不是三十五年前今天的廣州起義，不過以這一次的起義爲最先的一幕，所以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差不多先有了四五年的醞釀，然後才有三十五年前今日的廣東首義，有此一役以後，總理才決心組織同盟會，才有幸

家年的傾覆滿洲政府，以及去年的完成北伐，而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所以總理這次首義，不啻是後來一切革命過程的基礎。有許多人錯誤，以爲總理是一個理想家，不能實行，在辛亥以前，固然有人如此想，辛亥以後，還是如此，不懂黨外人有如此錯解，即黨內人也不免有如此的，英士先生給克強先生的信中早已沉痛道及了。我們要知道：「理想」與「空想」「幻想」不同，果然是理想，無不可實行的，因爲這種思想是憑於義理的，是有條理的，當然可以施諸事實，當時人反說總理不知中國的情形，殊不知總理當時結合的人，不僅是社會上一方面的人，上而士大夫，下而各種會黨中人，總理無不聯絡，總理正是看得我國整個的社會透切，最了解本國國情的一個人。他自廣州北上，由上海遍歷長江上下游，而至天津，與當時國內的名流實業家都有結合，此外如李鴻章的幕僚廣東統兵的李家焯等，也有過相當的聯絡，海軍首領程璧光程光輝兄弟，更是聽總理講過革命的道理而願受指揮的。這許多不同的人物，總理都會結交過，所以關於國事民情，總理得的材料極多，怎麼可說他不知中國的國情呢？總理根據熟爛胸中的國情，斷然挽救危亡的大計，捨身革命，首先發難，警覺全民，就在三十五年前今日的一舉。此舉的意義與動機乃如此，凡崇信總理，矢志革命的同志，不可不知！

當時我國人所有的民族思想固然不够，而能够作革命領導者的人尤其缺乏，所以總理嘗說過，當時能在一起和他商量革命的人很少很少，有些人雖經總理的感化，知道革命的要緊，但遇事不肯受他的支配，聽他的指導，因此初次起義就失敗了。總理那時表面上專門行醫，往來於香港廣州之間，而暗中卻努力革命很烈，一般人起初不知革命是一回什麼事，後來總理的革命行動漸露端倪，大家卻以爲孫某人是一個造反的。記得兄弟其時祇有十五六歲，聽見大家都在那裏說孫某人造反，便覺得有些憤憤不平。以爲滿清政治已到萬惡的地步，去推翻他正是撥亂反正，豈得謂之造反，滿

清官吏甘心做奴隸，說這種話已不足責，何以我們一般漢人，都這樣不分皂白，也指孫某人是造反呢？這實在可惡了！廣州城內的人起初原只知道有一個孫逸仙是行醫的，連一班官紳也樂道其人，因為那時廣東尚所謂西醫，能够請西醫治病的人很少，必須有錢的人才行，或是中國醫生治不了的症候才勉強請西醫試一下，不過西醫治病，如何新奇如何與中醫不同，卻已是大家普遍傳說的了。後來忽然聽官府說：「西醫孫逸仙是個反叛」。大家不覺大驚，以為官吏又在那裏玩把戲，怎麼醫生會反叛呢？當時襄贊總理起義最得力的，有朱，丘，陸，程諸烈士，就中最難得的，莫過陸皓東烈士，所以他成仁以後，總理最為痛惜，本黨所用的青天白日旗徽，便是陸皓東烈士創造的，三十五年前的今天起義時就有了。總理一生最忘不了陸烈士，認他是中國革命中第一個犧牲者，總理生前常對兄弟等說，無論如何要在廣州造一所陸烈士的紀念堂留為永久的紀念，那時全國人的昏天黑地，只知道總理一干人在造反，不知道有革命，不知道他利羣，犧牲自己的意義，而陸烈士等當時竟能追隨總理，具一種遠大的眼光，堅強的意志，毅然決然犧牲自己一切去企求遙遠不可捉摸的羣衆福利，演成了本黨黨史第一頁的光榮史實，實在非常可佩！我們在今日的紀念會中，要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總理致力革命，自這次首義起到最後北上止。精誠無間。貫徹始終。他的要求是替我們民族解除滿洲政府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而求得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同時連帶着要求主義中民權民生兩部分的實現。我們今後所要繼續努力的，仍然不外這些。自從宣統皇帝被推倒後，國內無端又生出無數的小皇帝來；目前那些小皇帝總算消滅了，而帝國主義者對我的侵略與壓迫，大致仍然存在，所以我們的自由平等，仍然未曾得到。我們當前的努力，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者無謂的藉口，我們固然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比較有理由的藉口，我們要待人家提出而自己預先去除掉，使人家口無

所藉。他們對於我們的正當要求，如果拖延下去，不作實際的答覆，我們一定要在精神上，事實上，使他們非答覆，非贊成不可。能做到這一步，在我們不算是真的已盡了些革命的責任，才算是真的繼續了。總理以及陸烈士等在第一次起義中的一種不朽的精神！三十五年前，大家只知有造反，而不知有革命，現在卻不然了，當時各方面都要總理一人奔走，領導，現在也不然了，革命過程中的許多難關，已經總理和許多先烈，在極惡劣的環境中做過了，所餘的部份，我們難道不能繼續去擔任嗎？三十年前如果我們隨便問一個人：「你要廢除不平等條約麼？」一定沒有人懂得這是什麼話，即使有人懂得，頂多也不過十萬人中的一個而已，現在不然了，也許和以前恰成一個比例，全國之中僅僅有十萬分之一的人不懂這件事了。現在的環境，客觀的材料與條件等都比從前好得多，如果我們仍不能認真負起革命的責任來，去貫徹總理的主張，我們是何等慚愧！現在人民的痛苦，仍舊日深一日，凡是負一些革命責任，政治責任的人，首要自責，都該感覺自己對國家，對本黨實在有愧！對主義對革命，實在有愧！尤其對於當年能够在極壞的環境中作極艱難困苦地奮鬥而犧牲的先烈，實在有愧！

今天的紀念，以前沒有舉行過，自從二次全會中，同志們覺得有紀念的必要，然後確定下來，在這個紀念中，我們固然應本於古人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的話，而知道我們責任的重，尤其是要就上面所說的今昔革命的客觀條件，種種難易不同，而格外自勉自勵，這兩層就是今天這一個紀念中的特殊的意義。

### 丙、應振作從前的革命精神來解除一切國家的障礙 居委員正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午九時在中央黨部——

各位同志，今日是肇和兵艦舉義紀念日，肇和兵艦舉義的經過情形，因為兄弟當時不在上海，不很詳細知道，那時上海是袁世凱南方武力大本營之一，重兵駐紮，勢力很鞏固，革命黨祇是赤手空拳，什麼都沒有，所以革命的入手，祇有拿人家的武器，來做我們革命的武器，於是乎有奪取肇和兵艦的義舉，這種勇往的工作，在重兵壓迫下的上海來發動，是了不得的，所以自肇和兵艦發難以後，全國人心爲之震驚，革命黨自從民國二年失敗後，大家以爲中國天下非袁莫屬，所以一般人不但不敢反對他，而且都去擁護他，袁世凱也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了，然而在重兵駐紮下的上海，會有這種革命的壯舉，是他夢想不到的，也是爲一般人士所意料不到的，肇和艦的起義，雖然因衆寡不敵，遭了失敗，但是因爲有了這一次的發難，後來纔有雲南等處的起義，所以肇和兵艦的舉義，實在是完成革命的先導呢，本從民國二年以後肇和兵艦發難以前，很多人認爲中華民國的造成，不是革命黨的力量，有此誤錯觀念，及肇和兵艦發難，各方響應以後，大家才認識革命黨偉大的革命精神，不是爲一般人所得到的。

肇和艦的舉義，全靠英士先生的策劃，揚虎等同志的勇往，英士先生自二次失敗亡命到東京，後又密往東三省北方等處，復密回上海，經過非常艱險，那時同志策劃革命，都是在船中計謀的，雖然一言一動，很不自由，但並不以爲苦，祇知策辦革命興奮得很，毫不記着其他一切的情形，大家想坐了小火輪去奪取人家的大兵艦，再用他們的武器，來轟擊他們，如果有一點顧慮，還能够這樣幹麼，所以從前革命黨之所以能够有成就，是在於各個黨員，有祇知革命不知其他的精神，現在怎麼樣，我們是不是還有從前那樣的革命精神，是我們應該隨時檢查的，中國目前的情況，還是非常困難，還有許許多多障礙要解除，如果有點左顧右慮，不能振作以前的革命精神，勇往邁進，那末這種障礙是無法解除了，要知道這種障礙，拿我們從前的革命精神來看，毫不足懼的，從前我們赤手空拳，還能够造

成這種偉大的革命成績，現在我們有這麼大的土地，這麼多的民衆，還怕不能做麼，我們祇要拿出過去的革命精神來，什麼事都有成功的希望，像拿勦匪這件事來說，最初有許多入顧慮的，終至錯誤時間，受害不淺，後來不顧慮不畏懼，拿以前的革命精神，來勦除赤匪，因有今日的勦匪成績，現在我們對於國家的障礙，不管他是赤匪也好土匪也好，什麼惡勢力雜匪也好，只要是爲害我們國家的，都要拿出以前的革命精神來對付他，什麼都可以不怕，可是這幾年來，大家的革命精神怎麼樣，似乎什麼事都要顧慮，因爲顧慮，不得不敷衍將就，於是乎各種困難，不能很快解除，所以現在我們最緊要的就是要振作從前的革命精神，來解除一切國家的障礙。

近年來社會上一般人對於我們的黨還常有非難之處，這就是由於一般同志失掉了以前的革命精神，有了保守性的緣故，本來革命黨的精神，只有進取沒有保守的，保守便要爲人非難，所以革命黨遇着障礙，一定要剷除他，無所顧懼，才是革命精神的表現，唯其這樣，才可以安定社會，爲大衆所擁戴，如果革命黨的同志，抱着享樂主義，革命的精神便無由表現，革命的最終目的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也就難以達到了，現在我們要時時刻刻提心弔胆，充實以前的革命精神，來排除萬難，用過去的事實來看是不難的，這是兄弟今天對於肇和兵艦舉義紀念的一點感想。

## 肇和兵艦舉義簡史

民國四年十二月五日，爲海軍肇和軍艦在上海起義之日，卽吾黨反抗帝制第一次之首義，亦卽國民黨改組中華革命黨工作表現至爲光榮之一頁，語其前因，蓋用以紹述本黨國民黨時代二次革命討袁之大業。言其後果，則用以發揚中華革命黨此後之勳功，而終之以有雲南起義推翻帝制之壯舉，鞏固民國，永垂庥光，其盛事也。謹分述其前因，經過，及後果於次：

### 肇和起義之前因

#### 一、國民黨與二次革命

自辛亥革命，共和告成，總理於民元四月一日辭臨時大總統而舉袁世凱自代，蓋欲感格袁氏，效忠民國，而總理得以盡全力於鐵路建設，爲國家樹長治久安之計也。

同盟會員乃於是時，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而組國民黨，民國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開成立會於北京，蓋師各民主國之先例，欲以公開政黨之組織，從事於國會競選運動。促成其事者，以宋教仁之主張爲最力。

衡之當日形勢，同盟會本爲孕育民國之革命政黨，與所謂議會政黨者殊科，以此總理雖被推爲理事長，未嘗明予拒絕，而始終委人代理，對於諸同志在滬設立同盟會俱樂部，亦予以贊同，蓋爲之委曲調護，而冀其能適應環境也，故袁氏逆跡旣彰，而本黨之奮鬥，亦卽循議會政黨與革命政黨之精神而分途並進。

(甲) 議會政黨的理想之嘗試——方袁氏民元八月殘殺本黨黨員張振武方維於北京也，逆跡初彰

，宋教仁等深信議會多數黨之足以防範袁氏，乃致全力於議會競選，民二二月各省選舉，國民黨請席，果占多數，宋教仁政策宣告成功。袁氏竟於二年三月二十日嗾使洪述祖遺應變丞刺宋氏於上海。總理在滬，力主恢復同盟會革命政黨之精神，與師討袁，攻其不備，而黨人惑於議會政黨之成見，欲靜候法律解決，馴至法律解決既以稽延而失時效，袁氏反復暗助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合組進步黨以爲對敵，更嗾國民黨份子另組他黨以分其勢，寢假而二次革命失敗，各省國民黨勢力完全消失，所餘者僅國會及各省議會之議員而已。迄於民國二年十一月，下令解散國民黨，不旋踵而封閉各省黨部，解散國會，至是，本黨公開勢力與議會政黨之理想，歸諸沈寂，而後有中華革命黨之產生。乃恢復革命政黨之精神，終之有肇和起義之壯舉。

(乙)二次革命之進行——先是，宋案發生，本黨既以靜待法律解決而坐失討袁之機，袁氏乃得以於民國二年四月不經議會同意而向五國銀行團違法借款二千五百萬磅，賄奸購械，以作根本消滅本黨之計，二年六月，三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均本黨黨員)免職令下，至是本黨黨員乃知袁氏之不可理喻，恢復革命政黨之精神，以與袁氏作武力抗衡，而二次革命乃起。七月十二日李烈鈞自滬回贛，在湖口首舉義師，繼之而起者，南京則有黃興，爲討袁軍總司令，派軍沿津浦路以入徐州，上海有陳英士，今總裁，鈕永建之龔龍華，安徽有柏文蔚之據蕪湖以取安慶，福建有許崇智之宣佈獨立以援江西，四川有熊克武之據重慶以響應上游，一時聲威所至，遍佈江南，徒以舉事失機，倉卒應變，不匝月而均爲敵所乘，宣告失敗，此如火如茶之二次革命，遂告終止。然革命黨人精神之表現與失敗之教訓，其所予本黨人士之感應者極深，此後中華革命黨之嚴申紀律，肇和起義之周詳佈置，實均以此役爲其遠因也。

## 二、中華革命黨之產生



有二次革命討袁軍事之失敗，乃有中華革命黨之產生，有中華革命黨之產生，乃有肇和起義之發動，以本黨討袁軍事之關係言，實以中華革命黨之產生爲一承先啓後之樞紐也。

自二次革命討袁軍事失敗後，總理鑒於前此倉卒應變，功敗垂成，有重申黨紀，再組黨務之必要，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遂成立於倭京，用以坦負繼續討袁之任務，於是本黨陣容，煥然一新，舉其興革之犖犖大端，有如下列：

- 一、在倭京設法政講習所以培養政治人才。
- 二、在大森設浩然廬以培養軍事人才。
- 三、創民國雜誌以爲宣傳機關。
- 四、委定各省支部長，分別成立秘密組織，并得以國民黨名義對外公開活動。自是以後，本黨力量集中，意志統一，討袁軍事之進行，一日千里，肇和起義之發動，實以此爲其前因。

## 肇和起義之經過

袁氏帝制逆謀已彰，四年五月，既違反全國意旨私自承認日本帝國主義之廿一條件，以博取外援，四年十月更成立籌安會以迷惑視聽，總理知事機日迫，討袁之舉，急不容緩，遂決定從速起義，其發難地點之所以用在上海者，以其扼長江咽喉，爲軍事必爭之地，經濟力量，既足以資久持，華洋雜處，又足以轉移國際觀感，一擊而中，足以使本黨在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取得優勢也。時主其事者爲本黨陳英士先生，而運籌劃策者則爲今 蔣總裁

### 一、肇和起義之準備

上海發難之計既決，十一月十日陳英士遣本黨同志王曉峯王明山刺殺袁氏悍將上海護軍使鄭汝成

，以去其爪牙，本黨略取淞滬之第一步準備，遂告成功。

鄭氏既除，陳英士乃從事於軍事佈署，決定水陸並進之戰略，以奪取駐滬海軍精銳肇和應瑞兩艦爭取水上控制權爲主體，以陸上部隊之響應爲助力，時楊虎向駐滬海軍活動，及陸上製造局軍警之附我，均已漸有把握，適長江一帶各省同志，紛電滬如發難，卽予響應，是時值袁氏有調肇和艦六號開赴廣東之訊，肇和一去，發動甚難，經同志之協議，乃決於十二月五日午後四時發動，於是以奪取肇和應瑞爲中心而略定淞滬討袁之準備，全部完成。

## 二、肇和起義時之情形

(甲)任務之分配——時 總理派陳英士先生爲淞滬司令長官，今 總裁爲參謀長，更由幹部會議決定，以吳忠信指揮陸上部隊，以楊虎孫祥夫分任海軍陸戰隊正副司令。

## 發動計劃：

一、以肇和爲海軍總司令部，由楊虎率一部份部隊佔領之。佔領後卽砲擊製造局，陸上部隊，聞砲聲卽行發動。

二、孫祥夫率一部份部隊，負佔領應瑞之責，以爲肇和艦之助。上二項爲海上進取之計劃。此役之主力也。

三、製造局同意之軍隊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之軍警，聞軍艦砲聲，卽同時響應。

四、薄子明率領山東部份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五、馮鈞，沈俠明，朱霞，譚斌等担任攻擊電話總局及電燈廠。

六、陸學文等担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隊。

上四項爲陸上響應之計劃，此役中之助力也。

七、夏爾璜担任在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

八、姜涵水，曹叔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担任聯絡開北方面軍警響應。

九、楊滄白，邵元冲，周淡游等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

上三項爲担任聯絡及留守者也。

佈署周詳，聯繫嚴密，胥出於 總裁之策劃，用能以極少人力，而發動此震駭全國之義舉，若全部計劃均切實執行，則必可成功，此蓋可以楊虎奪取肇和成功所發生之影響作明證也。茲繼以述肇和兵艦之佔領。

(乙)佔領肇和兵艦之始末——起事前夕，由今 總裁依原定計劃，對楊虎等發佈作戰命令，當時本黨經濟情況，欲有一小汽艇而不可能，終以江西富紳歐陽燦如，及本黨同志歐陽豪之助，方購得小艇，楊虎名之曰飛虎，而自爲船主，更以虞洽卿之助，得一汽艇，名曰平湖，作爲進取兵艦之工具，楊虎奉命，於是日午後召集同志三十餘人，暗藏武器，僞爲同向浦東遊覽者，分乘兩小艇出發，中途懸青天白日旗經駛向肇和，艦上海軍以旗幟之類於當時海軍旗也，誤以爲高級長官，蒞臨檢閱，結隊歡迎，得艦上附我者之響應，遂宣佈革命之意義與目的，曉諭衆人，一舉而佔領肇和。更用旗號以指揮應瑞，通濟各兵艦，各艦回答信號，表示服從。我黨同志仍依原定計劃砲轟製皂局與東西砲台。此原定計劃之第一路遂完全成功。

其時，作爲海上進攻助力由孫祥夫所率擬佔領「應瑞」艦之海軍陸戰隊，以缺海關護照，未能傍岸停泊，孫等甫登舟，即爲巡捕干涉，不得已折回，肇和兵艦遂陷於孤立之勢。

袁氏之恣瀆護軍使楊善德聞變，乃急以現款二十萬元，臨時送交應瑞，通濟兩艦官兵，賄其反攻，孫祥夫之進攻，既未得手，而兩艦官兵，惑於厚利，遂乃冷言背信，兩艦中之附我者，以人數太少

不敢輕動，六日晨，竟砲轟肇和艦，楊虎等以兩艦之會示服從也，坦然未慮，此時倉卒應戰，相持甚久，死傷狼藉，楊虎知事不可爲，欲以身殉，艦中水兵，羣激於義憤，爭以舳板，強挽出險，艦中響應本黨之陳可鈞王楫等十餘人，以創重不能行，卒爲袁軍捕去，慷慨就義，於是肇和艦又陷敵手。

此原定計劃之第二路，以未能完成任務，而爲肇和之役失敗之所由也。

(丙)陸上部隊之奮鬥及其結局——先是製造局方面，本已運動成熟，當肇和艦楊虎等之發砲轟擊時，方擬響應，旋以砲聲稍止，遂疑楊虎等失敗而不敢動，而楊虎等則以製造局之絕無舉動，意已爲我軍佔領，遂致兩誤，於是原定計劃中陸上支援之第一路，因而失敗。

攻擊警察總局之薄子明等，方激戰中，袁軍大集，不敵而退，於是陸上支援之第二路亦告失敗。其負責攻擊電話總局及電燈廠者，方佔領電話局，而袁軍猝至，激戰不敵，於是陸上支援之第三路又敗。

陸學文等二十餘人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已擊潰全體警察，而袁軍聞訊來攻，激戰失敗，馮茂齋死之，於是陸上支援之第四路亦敗。

五日下午，我軍總部以法人告密，捕房率軍警搜查，機關破壞，至是聯絡已失，遂致失敗，不可收拾。

是役也，我黨以極少人數（其担任進攻各路者，率不過二三十人，武器亦僅手槍炸彈）卒賴周密之計劃，與發難之決心，故雖蒙受應瑞通濟兩艦之反攻，而終以告成轟轟烈烈之義舉，促成雲南起義討袁乃告成功，故此役雖失敗，其功固極宏偉也。

尤可紀者，自經此役，袁氏寒胆，遂百計以謀刺英士至五年五月十八日英士先生竟殉國於上海，本黨不幸，喪此元良，可爲悼惜者矣。

## 肇和起義之後果

肇和之役，以極單薄之人力財力，奮起討袁，於是國際震驚，乃有各國使節對袁氏稱帝提出警告之舉，國內響應，因而有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起義之發動。

### 雲南起義之經過

雲南，遠處南陲，國民黨勢力未嘗稍減。而手握軍符者，又全爲同盟會員，二次革命失敗後，黨員多避至雲南，唐氏繼堯收容於講武學校，卒業即分配入伍，因是中級官佐，多爲黨員。迨經肇和一役，本黨精神爲之一振，未幾籌安會發起，滇軍界憤恨異常，鄧泰中，楊葵，羅佩金等均爲同盟會員，而爲滇軍實力之中心，先是總理派呂志伊回滇，祕密運動，鄧楊介之謁唐繼堯，繼堯館志伊於鄧泰家中，因得結交軍中將佐，繼堯亦知革命時機成熟，遂有三次之祕密會議。

雲南起義方略，出推羅佩金擬定，以一二兩師，編爲第一軍，分爲三梯團，借剿匪爲名，將第一團開至四川敘府附近，二團開至瀘州附近，三團開至重慶方面。一舉而佔三重鎮，然後雲南宣佈獨立，別遣第三師往助貴州獨立，原定羅任第一軍長，鄧泰中楊葵隸第一梯團，於四年十二月八九十等日開拔入川時蔡錕等尙滯途中，未達滇境也。

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蔡錕先後繼至，形勢更緊，袁賊偵悉，迭電唐氏防範，並施種種壓迫，唐氏知事難再緩，遂開第四次五次之祕密會議，當五次會議時，蔡錕任可澄等咸蒞席，惟李烈鈞聞蔡氏欲任領袖，以爲吾黨領袖，只有總理，不得另推他人，故未經參加，時由會議決定，雲南政府置軍都督，推唐氏任之，軍隊稱護國軍，軍中將領，十分之九，爲國民黨員，進步黨中，惟蔡錕戴琳二人而已。略述於左：

第一軍總司令錢錫，屬進步黨，總參謀長繆佩金，第一梯團長劉雲峯，二團長鄧泰中，三團長顧品珍，俱同盟會員，四團長戴勣，屬進步黨，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一梯團張開儒，二團方聲濤，三團何國鈞，俱同盟會員。第三軍總司令唐繼堯，一梯團趙鍾奇，二團韓鳳樓，三團黃毓成，四團劉祖武，五團庾恩賜，六團葉荃，俱同盟會員。

時因情勢所迫，提前發難，未能依羅佩金所定計劃，五年一月十八日，第一軍第一師團，佔領敘州，其攻瀘州一路由蔡錕親率之，因開拔較晚，方進據納溪江安南溪，業爲敵軍張敬堯所退，滇軍與敬堯血戰二十餘日，未嘗收隊，敬堯所部，傷亡過半，戴勣所率滇黔聯合軍，與曹錕部接戰秦江一帶，雙方互有勝負，李烈鈞統第二軍向枯邊進展，奪佔百色，斷龍濟光部後路，擊斃千餘人，龍部多降，陸榮廷初尙觀望，至是乃傾向護國軍，誘繳殘餘龍軍之械。

貴州由劉顯世宣佈獨立，陝西浙江繼之，武昌南湖，廣州西江北江，江西上饒，湖南永州，義軍紛起，楊虎與今 總裁蔣公亦在江陰發難，居正又在齊魯，與東北革命軍，龍濟光被各方脅迫，在粵獨立，袁賊心腹陳宦，亦鑒於情勢，在川獨立，袁賊憂憤成病，遂於五年六月六日自斃。

#### 肇和起義後之中華革命黨

肇和起義，以弱攻強，義聲昭著，爲中華革命黨革命精神之光榮表現，因中華革命黨之產生，用以有肇和起義之事實，因於肇和起義之奮起，而更以增強中華革命黨之自信與聲威，故中華革命黨主持討袁之成功，繼續護法之奮鬥，胥均以肇和起義精神之激發，爲其一大主因也。

討袁之役，既告成功，中華革命黨總部移上海，六年黎元洪受張勳威迫解散國會，重毀約法，本黨黨員受 總理之統率，組織大元帥府於廣州，遂專致力於恢復約法肅清軍閥之救國工作，七年，非常國會改組，大元帥府改爲軍政府， 總理返滬，整理黨務，迄於民八，以統一名稱及擴充黨務之需

要，乃易中華革命黨之名爲中國國民黨，自是本黨革命史實，又踏入於一新階段，而此與肇和起義之光榮史實的中華革命黨，在名稱上，乃告終止。

吾人於此肇和起義之光榮紀念日，論其前因，則遠溯諸民元國民黨之組黨，論其後果，則期及於民八中華革命黨之易名，舉事期間雖暫，而因緣之榮繁彌長，追思當日，對英士先生今起義諸同志犯艱冒難之態度，承先啓後之精神，實當深加體驗，知所策勵者也。

(完)

# 清黨紀念日講述資料

## 清黨運動之前因

- 一、中國共產黨之產生
- 二、中華革命黨易名爲中國國民黨之經過
- 三、容共之始末

(一) 本黨容共之用意及共產黨之諾言

(二) 中國共產黨容共期中違諾背信之行爲

## 清黨運動之經過

- 一、吳監察委員之彈章
- 二、清黨運動之執行

## 清黨運動之後果

## 清黨運動之前因

清黨運動，在中國國民黨革命過程中，爲措國基於永固之一重要關鍵。誠以中國國民黨爲一產生民國之革命政黨，與民主政治國家中之所謂政黨者截然不同，其生命之絕續，亦即國家民族死生存亡之所繫，清黨運動，直接的爲對共產黨圖傾覆本黨之行爲，予以一嚴重處置，使本黨得以齊一步趨完成北伐大業，而繼續担负保育民國之職責，間接的則欲令趨時好異之思潮，納諸正軌，而使不適國情



之主義，不致於動搖國本，用以樹復興民族之基礎於永久。此清黨運動，就本黨言，爲一必不得已之舉動，就國家言，爲一鞏固國基之關鍵也。

### 一、中國共產黨之產生

中國之有共產黨，蓋自民國十年始，其實中國并無產生共產黨之原因，所以產生者，殆由外鑠，外鑠之來，由於內虛。

蓋以當時五四運動，遍及全國，矯枉過直，競務新奇，而中國立國大經之三民主義，又爲軍閥所遮斷，無從爲國人所接受，於是少數激烈份子對外來思想，因歐洲社會革命之刺激，乃組織研究團體，作理論上之探討。若民九五月陳獨秀等所設立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等，其最著者也。

其時，共產國際爲策動世界革命起見，積極援助各國具有共產主義傾向之團體，組織共產黨，作爲共產國際之支部；於是在特派來華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策動之下，陳獨秀李大釗等，遂將馬克斯主義研究會改組爲中國共產黨，并介紹陳獨秀往莫斯科接洽加入共產國際。籌備既竣，於民國十年七月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上海，中國共產黨始告成立，醞釀之期，不及年半。故就其經過之事實論，共產黨之產生於中國，由於外鑠，外鑠之來，由於內虛，初非我國具有產生共產黨之客觀條件也。

### 二、中華革命黨易名爲中國國民黨之經過

中國共產黨，因本黨之容共，乃有憑藉而擴大勢力。而本黨容共政策之採取，則一秉諸中華革命黨易名爲中國國民黨之主旨，思以感化國人，共致力於國民革命之實現也。今述其經過如次：

本黨自民國二年七月八日改組爲中華革命黨以來，黨基礎日固，終得以完成討袁之任務，然以袁氏敗亡而繼之以護法之舉，責任日重，要求日切，總理深感於有廣羅同志之必要，且中華革命黨成立後，海外黨部多因居留地政府立案關係，名稱未便更改，輒多沿用國民黨之名。總理遂於民國八

年十月十日正式通告，將中華革命黨易名爲中國國民黨，而用以達到擴充力量及統一本黨國內外名稱之目的。

民國八年本黨易名爲中國國民黨既以擴充力量爲目的，故一切組織，均較前宏遠而完備，凡黨員，農民，工人，商民，青年，婦女，軍人，僑民等，在昔未有機關管理及指導者，至此皆專設機構，負訓練組織之責，俾得領導民衆，從事革命，自是以後，本黨勢力，深入民間，總理乃更亟思感化國人，以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時值第三國際派代表來華，謁總理於上海，商談使共產黨員皈依三民主義，加入本黨事，於是乃有容共之事實。時中國共產黨黨員，寥寥數百人耳。

### 三、容共之始末

(一)首以言本黨容共之用意及共產黨之諾言

揆諸總理之所以容許共產加入本黨者，實其用意，厥有兩端：

其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中國國民黨行爲，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并無背叛行爲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

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份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錄自吳委員敬恆十六年四月二日提請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處置提案原文）

此本黨容共之用意，既因於易名中國國民黨後，欲以求達到集中力量之目的，又復欲以主義感化共產黨員，用以弭禍於未來，此民胞物與之心，用意本至善也。

總理既懷此心，適值十二年越飛謁總理於上海，反覆申明：「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并非實行共產主義，乃與中國國民黨共同爲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而奮鬥。」總理慨然允諾，爲鄭重信守計見

，並於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與越飛聯合發表宣言，內稱「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之事實，均不能實行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之統一與成功，與完全國家之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誠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宣言發表後，總理乃將容共一案，提出於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廣州召開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予以通過，於是容共之議遂決。

(二)次以言中國共產黨在容共期中違諾背信之行爲。

中國共產黨，既有越飛聲明中爲「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而奮鬥」之諾言，又復重之以「總理與越飛聯合宣言中，認爲『中國並無使共產制度及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及「中國最急要之問題，乃在民國之統一與成功，與完全國家之獨立之獲得」之諾言，使當日共產黨員篤信守義，共致力於革命大業，則於國家前途，爲利至大也。乃及北伐之初，陳獨秀即有阻止北伐之謀，鮑羅庭屢建議取江浙之議。(具見十六年四月中國國民黨吳監察委員敬恆提案原文)以黨爲重，以國爲輕，違反初衷，亦已甚矣。

甚乃如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體大會關於工會運動決議案第八八條有云：

共產黨中人在國民黨無政府黨或基督教所組織的工會裏面活動，不得任意引導工人脫離已成的工會，我們的戰術，是要在他們勢力下的工會裏面漸漸積成勢力，推翻國民黨無政府黨或基督教的領袖地位，自己奪得領袖地位。

舉此一例，足見其餘，至於中國共產黨謀害本黨之具體步驟，則見諸吳委員敬恆彈劾案提案原文(詳下節)，苟挈之以與越飛諾言及聯合宣言相比較，更衡之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李

大釗之聲明：所謂「我等代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原意，是爲服從國民黨主義，遵守國民黨黨章，來參加國民革命，絕非欲以國民黨代爲共產黨」之言，前後相違，有如此者。比之個人，許友同心，又陰思傾陷，猶爲背義，况以號稱一黨者乎，當日共產黨之鑿此大錯，乃終至於清黨運動，勢不能不發生，此良令人痛惜。

當日中國共產黨，既抱此策略以加入本黨，而正值本黨致全力於國民革命之際，於共產黨員推心置腹，曲加愛護，於是當日中國共產黨，謀無不遂，自始利用黨團活動，操縱選舉，遂於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中，瞿秋白，毛澤東等八人，均得任爲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而譚平山林祖涵又得主持組織農民兩部部长，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改選，其勢更盛，於主持本黨中央黨部祕書處及組織宣傳兩部外，更以跨黨份子爲祕書，而掌握農民，工人，青年，婦女，海外各部，其把持本黨核心組織之計，得以實現。寢假更外則結當日中國之外來顧問若鮑羅庭等爲厚援，聲息相通，內則把持各軍政治部及民衆團體，以擴充勢力。當日北伐，本黨軍事進展，一日千里，中國共產黨之勢力，亦隨之而至。當日行爲，於民間遍傳「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語（見吳委員敬恆彈劾案原文），可以想像之也。而尤以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危害本黨中心黃浦校長今 總裁蔣先生之中山艦事件，尤使本黨同志，國中賢愚，羣生憤激，而結果，本黨亦僅予以懲戒之處置而已。中國共產黨之積極行動自若也。以此事實，比之於越飛及李大釗所作之諾言，當日共產黨主其事者，追思其事，易地而處，清黨運動之厲行，早不待於民十六年四月間也。

寢假而中國共產黨把持武漢政府，造成甯漢對立之勢，北方殘敵，虎視眈眈，共黨傾覆本黨之計劃（見下所引吳監察委員彈劾案原文），觸機即發。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乃本其監察委員之立場與職權，舉發共產黨員圖謀叛逆之證據，以十六年四月二日提請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處置，清黨運動於

爲開端。

## 清黨運動之經過

清黨運動，情勢急迫，事在必行，於本黨吳監察委員敬恆之彈劾案原文，備見一斑，今摘錄如次，再以述清黨運動之實施。

### 一、吳監察委員之彈章

吳監察委員彈劾案申述當日清黨運動之勢在必須者有云：「……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時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吾 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止是贗鼎。」陳說「你更瘋顛，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爲餽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僞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僞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

年中國可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即亂語以閒語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而三十年，若你們共產志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融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言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祕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奸除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 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二) 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吳委員於每一步驟下均有按語，文長從略。）」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胞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為難逃之巨禍……鮑羅庭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

號，最近湖南省黨部復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爲傀儡，鮑羅庭已支配國民政府之中國，會無疑義，——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擊攻肉搏之時，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摧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以公決併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獲救非常之巨禍，……：」云云

觀於吳委員提案中之情詞緊急，正已見當時共產黨之急即發動，必將傾覆本黨，顛覆民國，而使  
我悠久光華之中國，強行赤化而後已矣。

## 二、清黨運動之執行

中央監察委員會接受吳委員彈劾案，乃於四月十二日召集全體緊急會議，決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令總裁及胡漢民譚延闓等，爲非常緊急處置，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准咨後，即咨請國民政府飭軍警機關，以非常緊急手段，實行清共，并指派鄧澤如等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負責共全責，并組織各省清黨委員會，同時并進，頒布清黨條例十一條，通令各地，一體遵行，而在南京上海，且特設清共重要處置辦法五條。一、封查共產黨之總工會及所御用之一切僞民衆團體，二、收繳工人糾察隊之

槍械，三、封查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四、改組上海市黨部，五、改組江蘇省黨部及各縣黨部，一清黨實施，武漢中央黨政爲共產黨員把持，乃於四月十八日遷中央黨部於南京，并組織國民政府，確立革命之重心，繼續厲行清黨，其時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亦相繼清黨，惟湖南湖北及江西，因在共產黨控制之下，至五月唐生智及諸將領一致表示反共，共黨之氣餒始衰，至是，清黨運動，乃告成功。

## 清黨運動之後果

清黨運動之施行，語其後果，則

(一)就本黨言：乃得以統一意志，隱銷大禍，其尤可紀者，當時汪逆兆銘爲共黨所利用，盤據武漢，造成甯漢分裂之名詞，欲攫最高大權，至此反爲共黨所劫持，將加迫害，於是又倡甯漢合作之論，乃於七月三十一日亦作反共之表示，及彼實行東下，其時國民黨各派因清黨目的已達，意見一致，已成大團結，中經孔祥熙同志奔走粵滬寧漢晉豫間，歷時數月，苦心疏解，最後並與馮玉祥同志發出聯名通電，痛陳危機，各方忠實同志之團結，至此更精誠無間，汪逆所圖不遂，仍於十二月遙策廣州，使共黨又起餘禍，彼亦無顏自解，再度出國，汪逆惟私利是圖，左來右傾，皆爲口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事件，已暗依共黨爲主動，失敗西遁，十六年清黨之先，彼突然端歸，志存大欲，吾黨方共議反共，而彼竟於七月四日與陳獨秀共發宣言，且即日赴漢，以爲可以搖動大局，遂其異圖，幸而今總裁當機立斷，積極清黨，全國響應，其謀乃挫，否則當年即賣黨，而國亦隨傾，不待今日之悍然賣國矣，此清黨運動之所以造福無窮，不獨銷共黨當日之逆謀，且以收宏效於今日也。

(二)就救國言：則實非此無以完成十五年革命之大業，蓋其時孫傳芳張宗昌之殘餘勢力，仍負固



於山東，北方軍閥，猶保持其北京政府以抗革命勢力之進展，日本帝國主義，復暗助逆軍以槍械，若使當日不毅然決然舉行清黨，使共產徒仍混迹本黨之軍事政治機關，得逞其志，則革命大業，其不爲此反革命勢力環攻而中墮者幾希，是故清黨一舉，在黨爲恢復固有之重心，在革命爲完成北伐之關鍵，此後國民革命之勢力，得以羣策羣力，直搗幽燕，達成統一之大業，奠定今日抗戰建國之基礎，實皆以此爲樞紐。

(三)至於共產黨，苟非經清黨運動此一處置，勢必逞其故智，使徧中國赤禍橫流，奉客卿以爲國主，棄國家民族於不顧，則以當日內憂外患之情勢國家之危殆，有不堪設想者，此又人所共喻，不待詳言者也。

## 附錄：

按清黨以後共匪到處殺人放火，劫民財物密謀顛覆政府，危害國家民族，當年經國軍痛剿，幾近完全消滅，其殘餘勢力，亦經圍困陝甘邊境，爲數不過兩萬餘人。抗戰軍興，共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出四項諾言，表示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改變爲國民革命軍，並表示願爲實現三民主義及救亡禦侮而奮鬥，政府爲謀團結抗戰，遂不究既往，使其參加抗戰以効忠國家，不意彼共黨藉抗敵禦侮之名，行擴張勢力之實，攻擊友軍，破壞抗戰之事實，層出迭見於各戰場，政府爲維護抗戰大局，不惜多方容忍，迨至抗戰勝利結束，更進而稱兵割據，阻撓接收，政府爲避免內爭，發動和平商談，卒致一切和平努力盡歸失敗，政府爲拯救匪區人民，保障民族生存，鞏固國家統一，始有動員戡亂之決策，凡此共黨反覆無常之事實，與夫政府苦心謀國之經過，文獻記載，不難覆按，茲選輯(甲)(乙)(丙)(丁)四項如下，以見梗概云。

## (甲)開始抗戰時期的中共

錄自余仲華編中共問題提要第二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我國政府，認爲對日關係，已至最後關頭。蔣委員長於七月十七日告全國人民謂：「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絕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又謂：「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全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按照政府預定計劃，一致團結，奮起抗戰。八月十三日起，上海、天津、北平、即開始大規模的激烈戰鬥。中共於正式宣戰四十一日後，——即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所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之責。」

中共宣言發出後，蔣委員長即於九月二十三日發表談話，表示嘉勉：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

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人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發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時中共紅軍殘部約二萬五千人，准其募足四萬五千人，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爲十八集團軍）轄三個師。任命朱德爲總司令，彭德懷爲副總司令。補給待遇，按編制與其他國軍相同。劃歸第二戰區戰鬥序列，受閻長官錫山指揮。朱德謂該軍整訓未久，不能担任正面之正規戰鬥，請求指定地區，對敵作游擊牽制活動。中央皆曲予優容，并指定在晉北地區活動。

抗戰發生後不久，有傅秋濤、高俊亭、劉英、陳毅等散匪，乘後方防務空虛之際，在贛閩鄂皖各省邊僻地方活動，擾亂地方。中央爲安定社會、增加戰力計，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准自稱已脫離中共之葉挺，負責招安，成立四個支隊，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項英爲正副軍長。當時共約五千人，劃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指定在江南京蕪地區，担任游擊。至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止，據葉挺報告，該軍方募足一萬三千人左右。其補給待遇，亦與其他國軍相同。

中央所以允許中共參加抗戰，予以向國家民族自新之機會，其基本觀點，已見於 蔣委員長談話

話。但中共參加抗戰之動機與目的，則可就中共下列文獻中明瞭之：

(一)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在反帝人民戰線總的戰略要求之下，中國共產黨，必須將擴大蘇維埃運動，和中國正在發展的民族革命運動，連結起來。」此為中共轉變策略之總根據。因此，而中共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通過所謂「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大綱領」。又於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通過所謂「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但其口號雖愈提愈低，民衆對於其根本觀點不變，不能挽回其潰敗之命運。且「西安事變」後，蔣委員長在人民大衆中已獲得一史無前例之試驗，證明凡分化動搖國民政府之任何陰謀，皆屬徒勞無功。第三國際乃於一九三七年一月，派主席畢特洛斯偕陳紹禹飛抵延安，并帶密令原文要點如下：

「一、應以事實證明，使南京政府信任吾人對於抗日聯合戰線的誠意。

二、應直接間接向英美說明，以減少仇視及干涉，更進而爭取其同情。

三、應在蘇區盡量擴大紅軍。

四、可向南京政府保證於抗日場合，得考慮蘇維埃政府名義存在問題，但不得損及紅軍的獨立存在。

五、因中國民衆未能接受共黨領導，故今後應於綏甘甯青新疆五區內，建立人民戰線，以與國民黨妥協。在對外政治上之一切活動，均應在「民生」「團結」之口號下運用之。

(二)中共紅軍改編後，有若干中共份子，懷疑不安。中中共委張浩（卽林毓英），乃於一九三七年秋，在陝北抗日紅軍大學奉命演講，發表「中共的策略路線」一篇報告，說明與國民黨妥協之原因與目的，其原文要點如下：

「一、放棄以前走不通的路，另覓一條走得通而易於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路。

二、掩護秘密工作發展，爭取廣大羣衆力量，以備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三、給革命以休養的時間，積聚勢力，并準備作新的工作。

四、暫時放棄明顯的進攻策略，改爲退守策略，以求退一步，進兩步。

五、因爲戰鬥疲乏，必須儲存革命力量，故暫時放棄革命制度，放棄表面名目，而保存本質，以求將來更大的勝利。

六、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而不是改編。蘇維埃取消改爲邊區政府，其實質仍未改變。

七、現在暫時妥協，是爭取開放黨禁，開放言論結社自由，這都是向無產階級專政之中途走去。

八、現在妥協，是要孤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名義，推翻國民政府，以期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

(三)中共爲使其幹部明瞭在抗戰中的策略，故當一九三七年秋，朱德準備率領第八路軍出發時，毛澤東向部隊訓話，其要點如下：「中日戰爭，爲本黨（中共）發展之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黨），一分抗日。爲使各同志工作便利，卽至失却聯繫時，亦能有一不變之工作目標，特將此項決策，告之各同志。」并謂爲實施此一決策，可分爲三階段：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進而代替國民黨的領導權。

(四)關於抗戰前途的估計，及中共之策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抗戰前途及中共之路線」的決議，曾加以說明，其要點如下：

「一、抗戰勝利結束，國民黨軍必然削弱到極小程度，而紅軍必可不斷的擴大，即可急轉直下，發展為十月革命的勝利。

二、抗戰失敗，則天下三分，日本佔領東北華北，國民黨偏安西南，共黨奪取西北。

三、抗戰完全失敗，國民黨消滅，共黨完全轉為地下黨。」

在同一文件中又稱：

「一、擴大并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量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革命領導權的基礎。」

(五)中共雖自稱係中國工人階級的黨，但亦知中國至多只有三百萬產業工人，且皆在帝國主義控制下的都市，不能作他奪取政權的社會基礎，所以中共的根本企圖，便是要以武裝力量，代替階級力量。中共參加抗戰，其主要目的，即在於乘機擴大奪取政權之武力。故毛澤東在其刊物「共產黨人」的創刊號上說：「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部份，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沒有武裝鬥爭，就不會有今天的共產黨。……」中共中央的「抗戰的估計與黨的任務」的文件中說：「關於領導問題，……將來誰領導誰

，便要看誰的武裝大來決定。」在中共華中局的「友軍工作的策略」的文件中說：「武裝是爭奪與保衛政權的支柱，是革命的槓桿。……尤其是羣衆覺悟性落後的中國，武裝更成爲一切動力的前提。……有了武裝，便可以有了的一切。……」此種論調，發展至一九四三年秋季政治攻勢中，而定型爲「中國革命的特性，在於武裝暴動」的結論。所以當抗戰發生，中共便提出了「百萬紅軍，百萬黨員」的口號。以後一切，皆係向此目標前進。

(六)中共參加抗戰的主要目的，既在於擴大共黨的武力。而其擴大武力的方法，一爲假游擊戰「不打硬仗」之名，以避免犧牲，更進而與敵採取平行動作。乘敵我苦戰之際，從後方側方襲擊國軍。一爲以祕密工作，進行中共之所謂「兵運」，以煽惑瓦解國軍。在前引中共華中局「友軍工作的策略」文件中說：「友軍工作策略，是爭取部隊，和瓦解部隊。是加強在國民黨部隊中祕密組織之發展，與祕密工作之建立，待機而動。小則攜槍逃跑，大則率衆叛變。瓦解部隊，用挑撥離間的分化方法，製造派系，……使互相對立，然後……進行各個擊破。友軍工作的中心目標，是向蔣對現實、對政府、對國民黨、抱有不滿的部隊，和帶有地方性質的部隊，受中央歧視的部隊，處境艱難的部隊去進攻。……爭取他們離開政府與國民黨的領導，而走回本黨（中共）的方面來。……」

以上僅爲瞭解中共參加抗戰的根本企圖，而引用其極小部份的文件。可知中共抗戰以後的各種行動，都是按照他擴大武裝，奪取政權的預定計劃進行。與政府爲爭民族的生存，爲爭世界的和平正義而抗戰，有本質的差異。

## (乙)和平商談的經過(三六年自由出版社印行)

### (一)中共怎樣破壞了和談

國民政府爲體念全國人民疾苦及祈求寬政和平統一的願望，乃於去年一月十日邀請全國各黨派及社會賢達於重慶，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在會前國府蔣主席更數度電促毛澤東赴渝共商國是，在政協開幕之日，政府與中共會分別頒布了停止衝突的命令，在二十餘日會議期中獲得了五項協議，即所謂「和平建國綱領」，無論由會議的經過方面或會議的成果方面看，政府始終出以最民主最忍讓的態度，所以終能獲致美滿的結局。和平建國綱領的主要精神有二：一爲軍隊國家化，實行軍隊整編及統編，以求軍隊統一編制與統一軍令，永保和平；一爲政治民主化，實行軍黨分立與軍民分治，改組國民政府，容納各黨派人士之參加，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走上民主政治之常軌。會議畢幕後更繼續談判恢復交通與軍隊整編及統編兩問題。去年二月十日對於迅速恢復華北華中交通事宜成立協議，並將辦法公布實施。同月二十五日商定「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爲國軍的方案」。同時且規定此方案於十八個月內逐步實施完成。可惜事實的發展並沒有如協商所規定的一樣，與政協閉幕的同時也就是共產黨重新發動攻勢破壞和平的開始，政府於十日頒發停戰令限十三日午夜起生效；而自十三日午夜起，共軍即續向國軍攻擊，先後攻佔東北之營口，山東之淄川，博山，河北之玉田，豐潤，河南之孟縣，考城，山西之侯馬，浮山，渾源，綏遠之集甯等縣。雖然在去年一月十日頒布停戰令時雙方已經有過「停止衝突命令，不影響國民政府軍隊爲恢復中國主權而進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之調動」，而且這一命令也是共產黨的周恩來所同意的，然而就當國軍爲接收東北主權而開入東北時，中共軍隊便乘了蘇軍撤退的機會爲掩護，悍然加以阻撓。在三月中旬共軍佔領了政府所已接收的遼北各地，并進



攻四平街。四月裏又攻陷了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等地。這不是共軍首先違背了停戰令？至於整軍方面，政府從整軍方案成立後，即努力於縮編軍隊的工作，而共產黨不惟不履行協定，相反的却到處擴充軍隊，增加武力，（如在東北裝備日軍俘虜，拉攏當地土匪流氓，大量編成所謂「民主聯軍」，二月，共黨在山西，河北，山東佔領區內，大舉抽丁，補充缺額，或運往東北，並將在東北得自日軍之武器彈藥源源船運膠東半島。三月復在佔領區內盛行參軍運動，原新四軍，十八集團軍開入東北部隊在關內仍保留原番號，補充成軍）以與中央抗衡。這又是共產黨存心破壞政協決議的鐵證。

中共雖然不講信義，但政府爲求達到和平統一之一貫目的，不惜一再忍讓，仍希與中共商談，國大會原定五月五日召開，但因遷就中共的意見而延期了。六月七日政府復下令在東北軍隊停戰十五天，期與共黨商談東北境內停止衝突恢復國內交通，實施整軍方案等辦法，而再予共黨一個履行協定的機會。終因中共態度模稜，致協商不能作迅速之進行，政府爲表示寬大乃又將停戰令延長了八天，可是共產黨在此期間不但利用這個時機去謀各種問題的解決，反變本加厲的在山東津浦膠濟兩鐵路沿線發動全面攻勢（山東方面攻佔德州，泰安，齊莊，張店，城陽，高密，膠縣，即墨，圍攻濟南，青島，山西方面攻佔聞喜，絳縣，朔縣，甯武，進迫大同太原），在這種情形下和談自然沒有成就，因共黨對於限期實行整軍協議，恢復交通，暨東北方面之停戰辦法均拒絕提出，所以這個責任是應由中共負的。

此後和平商談因中共採取反覆及拖延政策，使時局陷入非常嚴重程度，政府於七月中雖宣布東北國軍停止衝突命令限滿後，仍停止一切攻擊行動，但共軍在蘇北又發動猛烈攻勢，首以十三個團兵力於十五日攻佔長江北岸之泰興縣城，並分犯南通，泰縣，揚州，六合等地，企圖渡江，侵入京滬地區，山西共軍攻佔繁峙，崞縣，沁縣，並進攻大同外圍之懷仁，口泉，平旺等地，「中原軍區」李先念

鄂豫分股竄擾鄂北，豫西地區，拒絕調處。

八月十日和平調人馬歇爾元帥及司徒大使爲和平調處難獲協議，特地發表了一篇聲明。政府方面於八月二日宣布六項方針，闡明如期召開國大實施政協決議，擴大政府基礎切實停止衝突，仍採政治解決保障人民安全等之決心，並再度表示政府今後仍求和平解決，商談可以隨時舉行，凡此均足表明政府隨時有舉行和平談判的準備，對爭取和平之工作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自從 蔣主席赴廬山起，直至十月下旬周恩來始終逗留上海未歸，其間雖經馬帥冒酷暑八登牯嶺，終未能挽回中共奸亂的天性而致時局於太平。三十五年國慶日 蔣主席復向全國同胞闡明和平建國方針，必當竭盡心力委曲忍讓，決不放棄和平途徑，惟統一如遭破壞政府不能熟視無睹。國軍於十月十一日收復張家口後更重申和平誠意，提出：（一）依照今年六月間三人小組所擬定之恢復交通辦法，立即恢復交通；（二）在軍事調處執行部各執行小組及北平之執行部內雙方不能同意之爭執，依照本年六月間三人小組所擬定之辦法處理之；（三）今年六月間所擬定之東北軍隊駐地，應即定期實施；（四）華北華中之國軍與共軍暫駐現地，以待三人小組協議商決國軍與共軍駐地分配及整軍統編與縮編諸事宜，而達成全國軍隊統一之目的；（五）五人小組所成立之協議，應即交由政協，綜合小組，獲得其協議；（六）關內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解決之；（七）憲草審議委員會應即召開，商定憲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國民大會作爲討論之基礎；（八）在共產黨同意以上各點後，即下停止軍事衝突令，在下令之同時，共產黨應宣布參加國民大會並提出其代表之名單等八項諒解，再作最大的讓步。十月二十日左右各黨派代表重又聚集南京，和談空氣驟轉濃厚，第三方面人士亦竭盡智力，奔走斡旋，提出折衷方案。不拘政府更有如何讓步之準備，共黨則堅決主張停開國大，及恢復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拒絕接受八項諒解。

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本爲實行民主政治及由訓政而走向憲政階段的一個必要步驟。國民政府遷政於民而準備召開國大遠在抗戰以前，最近的根據便是三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根據該協議國民大會本應於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但終因中共的破壞阻撓而延期至十一月十二日，其後中共不獨在政治上與政府走向民主政治的步驟相背反，更積極擴大其殺人放火的軍事行動以爲政治的本錢，所以和談終無頭緒。十一月四日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反對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拒絕參加，對政協憲草審議委員起草小組工作及其紀錄全部採取保留態度，政府爲急於納政治於憲政之常規而慰全國人民喁喁望治之情，遂於十一月十日發佈全面停戰令，自十一日正午起生效，對此共產黨竟稱政府之和平停戰令爲「片面行動」，不肯服從。十一月十一日政府復應所謂「第三方面」之請而明令宣佈國大延期三日，以等待各黨派開送代表名單，並給予「中共」以最後考慮之機會，凡此種種均足充分說明政府衷心懇求和平之願望，並且是如何重視和談與「第三方面」人士之意見了。「第三方面」亦鑒於共產黨蓄意叛亂，頑冥不靈，故對和平談判絕望，紛紛考慮單獨行動。社會賢達，青年民社兩黨均於會前紛紛決定參加國大。至此，不但共產黨反政府的政治運動全歸失敗，卽一年來由其操縱了的反政府聯合陣線也瓦解了。十二日延安召開了「陝甘甯邊區動員大會」，瘋狂叫囂：「前線與後方密切配合，一切服從戰爭」。各地共軍又發動攻勢，山東方面攻陷平度，昌邑，包圍膠縣，進攻濟南，蘇北方面進攻兩淮，山西方面續攻大同外圍，一部西渡汾河，包圍榆林，延安備戰，東北共軍進攻農安，準備南下長春，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召開於南京，出席代表一千六百餘人。全部會議共經四十一日於十二月廿五日圓滿閉會。會議期中會制定了民主進步之憲法一百七十五條。於第二十次大會三讀會中正式通過。並經決定中華民國憲法定於卅五年元旦公布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施行。

## (二) 政府最後之努力

### 憲法公布後之和談嘗試

新憲法的制訂不獨顯示了中國國民黨五十年來領導國民革命之真精神，且指出了中華民族今後進步的方向，奠定了國家富強康樂之基礎。新憲法乃根據政協決議精神由全國各民族、各黨派、各省市各職業代表而組成之國民大會所制定者，不獨適合全國民衆之要求，亦可於國際間表現其巍然進步的氣象。然自從國大開會起至其圓滿閉幕止，中共一致的主張，由解散國大而改爲廢除憲法。這原是中共最無理性的要求，但政府只要一線希望，仍不放棄與共產黨合作，以期共濟時艱，建設戰後新中國。不過共建互信互諒的基礎，是需要在和談上首先求得美滿結果的，於是在今年歲首政府重又懇切表示願與中共繼續商談，以便改組政府擴大基礎，以遂政府還政於民結束訓政之夙願。自去年共黨代表團由京撤返延安，和談中斷以還，共軍在各省積極擾亂，比前有加無已，政府忍讓爲國，政治解決之方針雖在此極困難時期，並不爲之動搖。惟政府的改組是希望各方參加。參加政府各部門工作，若干黨派與社會賢達固無問題，但擁有百萬以上大軍的共產黨之依違離合是很成問題的。政府一貫方針，既然是政治解決，那麼，在政府行將改組的以前，由政府再度正式向共產黨提議和平商談，既是極自然的，也是極必要的。新年期中政府要員張羣、邵力子、雷震、孫科、吳鐵城等分別在京滬兩地與共黨及民社青年兩黨人士接觸，一月九日張羣與民社黨張君勱、伍憲子、萬鴻圖、青年黨會琦、左舜生、李璜等再度交換意見，民社青年兩黨，在參加改組政府之前，當草擬澈底解決時局之具體辦法，以恢復和談，改組政府，並擬訂聯合政府施政綱領，俾改組後之政府，對實施民主新政，有充分保證。

一月九日中宣部彭部長學沛就此更發表談話云：「自國大圓滿閉幕以後制憲工作業已完成，建國

大計即可依照國大所議決之程序，積極進行，政府還政於民之宿志，亦可以如願以償，故政府對於停戰衝突及改組政府等問題具體辦法，甚願與中共竭誠商談，以期和平統一能早日實現也。」

孫科氏亦於十日發表書面談話，略稱：「我以爲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好於不久的將來各黨派負代表（自然連中國共產黨在內）再來舉行一次圓桌會議，……一本和衷共濟的團結精神，爲中國全體、民幸福設想，我相信一切問題是可以和平解決的。」政協祕書長雷震氏亦表示，目前政府態度，決先恢復和談，而後再着手改組政府。至目前政府之工作，着重在恢復和談，但如何恢復，須俟討論後決定。政協政府代表內長厲生氏表示稱：「自國民大會開會青年黨及民社黨參加制憲以來，政府一切措施，均基於政協決議及精神，首先完成民主之憲法，奠定憲政之基礎。繼續照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積極準備迎接憲政，在此一階段，自必需要集中全國才智之士羣策羣力，使國家能自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順利步入憲政大道。而迄今唯一成問題者，即共產黨，政府爲謀解決問題，乃決心恢復和談，並提出方案及方式，藉求全國之和平統一。最近和談之所以恢復，實具有與過去不同之意義。十四日下午四時政協政府代表及政協祕書長雷震、吳文官長鼎昌、張主席治中、俞部長大維、在孫科私邸集議，研究和談方案與方式，在方案一點，經原則決定分軍事與政治兩大部門，軍事部門實施整軍方案爲主（包括恢復交通之協議）政治部門，以改組政府爲主。在中央政府方面，固將邀請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及社會賢達人士參加政府，在地方政府方面，亦對共產黨屢次堅持之所謂地方政權問題，予以合理之解決。至於和談之方式，不論圓桌會議或由政府派代表赴延安，但看共黨方面同意於何種方式，即採何種方式。同時，轉達雙方意見之工作，仍當請美調人司徒雷登大使之。蓋過去事實證明不論司徒或已離華之馬帥，對凡有益中國和平之事，均欣然樂爲也。」

政府決定派張治中飛延洽談

政府於一月十六日決派新疆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將軍飛赴延安與中共進行和平商談。當日上午十時半美大使司徒博士已將此意通知應約往晤之中共南京辦事處王炳南請轉知中共當局。司徒除將此意通知中共外，並將政府關於和談所擬訂之書面意見，一併轉交王氏，請電告延安，如中共願派代表來京談判固好，如不派代表來京，則對張氏之代表政府赴延，亦請表示態度。

中宣部彭部長學沛十六日下午四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稱：關於改組政府，現正擬與中共商談。關於恢復和談，政府曾考慮若干要點，但不擬宣布，因一經宣布，即鮮迴旋餘地，並引起公開辯論，有妨商談之進展。政府擬派張治中將軍赴延安，十六日或可由司徒大使通知中共。

### 中共拒絕和談

延安對於恢復和談之覆文，於十七日午夜二時到京，堅持國大期間所提兩條件，即解散國大（董必武會謂國大閉幕後這條應為不承認憲法）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並對蔣主席及馬歇爾特使任意誣蔑，該文內略謂：十六日晨國民黨當局經過司徒雷登通知南京中共發言人王炳南，說是將要派張治中來延安商談，但是。這完全是欺騙作用。國民黨當局對於中共兩項最低限度要求取消偽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既然置之不理，這就證明其所謂和談，全是欺騙。：：現在又有一位美國人介紹一個姓張的來所謂「和談」，試問有何辦法證明其不是欺騙？：：我們對於現在喧嘩的所謂「和談」，完全喪失信任。除非國民黨當局取消偽憲及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便無法證明他是欺騙。因此，要開談判，必須實現這兩個條件。……

延安中共總部就這樣蠻橫無理地把政府一片熱誠的和平願望給打破了。

### 中共全面叛亂

中共就從十一月中旬拒絕參加國大起，大規模的在華北東北各地區發動叛亂，盡力攻城奪鎮，屠

戮無辜人民，十一月份內在山東方面攻陷平度，昌邑，包圍膠縣，進攻濟南，蘇北方面進攻兩淮，山西方面續攻大同外圍，一部西渡汾河，包圍榆林，延安備戰，東北共軍進攻農安，準備南下長春。由於共方之無意於和平調處及橫暴之壓迫，東北境內軍調小組共方代表全部撤回長春，對共國內政府及美方代表宣稱不負安全之責任，共區三個小組政府及美方代表被迫撤回長春。

十二月份內共軍攻佔晉西石樓、隰縣、蒲縣、中陽等城，迫吉縣、大同、攻鄉甯，佔濟源、孝義、九峪、樓城、永和、大甯等處，使用強烈炸藥，四日向中陽攻擊之兩萬餘共軍向城內砲轟時施放毒氣。中共發言人梅益六日公開宣佈說：上月內中共軍事實上已在各處前線先發制人，今後反攻之力量將日益增強，中共軍將奮鬥到底，以求恢復本年一月十三日之地位，並維護政協之決議。蘇北魯南方面劉伯誠部攻陷鄆城、鄆城、攻擊聊城鉅野、賈莊外圍禹王莊燕子窩等處，廿五日魯南共軍大量竄擾沐陽，十五日攻奪蘇北鹽城、宿遷、阜甯等處。河北方面攻佔寶坻，及平郊之妙峯山，聶榮臻部更攻擾北平近郊，蘆溝橋長辛店、保定南南北大石橋及望都等處。

卅六年一月初共軍連佔聊城、鉅野、嘉祥、攻嶧縣，圍金鄉，擊佔邳縣，進擾運河沿岸據點，攻佔密灣，圖截斷隴海東段交通，包圍徐州。河北方面則攻佔通縣附近之馬頭鎮、武清縣、享縣鎮、永樂鎮、平南之大黑堡，平津線上之安定站，蘇北微山湖湖北之夏鎮，攻佔津浦線上重鎮之棗莊，攻臨城台兒莊，魯西方面攻佔定陶、單縣、曹縣、竄擾寶應沐陽阜甯豐縣碭山華山沛縣。綏遠佔清水河縣，河北省侵陷望都清風店及新樂定縣等地，豫東陷鹿邑甯陵兩縣，其中若干城鎮雖於侵陷後旋經國軍收復，然於共軍一進一出之際，民衆損失慘重。

東北方面遼南地區於十二月間共軍三千，由平頂山方面竄犯本溪以東之城廠，卅一日共軍四千分犯偏嶺堡子等地，一月二日犯本溪東北之救兵台，十二月二十六日共軍一師由四平街附近竄犯賽馬集

。一月十二日共軍千餘襲擊桓仁以南之沙店子。遼北方面，一月六日共軍五千餘人由松花江東岸渡犯其塔木，七日增至萬餘攻佔其塔木，竄犯姜家崗，沐石河。九日竄擾樺甸以北之常山屯，十日攻佔大房身（舊德惠），旋由樺甸東北東南及東面進犯樺甸。一月十二日竄犯九台以北之城子街、大興嘴，十三日攻佔沐石河。一月十一日共軍萬餘由陶賴昭竄犯達家溝等地。一月中旬盡攻德惠，破壞中長路上鐵橋數處，炸毀小豐滿長春間超高壓輸電鐵塔，自一月八日起并以五千以上兵力附砲十數門竄向我松花江橋頭圍國軍圍攻，意在澈底破壞松花江大鐵橋，使國軍今後北進無立脚之地。上列諸地共軍之禍國殃民情形不過係其全部行動中之片段，未足盡其什一。凡此竄擾破壞之目的，（一）在消耗國軍之實力；（二）極力破壞農村及城市工業之建設基礎，製造大批失業流亡民衆而使整個經濟趨於崩潰，（三）搜括物資，挽救其經濟上之危機。（四）迷信武力篡奪政策，企圖以割據區域之擴大而做爲政治要挾之本錢。然似此奸宄不法行爲，在歷史上雖黃巢張獻忠之流所不能出而亦不忍出者，共黨均悍然爲之而不顧，造成中國最大之災害，貽國家無上之恥辱。政府負保國衛民之責，面對現實，實已忍無可忍了。

### （三）、政府發表和談經過

#### 揭曉和平方案

#### 仍盼中共繼續協商

中央宣傳部於正月二十日下午，發表政府對於和平商談之願望及其經過之說明如下：

國民政府以實行憲政，完成建國爲最大目標，故於國家之和平統一，殆無時無刻不在祈求之中。遠在抗戰初期，爲團結全國力量起見，乃羅致各黨派人士及社會賢達，成立國民參政會。至對中共問題，政府始終認爲是一政治問題，故國民黨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中全會及三十二年九月十一中全會，皆



一致主張用政治方法速謀解決。三十三年五月以後，政府與中共代表間之不斷商談，即在企求獲得政治解決之方案。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憲政實施協進會開會時，蔣主席會再三說明中共問題必須從速和平解決，并提出憲政實施三步驟。良以中共問題懸而不決，實爲國家統一及一切建設之重大障礙。迨抗戰勝利以後，蔣主席電邀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來渝商談，卒於同年十月十日雙方簽定雙十會談紀要，并表示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以求得圓滿之結果。自去年初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政府與中共關於軍事與交通等各種問題商談諸階段中，更承盟邦美國馬歇爾將軍多方努力，促成各種協議，中外一致企待，中共問題能從此獲得政治解決也。

政治協商會議原爲雙十會談紀要中重要決定，於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召開於陪都之重慶，所有各項協議，政府歷次宣示與國民黨二中全會決議：「都願以最大的誠意，與各黨派及社會人士精誠相與，協力一致，以促其實行。」然一年以來，政協決議多未能見諸實行者，實由下列實事有以致之。

一、東北九省政權依照中蘇協定，原應由國民政府接收。當蘇軍開始撤退，政府派軍進駐東北之時，中共軍隊多方阻撓，且於三月中旬佔領政府所已接收之遼北各地，并進攻四平街，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政府爲履行條約義務，維持接收主權計，不得不有三月二十七日東北調處之協議，迨後，疊經調處，仍無結果。東北問題至今猶不能順利解決，而政治協商會議所決議之五月五日召開之國民大會，亦且因之延期。

二、上年五月政府還都南京以後，以東北衝突有加無已，華北交通破壞如故，特自六月七日起，與中共雙方下令停戰十五天，對於完全停止東北衝突，恢復國內交通，實現整軍方案之事，幾已得到協議，不意停戰命令雖經三次展限，而中共又在停戰期內，侵佔德州，泰安等地，并圍攻大同及濟南與青島外圍。以此雙方所擬定之協議，仍未能爲有效之解決。

三、十一月國民大會召開以前，政府鑒於國內局勢之擾攘不安，以及全國人民渴望和平之迫切，更感於各黨派無黨派人士所表示期望及早停止衝突之肺腑，復於十月十六日向中共提出八項諒解，以便下令停戰，如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雖經第三方面人士奔走斡旋，提出折衷方案，政府一再表示願意讓步，不意又爲中共堅定反對該折衷方案，并要求停開國大而停頓。

國民大會閉幕以後，政府以實施憲政有期，亟欲恢復和談，并經美國司徒大使轉達中共，告以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繼續進行商談，而乃中共之答覆，仍以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及取消國民大會所制定之憲法爲先決條件。殊不知去年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位置，因越時經年，彼此位置變更甚大，而且政府已經收復之地區如一經撤退則該區人民之生命財產，即無所依託。恢復秩序保護人民，乃爲政府之職責所在，何忍使人民再遭仇殺之慘禍？如中共果有和平之誠意，儘可依照三人會議所已成立之整軍與統編各方案實施，則一時之軍事位置，自無爭執之必要。至於取消憲法，則此次制憲國民大會乃由全國民族各省市各職業代表所組成，而且政協決議早已規定各黨派及社會賢達亦皆共同參加，決非如中共所稱係爲國民黨一黨包辦者。況且其所通過之憲法，亦即根據共產黨與各派共同參加之政協所協議之原則，及憲草審議會根據該項原則所制成之憲法草案，中共實無理由可以反對。

根據以上各種事實，可知政府爲國家和平與統一計，已不惜委曲求全，以冀中共之反省。良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爲政治協商會議共同信守之目標。中共果能真誠實踐，似不應固執成見，有所疑慮。總之，抗戰勝利已逾一年，和平統一不容再緩，深盼中共體諒政府相忍爲國，力求政治解決之苦心，捐除成見，繼續協商。政府仍願以最大之忍讓，竭誠相與，虛懷接納。特再揭發恢復和平方案，以爲繼續和談與改組政府之依據。方案如左：

一、政府願意派員赴延安或請中共派員來京，繼續進行商談，或舉行圓桌會議，邀請各黨派及社

會賢達參加。

二、政府與中共雙方立即下令，就現地停戰，並協議關於停戰之有效辦法。

三、整編軍隊及恢復交通，政府仍願根據三人會議過去協議之原則，繼續商談軍隊駐地、整編程序以及恢復交通之實施辦法。

四、在憲法實施以前，對於有爭執區域之地方政權，政府願意與中共商談公平和理之解決辦法。政府二十日發表對於和談之聲明，二十一日晨由政府派國府祕書沈昌煥送交司徒大使，請轉致中共方面。蔣主席復於二十二日晚邀司徒大使及其私人顧問傅涇波共進晚餐，司徒大使二十三日下午派傅涇波持政府聲明赴中共聯絡處，面交王炳南，請即轉達延安方面。王氏允即轉達。

中共之叛亂性的答覆

一月二十九日京中央日報載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反駁政府之聲明。極盡詆謾之能事，其略云：「國民黨中宣部聲明的全部內容，是拒絕中共恢復和談的兩個條件，即拒絕取消蔣××偽憲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而提出所謂「和平方案」四條。這四條已於二十三日由蔣××經美方轉交南京中共辦事處，所以是蔣××的提案。就蔣××這一行動本身來看，就可以知道所謂「和談」完全是欺騙。所以，四條是用來拒絕真正和談的先決條件的。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又有什麼誠意可言？又有什麼和談可言？……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非完全恢復不可。蔣××違法調動的百分之九十的蔣軍，非一個一個退返原來駐地不可。不如此，和平絕無保障。至於×介石「和平方案」中第三、第四條，如整編軍隊，恢復交通，地方政權等事，以前不知提過多少回，談過多少回，但是或者毫無結果，或者有了結果也被×介石撕毀，在×介石取消所謂偽憲和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以前，這些問題根本談不上。……一年以來，×介石無法無天，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如

果連我們所提最低限度的兩條都不要他實行，把過去的罪惡一概不算，現地停戰下來，讓他得到休整時間，鞏固佔地區，補充軍隊，「改組政府」，取得美國政府五萬萬或者更多的借款和軍火援助，有了再來大舉進攻的力量，那時×介石還必定要更加無法無天。……所以，我們不要民族獨立，國內和平與民生自由則已，如果還要獨立和平民主，則一定要×介石實現取消偽憲與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兩條。不達目的，決不能休止……。」

和談之門既經共黨前後兩次談話聲明而堅閉固拒，益以各地之軍事行動，使時局更嚴重而複雜化起來。一年以來美國不獨為中國之和平亦為世界之和平而努力於調解中共對政府的衝突。可是恰巧也正從美國正式出首調停中國內爭的時候起，即開始做反美運動。馬司兩調人雖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終沒有挽回中共的偏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歇爾奉召返國，在其行前之七日，美國國務院會發表馬帥本人就中國局勢所發表之聲明。在聲明中開始便提到和平之最大障礙，乃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彼此所懷之完全而幾乎具有壓倒力量之懷疑心理。一方面政府領袖極力反對共產形式之政府，另一方面，共產黨坦白表示，彼等乃馬克斯主義者，並有意在中國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唯先以美國或英國式之民主政府為過渡階段。

國共間彼此誠有懷疑之處，然其懷疑之根據已為馬帥所道出，即共產黨雖虛與政府委迤，而其目的實在「建立一共產形式之政府」，而益以軍事暴力之屠殺政策是也。「共產黨既不欲為國家之利益而妥協，顯亦料定可使政府因經濟之崩潰而崩潰，並因漫長鐵路線上之大規模遊擊戰而加速其崩潰，初不顧及中國民衆所受痛苦之代價。」國民政府對「不顧及中國民衆所受痛苦之代價」，而只圖其一己私利之黨派，實已忍讓過多。如謂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並不如共產黨所想像中之「民主」，然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大會確已通過一民主之憲法，憲法各重要方面，均與去年一月各

黨派政協會所定之原則相符。通過之憲法，既似已包括共產黨所要求之各項要點，而共產黨認爲不宜參加國大，殊爲不幸。」至共產黨之「民主」程度究竟如何，可以「無產階級專政」一語而釋之。共產黨之宣傳技巧，遠過對於事實之忠實。如引馬歇爾將軍之言則更可說明共產黨對於過去及將來之真實態度。馬帥說：「中共之行動中，有一非常有害而具煽動性之事，卽其宣傳之性質是也。余願爲美國人民說明此種宣傳係故意對美國政府之行動政策及目的加以誤述與謾罵，並不顧及事實，尤毫不顧及真理，顯係用於誤導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引起激烈之反美情緒。在此種公然謾罵及完全不顧事實之情形下，保持緘默，實感困難。然如一加否認，則每日必加否認，是誠爲一美國官員所不堪忍受之事。」實則吾人認爲共產黨之此種錯誤，豈唯一美國官員所不堪忍受之事，卽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均已不堪忍受了。假如我們由過去中共的全部暴行看它的言論，再由它全部的荒謬言論看它的暴行，都可以看出它甘心自絕於國人，企圖將國家民族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所以到今天國家仍不能步入建設的坦途，而各處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燒殺屠戮，姦淫清算的恐怖裏，這些責任完全應由中國共產黨負擔，凡全國同胞都應該切實認清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形同敵寇漢奸的狂亂行動，我們的和平幸福是它們破壞了的，我們的建設前途是它們給堵塞了的，我們必須在政府的堅強而正確的領導之下向前努力邁進打倒這人類的毒賊！中共這理由和談走向武裝叛亂，就是拋棄了政治鬥爭又重復回到三三年前江西時代的叛亂割據生活。今年二月二日更發表狂妄的聲明，不承認政府對外所締結的一切條約協定等項，並表示決不負擔任何義務。這些舉措都是背叛祖國、自外於國人的悖理行動。它一方面既否認了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一方面亦卽爲其反美運動之延伸，更進而配合國際政治攻勢，以造成共產主義之狂潮。中共是自絕於國人，亦必將爲全國人民所共棄！

## (丙) 蔣主席交議厲行全國總動員案原文

### 卅六年七月四日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

(中央社訊) 國民政府委員會昨日舉行之國務會議中，通過 蔣主席交議厲行全國總動員案一件，茲探誌原案如次：

爲拯救匪區人民，保障民族生存，鞏固國家統一，提請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

政府自抗戰勝利後，即積極進行復員，以期從事建設，與民蘇息，雖一切措施未能盡如所期，但對於中國共產黨擁兵割據，擾害地方，武力叛國之行動，則始終秉持政治解決之方針，不惜委曲求全，多方容忍，以求實現。乃共黨自去年十月以來，始則拒絕政府頒佈之停戰令，繼則拒絕參加國民大會，又復拒絕政府派員赴延安，商洽和平之建議，最近復由其宣傳機關對國民參政會之和平建議，斷然予以拒絕。政府方力謀整軍，而共黨則脅制民衆，大量擴充其叛國之武力；政府方力謀復員建設，而共匪則到處阻礙復員之進行，到處破壞我交通工礦之建設；政府方勵圖實現民主政治，準備行憲工作，而共匪則一面宣傳民主，一面殘虐人民，無所不用其極。最近數月，共匪復在華北東北對我國軍發動大規模之攻勢，妨礙政府對領土主權之完全接收，其必欲以武力顛覆國家之企圖，已極彰著。而其煽動各地社會，擾亂治安秩序之盜匪暴行，亦日益明顯。共匪既公然揭開其武裝全面之叛亂，實已自絕于國人，且早以武裝叛亂集團自居，而自外於政黨之林，不惜與國家民族爲敵，其怙惡不悛，執迷不悟，一至於此，則政府和平建國之國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決，尤其我北方受共匪蹂躪

區域，及接近匪區之同胞，水深火熱，日甚一日，政府不能長此貽誤，坐視不救。而我全國同胞欲求得安居樂業之生活亦非以全力剷除此復興建國之最大障礙，實不足以捍衛國家基礎，安定社會秩序，而策我整個國家與全體人民之安全。况政府有鞏固國家統一，保障民族生存之責任，若非從速戡平叛亂，則不懂憲政與民主無由實現，即國家統一與安全，亦已失夫保障，故政府之決心戡亂，實出于萬不得已，必須全國軍民集中意志，動員全國力量，一面加緊戡亂，一面積極建設，方能掃除民主憲政之障礙，達成和平建國之目的。本此意旨，擬請國務會議決定實行全國總動員，號召全民，一致奮起，淬勵進行，舉凡加強經濟建設，刷新地方政治，發動人力物力，改善糧政役政，保持社會安全，救卹人民疾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厲行消費節約，增進農工生產，提高官兵待遇等項均交各主管機關，妥擬方案，制頒法令，一體依法推行，至實施時，應如何防止法外之滋擾，并飭主管機關嚴切注意。是否有當？敬祈公決。

## (丁)「七七」十週年

### 主席戡亂建國廣播詞全文

全國同胞們：

今天是我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日，我覺得對抗戰勝利以來，我們國家局勢的變遷和民族整個的危機，以及同胞們禍福利害的關鍵，有向我全國同胞鄭重說明的必要。

### 共黨繼承日本和偽滿漢奸衣鉢

其毀滅祖國的一貫陰謀 決不會從此罷手

我們對日抗戰的目的，原在於捍衛國土，收復東北，保持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東北的主權和領土

行政一天沒有恢復，便是抗戰的目的沒有達到。我們爲抗戰而犧牲的千萬軍民的英靈，就無由慰藉，這完全是我們後死者共同的責任，大家都知道，在日本投降以前，東北是沒有中共匪軍的；及至國軍進入東北，接收領土主權的時候，在這半年中間，共匪竟對國軍先後發動了五次的攻勢，圍攻政府已經接收了的地區，割裂東北的土地，屠戮東北的人民。最近國民參政會的和平建議，共黨的反響首先是經過他宣傳機關的謾罵詆譭接着便在關外發動瘋狂的攻勢來作事實上的答覆。特別是他這次對東北的攻勢，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五月初旬以來，他發動了三十萬以上的兵力，向各重要據點作猛烈攻擊，最後把攻擊重點集中於四平街，以十倍於守軍的兵力，展開了十八晝夜慘烈的攻城戰。卒賴我將士繼續對日抗戰的精神，對來犯的共匪與以殲滅的打擊，而粉碎了他包圍長吉，奪取瀋陽的企圖，使東北戰局得到一個成敗的轉捩點。但是，共匪毀滅祖國一貫的陰謀，決不會從此罷手。所以，東北的危機，並不能說因四平街的勝利而根本解除。共匪是怎樣的進入東北，他在東北參加叛亂的部隊，又是怎樣編組成立的，這都是盡人皆知。很明顯的。共黨是繼承了帝國主義者日本和偽滿漢奸的衣鉢，他正在執行帝國主義者日本滅亡中國所未會貫徹而遺留下來的毒計，不許我中華民族恢復東北的主權，不讓我們中華民國享有領土和行政的完整，而且他到今天還在利用我們敵軍日本殘餘的部隊，帶領了他們來蹂躪我們中國的土地，殘害我們中國的人民。共匪這種倒行逆施，喪心病狂的作爲，比之歷史上一任何流寇盜匪，都要兇殘。他的居心，比之中國歷史上所有漢奸傀儡，都要狠毒。同胞們，須知共黨這樣的軍事叛亂，就是要分裂我們整個中國，斷送我們整個民族，他必要使我們民族的精神和固有的道德，消滅淨盡，使我們神明華胄生生世世永遠淪爲奴隸牛馬，不能保有獨立自由的人格，這種破壞人性，滅絕人倫的獸行共匪，如果任其繼續存在，那我們黃帝子孫便要受到最近亡國，各民族一樣的集體殺戮，集體放逐與永遠奴役的慘禍。



和平與統一不可分

共黨匪性難移決無悔禍誠意

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建國的工作，必以國家的和平統一為前提，但是和平與統一是不可分的，統一與民主自由是不可分的，統一與人民幸福更是不可分的。國家如果不能統一，則一切建設理想都成空談，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就都無法實現。人民在地方被蹂躪，經濟被割據，生產被破壞，交通被阻斷的狀況下，決不能享受水準以上的生活。同胞們必然回憶「大戰甫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這是我在勝利以後對共產黨所發的真摯的呼聲，任何有責任心的政府，以及有愛國心的人民，斷不願在大戰後瘡痕滿目之際，使國家與人民重陷於戰禍的痛苦。我們並不想否認共產主義成爲一種學說或思想，我們當時只希望共產黨遵循民主的途徑，像英美各民主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以和平合法的政黨來爭取選民，所以十年以來，尤其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政府對於共產黨始終的苦心忍讓，委曲求全，祇希望共產黨不破壞統一，不擁兵割據，不推翻國本，不斲喪民命，一致爲和平民主建設而奮鬥，政府都可盡量容納他們的意見。但是任何的商談，協議和調處，終不能消弭他們叛國的禍心，終無法感召他們爲國家前途和民生痛苦而覺悟。共黨匪軍一年多來的主要行動，無不集中破壞交通，破壞工礦，而且到處破壞奄奄一息的農村。政府每一次呼籲和平，每一次頒發停戰令，只有助長共黨匪軍更進一步的擴張和進攻，只有增加國軍前綫的困難，只有增多忠勇將士和人民的犧牲，也只有把匪患擴大，戰禍延長，使戰後社會復興重建的工作，比以前更陷於艱難無比的困境。到了現在，我全國同胞，可以明白認識共黨是「匪性難移」，絕對沒有悔禍的誠意，是決定要叛亂到底的，他的野心陰謀非斷送國家，貽害世界，是決不會停止的。我們如不能舉國一致，洞察奸謀，抱定決心，戡平叛亂，那不祇民生日益凋敝。而整國家也要被他割

裂斷送，淪胥以盡了。

共黨在抗戰結束後，公開叛變，本來是他們早已預定的步驟。當我們抗戰勝利之時，他就在匪區內公然發動其所謂「參軍運動」和「社會鬥爭」，「民衆清算」，以強暴和劫持的方式，專以殘忍的殺戮立威，上至老嫗，下至童穉，一粟一布，不容保留，一草一木都被劫奪，爲他叛國的暴力，匪區內所有壯丁，不隨他爲匪，就別無生存之途，稍有違抗，就凌割活埋。實行他所謂「一人逃亡，全家處死」的暴刑。匪區內成千成萬的同胞，就是這樣的被共匪驅迫着作了他們叛國害民的犧牲品。

### 同胞應警覺國家危機嚴重

勿中共匪反宣傳的毒計  
成了共匪精神上的俘虜

但是在我們後方的尤其是在華中華南各大都市，還有許多人沒有認識國家民族的根本危機，沒有看清共黨窮兇極惡的暴行，或徼倖姑息，或苟且偷安，不知道我們後方同胞今天尙得保持其經常的生活方式，全賴我們爲剿匪救民而犧牲的國軍將士在前線奮鬥阻遏之力，否則就早已陷入華北東北匪區內民衆一樣的悲境。因之，我們如果今日削弱了軍，就是搖動了全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正因爲我們後方同胞還不能明察這種禍福利害的事實，於是共匪就利用了社會上的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動工具，提出「反對徵糧」，「反對徵兵」，「反對內戰」等各種口號，來顛倒黑白，麻醉人心，蠱惑社會，搖動國本，使我們人力物力乃至精神的力量，都不能集中應用到剿匪和建設的工作上去，坐視共匪暴力長大，叛亂因而蔓延，追本溯源，不能不說是我們社會人士中了共匪反宣傳的毒計，要知道共匪有了遂行他背叛國家民族的陰謀，首先他必須閉塞我們同胞的耳目，麻醉我們同胞的良知，共匪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同胞對於民族大義完全不明，對於國家危亡視若無睹，甚至對於

自身禍福與永久利害亦茫然無知，由此喪失了自強自立與獨立的信心，無形之間，成了共匪精神上的俘虜。今天社會上是非不分，利害不辨的這種麻痺狀態，正是共匪所欲造成的，這真如古語所說，燕雀巢於危幕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實際上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同胞們今天袖手旁觀，就是他日的束手待斃，待到像匪區同胞那樣已入陷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候，雖欲後悔也已無及了。我們國家和全國同胞的命運，實際已臨到了這樣嚴重的危機，我怎麼能不負責明告，喚起全體同胞一致的警覺。

### 我們面前祇有兩條道路

一是因循貽誤坐待共匪宰割蹂躪

一是正視事實一致奮起肅清匪禍

同胞們！要知道，現在我們中國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我希望我們同胞立刻有所抉擇：一條是因循貽誤袖手旁觀，坐待共匪宰割蹂躪，使整個國家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淪胥陸沉以亡的道路。一條是正視事實，認清禍福，明辨利害，自立自強，一致奮起，肅清匪患，救國自救的道路。我們究竟還是共同一致全力戮亂，保持國家領土主權完成統一，以期達到民主自由的目的呢？還是坐視匪軍猖獗，叛亂蔓延，讓自己的家鄉被劫奪，家族受凌辱，子弟被驅迫做賣國的工具，而最後斷送了國家的命脈呢？我們全體同胞要想，東北華北遭受匪禍的同胞所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在東北經過了十多年的淪亡奴辱的苦痛，而勝利所帶來的，乃是共黨匪軍的恐怖，壓迫、劫奪、屠戮，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強暴統治。至於華北各地，在抗戰期間，犧牲最大，受苦最深，在抗戰勝利後，許多地區的同胞，喘息未定，又遭到共匪的侵入，重新墮入黑暗的深淵，最近共匪在各地所發動的攻勢，都是匪軍驅逼其所謂「民兵」在前，大車騾馬在後，兇鋒所過，裹脅擄掠，雞犬不留，有過於抗戰時期敵人的三光

政策。每逢共匪侵佔了一個據點，則成萬的民衆，只有拋棄一切，冒濶危險，向國軍陣地後方來歸，其呼號怨憤之聲，極人間之慘事。我們後方同胞和他們都是一脈相承，同氣連枝的兄弟，對於他們的命運，怎麼可熟視無覩？對於他們的災難，怎麼能不急起直追的趕速拯救。

### 我們截亂剿匪

不但是解救匪區同胞

實在也就是自救自衛

並且匪軍的全面叛亂，是以滅亡整個中國，奴役全體同胞爲目的。我們如不能萬衆一心，剿匪截亂，則今天東北華北陷匪區域同胞慘無天日的生活，就是我們華中華南同胞們不久將來的生活寫照。我們復員未竣。阻礙迭乘，我深深知道在我們收復區內，一般同胞生活的艱難，尤其是農村農民的困苦，不堪言狀。但不論如何，比之受匪禍區域的同胞生活行動精神物質同受剝奪沉淪之痛，乃至一呼一吸一言一動都被壓迫，父子夫婦之間，也要互相提防，不敢傾訴痛苦的悲境，究有天淵之別。可知今天我們全國軍民同胞的截亂剿匪，不但是拯救匪區同胞，實在就是自救自衛，如果在共匪的企圖已經這樣明顯的時候，還是因循却顧，冷淡旁觀，任令匪軍蔓延猖獗，而還不能對國家對同胞負責盡職，努力奮起遏滅叛亂，那便是甘心斷送自己的身家性命，何況我們經過八年堅貞卓絕的抗戰，受盡了萬苦千辛，犧牲了千萬軍民的生命。如果任令共黨匪軍得逞他幸災樂禍的陰謀，叛國殃國的野心，毀滅我們全國軍民抗戰光榮的歷史，替日本帝國主義者執行其滅亡中國未完的工作，那我們撫心自問，又何以對自身當時奮起抗戰的初衷，何以對無數殉難軍民先烈的英靈。

### 今日剿匪工作就是繼續

#### 對日抗戰未完的任務

所以今天的戡亂剿匪，是爲了國家最高的利益，也爲了人民的基本生存和民主自由的權利而與共匪奮鬥。這和對日抗戰神聖的意義，並無二致。換句話說，今日剿匪工作就是繼續對日抗戰未完的任務；也正如我對同胞們所說的要確保抗戰勝利成果，獲得國家民族真正獨立自由所必須經過的奮鬥。我們國軍將士前仆後繼，英勇慘烈的犧牲，應與抗戰先烈獲得同樣崇高的尊敬。而足食足兵，充實前線軍事，乃爲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每個人無可旁貸的義務。在救國保民的意義上，不論任何地域，無分前方後方，都是休戚相關，存亡與共的。我要嚴正的昭告我們同胞，從最近東北戰役中，可以看出匪軍野心完全暴露，國家危機，日益加重，因此，大家不能再存任何僥倖苟安的幻想，不能再有置身事外的態度，必須急起直追，統一意志，集中力量，軍民一致，加強剿匪實力，加強建設工作，爲國家掃除這一個百世的禍根。我們要以抗戰時期同樣的精神，實行全體總動員，並且要格外振奮，格外嚴整，來改正抗戰時期所發生的缺點。我們要毫無遲疑，毫無保留的貢獻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於救國家救同胞，戡亂定變的戰事。如此，纔能保障對日抗戰勝利的成果，國家才有獨立自由，社會才有重獲安全的希望。

#### 總動員的最大意義是在

喚起全國人民的覺醒

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

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

同胞們！國民政府業已下令實行剿匪總動員了。這次總動員最重大的意義是在喚起全國人民的警覺，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集中全國人們的力量，我們要號召全國愛國民衆，一致奮起，救國自救；政府一切措施，必循法定的軌轍，而且完全信任我們同胞的愛國良知，使全國同胞在民族大義之下，自動自發的報効國家。但是我們國民必須人人愛國自愛，遵守國家的法律，竭盡國民的職守，對於與剿匪有關的任務，都要踴躍仗義，悉力以赴，無論一言一動，都要裨益剿匪與建設工作的進行，社會上有地位的各界領袖更應首先急公赴義，爲天下倡。我全國青年們是國家民族命脈所寄託，尤其要明辨是非，認定順逆，發揚國家意識，保障民族生命，如果青年們甘心爲共匪作工具，不惜使國家淪亡，民族滅絕則已，否則大家應人人自認爲黃帝的子孫，中國的國民，爲中華民族求得獨立生存，使自將來能發揮自主自由的思想，不受共匪的摧殘壓迫，那就要立定決心，共赴國難。求學的專心求學已爲農工商的，要努力生產，增加國力，各守崗位，各盡職責，使後方社會秩序絕對的安定。

### 破壞社會秩序是

#### 共匪的「第二道戰線」

我全國同胞尤其要知道共黨的全面叛變和他徹底破壞社會秩序，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自從我們對日抗戰以來，共黨始終一貫的對政府抗戰建國的工作肆意作誣蔑詆毀的宣傳，其目的就是要離開我政府與國民的關係，分散我中華民國整個的力量，貶損國家的地位，抹煞我全體軍民抗戰的歷史，減低我人民救國的信心，沮喪我人民愛國的意志，他們不僅在學校在社會在工廠在經濟界造謠挑撥，擾亂破壞，他們並公開宣稱這種擾亂破壞行爲是他叛亂的「第二道戰線」。而以軍事叛變爲他「第一道戰線」。兩者互相策進，既可以軍事影響社會，更可以後方影響前線，這是何等險毒的陰謀。我不能不喚起大家及時防止。我可以向大家申言，政府這次實施總動員，一切必照法定的範圍，對於人

民基本權利，各級軍政機關，自必一體尊重，但是對於不顧國家危機，不守民族大義，甘受共匪亂國殃民的指使，參加其「第二戰線」的工作，而有擾亂秩序危害治安的行爲，則政府爲國家存亡與人民禍福計，自不能姑息養奸，必須負責取締，依照法紀予以處治。當此剿匪軍事積極展開，前線將士浴血奮鬥的時候，凡我愛國同胞，務必萬衆一心，團結一致，認清目標，積極努力，乃可以加強軍事力量，縮短戰禍日期，及早達成戡平叛亂的目的。政府對於當前時局的決策，已見於國務會議的決議。這次的總動員，不僅爲爭取剿匪軍事勝利而動員，也爲了求取國家改革與努力建設而動員，因此，我更要爲我同胞指出下列的兩點：

### 努力建設增加生產

打破共匪妨礙憲政危害民生的陰謀

第一、我們要致力完成建國的工作：我們今天當然要集中力量，加強軍事，戡平叛亂，實現統一。而一面亦要努力建設，增進生產，來打破共匪妨礙建國危害民生的陰謀。尤其我們實行憲政與推進民主的工作，決不因剿匪軍事而稽延。共黨高呼民主，而反對憲政，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盡力破壞建國程序的進行。這就可以看出共匪是根本不願中國有憲政，根本不願中國實行民主，根本不願中國完成生產建設的。如果中國實行了憲政，他就要在憲政之前解除其私有的武裝，喪失他叛國的根據。如果中國走上了民主的大道，由人民起來作國家的主人，則他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獨裁的恐怖政策，在人民大眾的公意之前，就無法行使其欺騙與壓迫。而且中國一旦實行憲政與民主，完成經濟建設應有的工作，他就不能製造社會的混亂與經濟的恐慌，就無法憑藉人民的飢餓困乏，以遂其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陰謀。所以，我要正告我全國同胞，正告全國真正爲民主自由與建立現代國家而努力的同胞。我

們要實現民主憲政，完成建國工作，必須剷除這個與民主自由及復興建設根本不能相容的共匪武裝集團，同時正因為要使中國脫離了恐怖主義製造混亂，製造飢餓的魔爪。我們更應該急起直追，完成憲政準備，實行民生主義，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絕不能絲毫動搖我們一貫的信心，鬆弛我們應有的努力。

### 全力促進國家的改革與進步

一面執行剿匪戰事一面改革內政

第二、我們要全力促進國家的改革與進步：我們現在一面要執行剿匪戰事，一面要改革內政。我不諱言政府的本身存在着這種缺點，而我們社會亦存在着許多弱點。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戰，接着就有共匪叛變的禍亂，使政府與社會不遑喘息，治標治本，難於兼顧，國力民力更加疲敝，戰後各種缺點弱點更形顯露，以致人民痛苦日益加深，整個民族意志分散，如果政府不能斷行改革，力求進步，我們國家就無法存立於現代的世界。因之，我們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決不能待剿匪軍事結束，而應該立刻開始實行。我們要澈底的改革中間，充實國家的力量，解除人民的痛苦，統一政府與人民的意志，以突破國家當前所面對着的國難。我們同胞對於政治經濟的缺點和民生痛苦的所有，凡有意見的貢獻，政府無不竭誠採納，努力改正。對於各級政府施政上的錯誤，更望指明事例，剴切舉發，俾資切實糾正。

### 總動員的意義

不是消極而是積極

不是局部而是全面

我們這次實行總動員，就是要集合政府與人民的力量一德一心，自反自覺，來刷新政治的積弊，



剷除一切妨害國家進步的阻力。所以，我們總動員的意義，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責成人民，而同時也是鞭策我們各級政府和各地社會的進步和建設中許身革命一貫爲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爲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爲統一建國與實現民主憲政而奮鬥，個人的成敗得失，毀譽榮辱，都非所計。我所能掬示於我們同胞的，祇有救國救民的一片耿耿忠誠，我決不能辜負 國父與革命先烈，決不能自背革命救國的初衷，決不能辜負八年抗戰患難與共的軍民同胞，我必竭忠盡智以保持我們抗戰勝利的成果。任何妨害我們主義實現，破壞我們國家統一，阻礙我們國家建設與進步的敵人，我誓必領導我全體同胞生死不渝，始終一致的奮鬥到底。

### 勿忘當時「抗戰必勝」的誓願

### 堅定我們「建國必成」的信念

我全國同胞們！臨到今天七七抗戰神聖紀念日，我要求全國同胞，重振我們抗戰時期舉國一致奮勇邁進的精神，而堅定我們對於掃除建國障礙，完成建國大業的信心。我抗戰勝利時，曾經宣示我國同胞「我們戰後復興建國的任務，比之戰時更要十倍的艱鉅」。以我們中國近百年來遭受內憂外患的深重，以我們國家社會基礎的薄弱，要造成一個富強康樂獨立自由的新中國，本來不是旦夕之間所能期成的事。但是我們國家歷史這樣的悠久，人口這樣的衆多，民族德性這樣的優秀而堅忍，我可以斷言，任何頑強的阻止，決不能妨礙我們國家的復興。祇要我們同胞以抗戰期間同樣的決心和忍耐，一致奮起，積極努力，則共匪的叛亂必能於最短期內，予以戡平。我們克服了這一個最後困難，掃除了這一個最大障礙之後，國家民族就可進入於光明燦爛的坦途。所以，我們同胞切不可爲共匪虛偽

的宣傳所迷惑，不可因當前局勢的艱難而悔心喪志，以動搖其自信。我願同胞們無忘當時「抗戰必勝」的誓願，堅定我們「建國必成」的信念。發揚抗戰勝利的偉績，衝破一切的艱難險阻，肅清共匪，掃除赤禍，以完成建國的大業，而安慰我們為抗戰與剿匪而犧牲的軍民先烈之靈。

# 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日講述資料

前因：

一、中國國民黨十三年之改組

二、黨軍之創建

(甲)黨軍創建之開始

(乙)黨軍之初試鋒鏖

(丙)黨軍之加強訓練與特徵

三、北方反動勢力之倒行逆施

經過：

一、誓師之情形

(甲)誓師典禮之舉行

(乙)作戰計劃之決定

二、出師北伐至建都南京

(甲)湘鄂之底定與吳佩孚之潰敗

(乙)贛閩皖浙蘇之底定與孫傳芳主力之崩潰

三、繼續北伐與全國一統

(甲)北方形勢與敵我佈署

(乙)第一集團軍之進取山東

(丙) 克服幽燕與全國統一

後果：

- 一、主義戰勝之備著宏效
- 二、統帥威德之感動人心
- 三、軍閥勢力之澈底清除

## 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日講述資料

### 北伐誓師之前因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總裁蔣，誓師廣州，出發北伐，繼 總理救國救民之大業，奠國家統一復興之宏基，甚盛事也。語其淵源所自；一則因中國國民黨之改組，因以奠定軍事與黨務相互推進之基礎。一則因黨軍之創制，然後革命武力始得以完成北伐之豐功。而當日北方反動勢力之倒行逆施，本黨出師救國之志日亟，事實所需，固亦本黨於此期中，誓師北伐之一原因也。分敘如次

#### 一、中國國民黨十三年之改組

我 總理創造三民主義，領導中國革命數十年，至辛亥之役，雖將數十年之專制推翻，惟自元年以後，袁氏盜國，軍閥執政，分崩離析，變亂相仍，而本黨力量，亦未能完全集中，乃於八年十月十日，改組中華革命黨。十三年一月，又將中國國民黨改組一次，發佈宣言黨綱，對外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對內主張培植民權民生基礎，尤在全黨同志努力前進，有始有終，澈底完成革命，本黨自經此次改組，對於黨之組織團結紀律，乃益臻嚴密，遂為本黨新生命之開始，亦即中華民族復興之轉機。北伐成功之始基，實於此已現端倪。

#### 二、黨軍之創建

(甲)黨軍創制之開始！革命既有主義作先鋒，又需有武力為後盾，主義與革命，革命與武力，同具密切之聯繫，十三年以前，革命武力，大半保持封建餘孽支配下吸收雜湊之軍隊，其心目中，

充滿地盤權利思想，我雖以主義號召，彼實爲勢力結合，敗固瓦解土崩，勝亦尾大不掉。總理深知革命軍人，必受嚴格政治訓練，黨化教育，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之策。其法先由純粹民衆中，訓練將校，再由純粹民衆中產生軍隊，此種軍隊，全受黨之指揮。隨時爲主義奮鬥，始足爲真實武力，革命骨幹，乃於是年五月創設中央軍官學校於黃埔，以今 總裁爲校長，廖先烈仲愷爲黨代表，講學治戎，經營慘淡，第一第二期畢業，即編成教導第一第二團，以何應欽王柏齡爲團長，是爲黨軍創制之始，亦實爲本黨北伐中革命軍之主力。

(乙)黨軍之初試鋒銜——黨軍既建，遂以蕩平東江而首試鋒銜，先是 總理於十三年冬，應各方之請，北上主持大局，時陳炯明盤踞東江，窺伺廣州，我軍於十四年二月東討，至三月上旬，肅清潮汕，大破陳部林虎主力於棉湖，陳逆垂滅，而楊希閔等擾亂後方，我軍回戈西指，起五月下旬，至六月十三日，殲之於廣州近郊，迨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乃重組東征軍，今 總裁爲指揮，十月一日出師，十月四日克惠州，惠州夙稱金湯，竟以二日下之。既大敗林虎悍股於安流雙頭，東江蕩平，爲期一月南路瓊崖，亦於週內次第勘定，廣東革命策源地，於焉鞏固。自是，我革命武力之堅定，既爲世界所共知，而後方穩定，乃繼續從事於北伐之準備。

(丙)黨軍加強訓練與特徵——粵省底定，革命策源地既固，本黨對於黨軍乃益加整頓，各軍師旅團均有黨代表政治訓練處之設立。黨代表於軍隊之一舉一動一興一革，均具監督之權，政治訓練處，則着重於組織宣傳訓練工作，上自將領，下至士兵，無不沐浴主義，人人知三民主義爲救國救民之唯一主義，中國國民黨爲救中國救民族之革命政黨，革命軍爲求解放之唯一出路。并認清敵人爲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勢力，明瞭作戰目標，倍增決心勇氣，又以完成國民革命，官兵尤須絕大犧牲，有進無退，方足爲民表率，復有連坐法之規定，士氣蓬勃，壁壘一新，北伐之勝算，因已早預卜矣。

### 三、北方勢力之倒行逆施

是時，北方張作霖據東三省及直隸省北部，有衆二十萬以上，吳佩孚據直隸陝鄂川湘，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有衆十一萬以上，孫傳芳據蘇皖贛浙閩，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有衆亦在十五萬左右，皆知窮途日暮，不得不力圖勾結，苟延殘喘，遂積極造成一強有力之反動勢力，與革命軍抗拒。而於素向國民政府善意之馮玉祥國民軍，必欲消滅之，以圖報復，復南助葉開鑫進犯湖南傾向黨軍唐生智部隊，馮唐迭竭誠請援，加以各地民衆，在軍閥橫征暴斂之下，救死不遑，本黨以宣傳工作之努力，與主義深入人民，革命大義，早爲國人所共曉，全國同胞，引領革命軍之來，以解其倒懸者，若切飢渴，若望雲霓。而我總理不幸於十四年三月上賓，臨終遺囑，諄諄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之全責，付之全黨同志，本黨爲順應時代要求，與繼承總理遺志，乃有十五年北伐誓師之舉。

### 誓師北伐之經過

#### 一、誓師之情形

(甲)誓師典禮之舉行——本黨黨務之進展，自十三年改組後，既一日千里，而革命武力，小試鋒鏃，備著功勳，外之則敵焰愈彰，益切拯民水火之志，內審我軍實力，更堅投鞭斷流之心，民國十五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廣州，宣言繼續不斷之努力，篤遵總理遺囑完成未完之工作，準備北伐。

六月五日國民政府特令 總裁爲國民革命總司令，李濟琛爲總參謀長，所有黨軍，除原編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程潛，李宗仁七軍外，適唐生智以所部歸來，遂任爲第八路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七月九日，蔣總司令誓師於廣州東校場，由吳委員敬恆代表中央授旗致訓詞，

旌旆屬天，戈甲耀日，莊嚴肅肅，萬衆騰歡，誓師典禮，舉行即畢，乃從而決定作戰計劃。

(乙)作戰計劃之決定——蔣總司令，既總師于，遂以第四軍第七軍自廣州桂林分別出發，第三防鎮江西，第一軍一部防福建，自率諸軍取道湘鄂，會師長江，又李濟琛留鎮廣州後方，改任白崇禧爲行營參謀長，隨軍參贊戎機。十五日，各軍奉命以次開拔，於是堂堂之陣，正正之師，掃除障礙，解除全民衆痛苦，以臻中國自由平等之域，完成北伐統一全國之局，遂以肇基。

## 二、出師北伐至建都南京

本黨北伐軍事之進展，以定鼎南京而可分爲前後兩階段，就前者言之，本黨由擊潰吳佩孚進而驅逐孫傳芳遂使直系軍伐主力，完全清除，用以底定長江流域，定鼎新京。自其後者言之則北方軍閥勢力，溶爲一體，我遂集合本黨北方武力自奪取中原，進而直掃幽燕，用以統一全國，成功神速，勳業宏大，實以當日統帥 蔣總司令，綜理萬方，指揮若定，爲其主因也。

今首述前勝利之經過如次：

(甲)湘鄂之底定與吳佩孚之潰敗——我方軍之未發也，唐生智已得我援兵，北向而恢復寶慶湘潭，葉開鑫棄長沙，十五年七月十二日湖南第四師先鋒與第七第八軍入長沙，唐生智陳銘樞李宗仁張發奎協同猛攻岳州，時吳佩孚在北方，自至漢口主持，急電岳州守將堅守汨羅，并約孫傳芳陳嘉謨趙恆惕援湘，孫傳芳遂命鄧如琢出萍鄉，周蔭人犯汨頭，八月中旬，蔣總司令由廣州抵長沙，召集各將領決定戰略，時我軍以歸附者衆，已新成立第九第十兩軍，乃以第四第七第八爲中路，直趨武漢，斷武勝關，第二第三爲右翼，集結攸醴，監視江西，第九第十軍爲左翼，集結常澧，進略荆襄，第一第六軍爲總預備隊，隨中路軍推進，并命唐生智兼中路軍總指揮，朱培德爲右翼軍總指揮，自八月十八日總攻擊令下，各軍奮進，至二十二日復岳州，乘勝攻武漢，仍以第二第三第十三第十四軍防江西



，其他各軍向武漢，第八軍任水路，第四第七軍任陸路，王伯齡爲總預備隊總指揮，陳嘉謨負隅汀泗橋天險設防，我軍大戰二十七日克汀泗橋咸寧，中以賀勝橋一役，戰鬥爲激烈，吳佩孚率劉王春等督隊頑抗，卒以我第四第七軍縱橫蕩決，所向披靡，吳佩孚雖手刃退將，潰不能止，不得不率殘衆後退，劉玉春僅以身免。此戰關係湖北得失及吳佩孚勢力之存滅甚巨。我軍既捷賀勝橋，悉力向武昌進攻，吳佩孚北走，留劉玉春等死守武昌。蔣總司令不忍塗炭生靈，命陳銘樞張發奎圍之，待其自降，至九月十八日武勝關亦爲我軍收復。逾月，武昌亦下，劉玉春陳嘉謨被俘，於是湘鄂底定，吳佩孚之主力，完全瓦解，而我軍潰吳佩孚之目的，完全實現。

(乙)贛，閩，皖，浙，蘇之底定與孫傳芳主力之崩潰——是時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總司令之名義，控制贛、皖、閩、浙、蘇而雄視東南，當我軍入湘鄂，孫傳芳料吳佩孚必敗，派兵自萍鄉襲擊我軍，被我第四軍擊敗，及我軍攻克武昌，孫傳芳之逆謀益亟，將五省兵力編成五方面軍，周蔭人以闖陵犯廣東，鄧如琢以贛軍保南昌，王晉等以皖軍竄湖北，盧香亭任總指揮，率鄭俊彥等據南潯路，謝鴻勳向修水銅鼓突進，自駐九江，居中策應，蔣總司令決定戰略，以第二第三軍自醴萍攻袁州，第六軍自通城出修水，第一軍自瀏陽出銅鼓，第五第十四軍攻贛州，於九月六日開始攻擊，各軍進展甚速，長驅會師贛州，連收臨江瑞州，蔣總司令親率王伯齡等至江西，督第一第三第六軍攻南昌，李宗仁在修水銅鼓，孫軍作困獸之鬥，兇鋒猶盛，而王普軍入黃梅，與武昌吳軍相呼應，當時我軍形勢頗感不利，幸李宗仁大破孫部悍寇謝鴻勳而覆之，克德安，自是孫軍全部動搖。我軍程潛朱培德於十七日復南昌，未幾，孫軍生力兵屠集南潯路，德安南昌相繼淪陷，我軍乃變更戰略，以李宗仁賀耀祖襲復九江，南昌一帶，亦同時挺進，十一月三日，李宗仁，張發奎，賀耀祖再復德安，九江，八日，復武穴湖口，孫傳芳盧香亭東走，我軍於此再將南昌收復，以白崇禧爲各軍追擊總指揮，先後俘虜官

兵五六萬人，孫傳芳入贛兵力，喪失殆盡，而江西底定。

福建方面，當九江戰事發動，蔣總司令以何應欽爲攻閩總指揮，三路出師，於十月七日總攻，至二十二日漳，汀，興，泉，延，建俱下，消滅敵軍主力數萬人，周蔭人逃，十二月下旬入福州，全閩亦定，孫傳芳之勢日蹙。

皖浙方面，自贛閩既定，十六年二月，蔣總司令決進取東南之策，乃命何應欽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唐生智爲西路軍總指揮，自兼中路軍總指揮，下分江左江右兩軍，以李宗仁程潛爲江左江右軍總總指揮，西路軍沿京漢路直攻河南，東路軍，由閩贛分道入浙，進攻淞滬，并助江右軍圍南京，中路軍之江左軍，由英霍取安慶，并助江右軍復南京，向津浦路推進，江右軍則由九江下蕪湖南京。各軍奉令後，於是月下旬同時進發，陳調元以皖軍響應，連收安慶蕪湖逼南京。東路軍自閩入浙。大破孫傳芳悍股孟昭月於富陽，二十八日入杭州進嘉興，至是孫傳芳主力大敗，乃以江蘇委張宗昌接防，而自率殘衆赴江北，至是浙皖亦定。

江蘇方面，張宗昌既接受孫傳芳防地，乃以褚玉璞之直魯軍二十餘萬人，填防南京滬甯路一帶，畢庶澄另以渤海艦隊扼上海，希圖掙扎，東路軍入杭，即由何應欽率兵向湖州宜興常州鎮江逕攻南京，白崇禧由嘉興出松江，別路由平望攻蘇州，包圍上海，同時楊樹莊以海軍附義，各軍於三月二十一日復上海，何應欽與程潛李宗仁合圍南京，褚玉璞被迫棄南京，我軍於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入南京，俘獲官兵三萬人，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於是江蘇粗定。

其時，孫傳芳勢蹙北投，於是以京滬路爲一大戰場，我軍與孫傳芳主力，作最後激戰。南京既下，蔣總司令將各軍重編爲第一第二第三路軍，以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分任總指揮，立即渡江北進，第一路軍由楊淮，六月一日復海州，第二路軍六月二十七日復沂州，第三路軍由浦口滁州蚌埠進軍五月

十六日復徐州，七月一日復克汴濟甯，唐生智軍入豫，此時敵軍勢蹙，我不難直搗幽燕也。祇以汪兆銘與中國共產黨同謀，造成甯漢分裂，蔣總司令暫作東游，孫傳芳認時機可乘，遂傾巢南犯，由浦口揚州潛襲龍潭，其戰軍之激烈，爲北伐來所僅見。孫傳芳挾鄭俊彥等五師三混成旅之衆，約計六七萬人，自八月二十五至三十一日，七次偷渡，前鋒迫太平神策門，我軍自下關至鎮江間之第一第二第三路軍，以死力抗拒，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躬冒鋒鏑，浴血苦鬥，陳紹寬以海軍橫截江面，劇戰七晝夜，竄遂大潰，俘獲官兵四萬餘人，南京轉危爲安，第十四第十八軍即渡分道追擊，九月六日再復揚淮，自浦口進滁蚌之兵，於十二月六日再復徐州，東南形勢，遂臻穩定，孫傳芳之主力，完全崩潰，至是，本黨擊潰孫傳芳主力以底定東南建都南京之目的，完全達到。

### 三、繼續北伐與全國統一

自是以後，直系軍閥之主力，完全破毀，其殘餘武力依附於奉軍之下，溶爲一大反動勢力，與我軍抗衡，我軍乃進而出師中原，直搗幽燕，終以會師北京，統一全國。

(甲)北方形勢與我軍北進之佈置——北方自袁世凱死後，段祺瑞吳佩孚等，襲北洋軍閥之故智，把持政權，相繼背叛民國，在此期間，北方同志，陽爲隱忍，陰實與北洋系軍閥官僚不斷奮鬥，其用心之苦，處境之難，不減於珠江及長流域之革命工作。迨十三年秋，蘇浙戰起，吳佩孚乘勢攻擊奉軍，總理命于右任劉守中王法勤孔祥熙等同志，在北方策動胡景翼孫岳馮玉祥各軍同組國民軍，占領北京，囚曹錕，掃清宮，逐溥儀，是爲北京革命之役。曾電請總理北上主持，不意段祺瑞別有懷抱，竟與張作霖相結合，擅稱執政。國民軍第一軍被迫退南口，又受閻錫山軍側擊，再退綏遠，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又病卒開封，二軍三軍同受張作霖吳佩孚南北夾擊，不幸失敗。迨十五年九月十七日，馮玉祥于右任在五原誓師，正式加入國民革命軍，十月二十八日解西安圍，十六年五月五日至潼關，

至是克洛陽，三十日入鄆州，閻錫山在山西，亦與我軍有成約，提前出師，率軍恐後路被截，乃棄開封，河南全定。於是西北中原，半入我手，東南既定，本黨乃進而攻取北方。

十七年二月二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屆聯席會議議決繼續北伐、今總裁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爲總參謀長，朱培德前敵總指揮，轄四軍團，兵力約三十萬，馮玉祥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鹿鍾麟孫連仲等爲中路總指揮，轄九方面軍，兵力約二十萬，閻錫山自響應我軍後，與奉軍鏖戰井陘龍泉關涿州，在在予敵人以打擊，至是亦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爲前敵總指揮，商震徐永昌豐玉璽爲東中北路總指揮，轄五軍團，兵力在十五萬以上，第一第二第三集團軍，合計兵力在七十萬上下，此我方佈置也。

敵人方面，以張宗昌爲第一方面軍，擁六路三十餘軍，防津浦綫，孫傳芳爲第二方面軍，防魯西，楊宇霆張學良第三第四方面軍，以重兵攻晉，餘則防豫北，兵力與我相等。

雙方佈置既定，以山東爲中心之大戰，遂即開始。

(乙)第一集團軍之進取山東——此次北伐爲革命軍與軍閥最後之鬥爭，關係黨國之巨，我三軍合，分道擄伐，聲勢浩蕩，敵軍氣奪，四月九日蔣總司令在徐州下總攻擊令，第一集團軍任津浦綫正面，第二集團軍由豫東北分向津浦京漢二綫攻擊，第三集團軍亦同時向京漢京綏反守爲攻，第一集團軍所向無前，勢如破竹，險要如臨城及台兒莊至韓莊八十餘里之長堡壘，皆一鼓而下，嚙勝之復，俘獲官兵四萬餘人，敵望風北竄，以致有險可扼之界河，亦棄去不顧，惟孫傳芳蜂蠶肆虐，以悍股突入距徐州七十里之黃口，幸諸軍堵截迅速，襲取濟甯，孫軍全部遂滅。第一集團軍三路攻濟南，四月二十八日復泰安，同時斷膠濟路，濟南已在包圍之下，五月一日下濟南，俘獲官兵十萬人，張宗昌孫傳芳倉皇渡河北走，至是山東遂全爲我有，乃更進而揮軍北進，直掃幽燕。

(丙)克復幽燕與全國統一——先是，我軍之下泰安也，日本爲延長軍閥生命，藉遂其侵略野心，不惜出兵阻我前進，卒以我軍用兵神速，兵未及至，我已收復全齊，羞憤之下，竟直接與我挑釁，致成五三慘案。蔣總司令洞燭奸謀，不與之較，將第一集團軍重行分配，諸軍分道過河，第二集團軍亦克滋州大名，第三集團軍當津浦綫戰發，奉軍以全力進犯，卒能死守不退，聞濟南下，全綫反攻激戰七日夜，奉軍始北，自井陘石家莊直趨望都。第二集團軍於五月十二日下德州，十四日下滄州，第三集團軍於三十日下保定。初濟南慘案發生，蔣總司令復成立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爲總司令，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向京漢路進展，協助第二第三集團軍，旋有白崇禧率諸軍陸續北上，前鋒於二十六日抵正定，蔣總司令由徐州於三十日與馮玉祥閻錫山會石家莊，商會師京津之策，時京津已在包圍之內，又以我軍戰略神奇，敵人亡魂喪膽，無法抵抗，張作霖於六月三日出關，倭軍閥擬侵佔東三省，炸死作霖黃瓜屯，而北京天津，遂以和平接收。倭寇詭謀未遂，東三省改由張學良接管，已表服從，惟張宗昌褚玉璞尙思負固，蔣總司令原意期其自新，不意歷二三月之久，頑梗如故，乃決計東討，以白崇禧爲總指揮，於九月二日三路攻灤州，敵糾五萬人抗拒於唐山，大破之，九日克唐山，十三日克灤州，二十三日遂奏蕩平，俘獲官兵二萬餘人，張宗昌褚玉璞微服遁。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三省亦實行易幟，至此北伐大功告成。數十年來分崩離析之中國，遂復歸完整統一。

## 誓師北伐之後果

溯國民革命軍，自十五年七月九日廣州誓師，而至力捍孫吳二大軍閥兇鋒，迭取湘鄂贛閩浙皖，奠都南京，爲期不過九月，自廣州誓師而至消滅整個軍閥餘燼，收山東河北，完成北伐，爲期不過二年有半，忠勇將士，自二團至四十軍而至四集團軍，聲教所暨，自廣東一隅而至十八省而至二十二省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戰守之跡，犧牲之巨，實足動風雨而泣鬼神，震日星而搖河嶽，論其宏果，約有三端：

一、主義戰勝之備著宏效——民國以來，本黨主義，徧佈萬民，而軍閥內亂，多方阻撓，此次北伐，本黨以主義宣揚，終催敵焰，自是以後，全國同胞，乃益仰 總理遺謨弘遠，而主義之深入民心，與時俱進。迄於今茲抗戰之勝利，建國之光榮，固無不以此次北伐成功，主義戰勝爲其先導也。

二、統帥威德之感動人心——當日總司令，今 總裁受命於傾仄艱危之際，決策於羣疑震蕩之秋，特之以公忠，昭之以大信，堅貞出類，薄海歸誠，故四方豪傑，雲合景從，將士一心，上下一體，旌旗所指，黃童白叟，無不虛漿以迎，一時士氣，以蹈死爲榮，以倖生爲辱，前仆後繼，百折不撓，自此以後，領袖威德，徧佈遐邇，全國民心，有所依寄，迄茲抗戰建國之秋，用能萬衆一心，致力於民族復興之偉大工作，蓋於北伐之役，早樹宏基也。

三、軍閥勢力之絕底清除——民國以來，分崩離析，靡有已時，軍閥亂政，實其主因，自北伐成功，全國一統，軍閥勢力，因而清除，遂乃得以埋頭建設，展佈新猷，用是得以奠定今茲民族復興之始基，此誓師北伐典禮之舉行之永垂庥光，炳耀史冊，而其所以爲本黨最光榮之一紀念日也。

附錄：

## 團結精神加緊努力

蔣總裁

——二十五年七月九日——

各將士各學生：十年以前的今天就是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我們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我們

所有在北方在南方和在兩廣的全體武裝同志，大家承受黨命，共同一致，爲實現 總理的三民主義而努力奮鬥犧牲，同時黨裏面各位前輩和一般同志也共同一致的來指導奮鬥，由於這共同一致的努力，終於完成北伐的使命，實現國家的統一，奠定革命的基礎，到今天我們能够在 總理陵墓所在的首都舉行這個莊嚴隆重的北伐誓師十週年紀念典禮，各位須知道這不是等閒的事，今天這個日子，實在是我們全體將士全黨同志和全國同胞一個最光榮的紀念日，就是國民革命一個最重要的紀念日，我們臨到今日這個偉大的紀念日一方面覺得很光榮。一方面更要想到領導我們革命的 總理，已經逝世了，與我們共患難同生死的一般將士，先先後後死的傷的已經三十餘萬，其他爲革命而死傷的同志同胞，更屬不可計量，我們想到這十年以來，我們一般將士和同志同胞不知爲革命爲主義爲國家流了多少的血汗，犧牲了多少的生命，今天在場的和沒有在場的全體武裝同志，不能不格外奮鬥努力，來實行三民主義，完成我們 總理與死的一般將士之遺志。今天是民國三十五年到了，民國三十五年我們一定要舉行一個完成第二期國民革命的盛大典禮，希望全體武裝同志，以及全黨同志，全國同胞，大家抱定此志，精誠團結，共同一致的加緊努力，完成今後十年偉大的革命事實。今天受檢閱的全體將士，和全體學生，都要知道我們完成國民革命建設中華民國，當然要有健全的革命武力，所謂健全的革命武力，不僅是要有精良的武器，尤其要有能運用武器之健全的革命軍人，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全體將士必須人人有高尚的精神和道德，也就是要遵照 總理指示的恢復中國固有道德來發揚革命精神，才能充實革命武力，達到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目的，現在趁分列式檢閱完畢之後特將中國固有道德精神所在之陸海空軍，軍人讀訓十條宣讀一遍，大家循聲朗誦之後，要永遠切實遵行，（以下由 蔣委員長逐條領導宣讀，全場一致隨同朗讀）中華民國陸海空軍人讀訓十條：第一條，實行三民主義，捍衛國家，不容有違背怠忽之行爲；第二條，擁護國民政府，服從長官，不容有虛偽背離之行爲；第三條，

敬愛袍澤，保護人民，不容有倨傲粗暴之行爲；第四條，盡忠守職，奉行命令，不容有延誤怯懦之行爲；第五條，嚴守紀律，勇敢果決，不容有廢弛敷衍之行爲；第六條，團結精神協同一致，不容有散慢推諉之行爲；第七條，負責雪恥，崇尚武德，不容有污辱貪圖之行爲；第八條，刻苦耐勞，節儉樸實，不容有奢侈浮滑之行爲；第九條，注重禮節，整肅儀容，不容有放蕩浪漫之行爲；第十條，誠心修過，篤守信義，不容有卑賤詐僞之行爲。



## 五月五日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講述資料

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因

### 一、護法運動之由來

(1) 總理民元之辭職及臨時約法之重要

(2) 約法被毀之經過

### 二、本黨護法運動之經過

(1) 護法軍政府之成立

(2) 自軍政府成立至改組時之護法運動

革命政府成立之經過

### 一、粵軍回粵

### 二、革命政府之成立

革命政府成立之後果

## 五月五日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講述資料

民國十年五月五日，革命政府成立於廣州，總理就任大總統職，論其前因，蓋所以繼承本黨護法之事業。言其後果，蓋因之而樹立北伐成功之宏基。故此一革命紀念日，意義備極偉大莊嚴，實本黨致力國民革命之一重要樞紐也。謹就其前因，經過，及後果敷陳史實如次。

### 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因

#### (一) 護法運動之由來

總理於民十年陳炯明叛變後，發表宣言有云：「六年以來，國內戰爭，爲護法與非法之爭……：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此蓋追述民十年革命政府成立之主旨，乃在於貫徹護法之大業也。故以言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因，首必溯及於護法運動之由來，分言之。

(一) 總理民元之辭職及臨時約法之重要——先是辛亥革命，既告成功，民元元旦，總理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清帝退位，南北統一，總理「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於鐵路事業」。(見總理在廣州就革命政府大總統職宣言)此固欲使袁世凱矢忠民國而自身得致全力於物質建設，爲國家樹長治久安之計也。

當是時，共和初建，數千年來專制餘孽，深入人心，驕兵悍將而興帝王迷夢者，所在多有，總理遠矚高瞻，知非從事於國家根本大法之建立，未足以杜漸防微而保障民國於久遠，因之有民元三月十一日約法之公佈。

總理有言：「夫約法者，民國開創時國民真意之所發表，而實賴前此優秀之士，出無量代價以購得之者。違反約法者，則願與國人共棄之，尊重約法者，則願與國民共助之。」（見民五主張恢復約法宣言）其所以尊重約法者備至，蓋在臨時約法七章五十六條中，既嚴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約法第二條）更確定參議院有決議公債徵募權有對國務員提出質問及對大總統謀叛行為有彈劾之特權。（第十九條）並規定臨時大總統由參議員選舉，及「任命國務員及外大使公使，須由參議員之同意。」（第二十九，三十四各條）復又有「憲法未施行前，本約法之效力與憲法等」（第五十四條）之規定。義正詞嚴，充分表現主權在民之精神，足使獨夫悍將之欲謀害民國者，有所憚而不敢爲。故在當日，無約法，則野心者必爲所欲爲，而共和政體，勢必隨時可覆。約法之所以足爲共和政體之保障，及建樹中華民國宏基於久遠者，其原因在此。此後袁世凱以迄北洋軍閥危害民國而首必出之以摧殘國會，毀棄約法者，原因亦在此，而總理對毀法壞紀者之必須集全力相抗衡，以從事於護法運動者，原因尤在於此。

（二）約法被毀之經過——先是民國共和政體既因袁世凱民二解散國會，民五帝制自爲而中斷，以本黨二次革命，肇和起義及雲南起義諸役之奮鬥，斃袁氏而重光，民五七月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袁氏，以段祺瑞任內閣總理，徇總理之電請，乃申令恢復國會，遵行民元約法，不旋踵而黎段交惡，段氏去職，叛督與兵，黎氏自危，引虎自衛，因之張勳入京，於民六年六月十二日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勒令議員出京。而爲復辟之準備，約法重毀，迄於段氏驅張擁馮國璋爲總統而自行復職，始終置黎氏所解散之國會於不顧，約法之恢復無望，國會之道統中截，總理乃於七月十九日率兩海艦至廣州從事護法，八月二十二日程璧光亦率海軍南下，此約法被毀之經過，護法運動之所從來也。

## （二）本黨護法運動之經過

(一) 護法軍政府之成立——總理之至粵也，即電請國會議員至廣州開會，并電請黎元洪南下執行大總統職權，蓋以保持民元臨時約法之體制而貫徹護法之主張也。黎不敢來，而馮段又已另組偽府。國會議員乃於八月三十日開非常會議，三十一日，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見大綱第一條)九月一日選舉 總理爲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爲元帥，九月十日 總理就大元帥職，護法軍政府，遂宣告成立。蓋一以恢復約法爲職志也。

(二) 自軍政府成立至改組時之護法運動——軍政府之成立也，自主各省，聞風向義，宣言護法，馮段派遣入攻川湘之逆軍，次第蕩平，內則叛軍悍將，有所憚而不敢爲，外則帝國主義若日本者勾結軍閥，有所懼而不敢肆，國會重開，法統再造，此次護法運動之裨益於民國者，實至鉅大。

乃軍政府成立不久，民七一月粵督莫榮新既擅殺軍政府衛兵，而叛上犯紀於先，桂系軍閥陸榮廷又蠱惑國會議員，倡議改組軍政府，而破壞護法運動於後。 總理痛惜其非，遂乃於七年五月辭大元帥職，十八日非常國會通過軍政府組織修正案，二十日舉 總理及伍廷芳，唐繼堯，唐紹儀，陸榮廷，林葆懌，岑春煊等爲總裁。以岑春煊爲主席，蓋假救國護法之美名，欲收議和分贓之實惠。 總理痛心於軍閥亂法，南與北如一邱之貉，乃去粵赴滬，然護法之志，始終不懈。

自是以後， 總理身雖留滬，而川滇黔民，內向情殷，閩南、湘南、鄂西、陝西等護法區域，忠義不渝。(見 總理及伍廷芳、唐繼堯、唐紹儀民九、六月三日通電)蓋以經 總理之苦口，瘡舌，感應自深，故護法之運動，薪盡火傳，本不因桂系之把持阻遏而終止也。卒之有粵軍回粵之舉，而奠定革命政府成立於廣州之基礎。此護法運動之所以爲革命政府成立之先河也。

## 革命政府成立之經過

(一) 粵軍回粵

護法軍政府，因桂系軍閥之撓阻而改組，自是 總理在滬整理黨務，擴充革命力量之餘，從事著述而有知難行易學說之發明。出國人思想於迷津，破黨人心理之大敵。

先是 總理南下護法，朱慶瀾以親軍二十營奉諸 總理 總理委陳炯明為總司令，改為護法北伐之師，命率以援閩，更助之以鄧鏗，許崇智。不久而得漳州，遂駐閩南。

軍政府既改組，桂系軍閥，把持政府，通敵自肥， 總理與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於九年六月三日通電，否認其私自議和犧牲護法之主張，且有軍政府移滇之議。直皖戰起，桂直相結，桂系遣軍入閩，雖以助直抗皖為口實，主旨實欲消滅在閩粵軍也。 總理乃命粵軍回粵。

粵軍奉命，於是年八月十六日自閩南漳州誓師出發，以許崇智、鄧鏗統軍分三路回粵，右翼自永定，上杭等處進攻梅縣興寧，中路由平和循饒平以出高陂，左翼由紹安進澄海而圖潮汕。師行所至，大破桂軍沈鴻英林虎所部於河源等處，直迫廣州。而虎門要塞於九月六日為朱執信所佔領，尤使桂系寒心。各地民軍，紛起響應，李福林、魏邦平更獨立於廣州對岸之河南桂系交通完全被扼。岑春煊乃於十月二十四日通電解除軍政府職務，二十六日莫榮新率殘部出逃，粵軍遂入廣州。出師以來，不三月而底定全粵，以鄧鏗、許崇智之策劃合度，朱執信等之響應有方，最著勳勞。而朱執信且於此役以調解民軍殉國焉。

自是，三年來阻撓護法運動之桂系勢力。乃告清除， 總理遂偕伍廷芳及唐紹儀等回粵，召開政務會議，恢復軍政府，並於十二月發表宣言謂：

「三年以來，本政府欲以和平之方法，使毀法賣國之人厭亂悔禍，對內必使法律之效力勝武力，對外必使賣國條件，悉行解除，俾建設事業，得以具舉，是以停戰言和，乃岑春煊等與北方暗中勾結

，各謀私利，本政府乃令粵軍返粵，將內亂之人，悉行清除。

今再宣言曰：北方行動，最有害於國者三：一、利用軍閥，盜竊政權。二、以善後賑災等爲名。欲欺騙新銀行團，而得未經國民承認之借款，擅加國民之負擔。三、宣佈僞統一，自認非法，而又以無國法上地位之機關，擅令各舉行僞國會選舉，凡此三者，苟有其一，已足破壞和平，陷國家於危境，本政府仍盼北方速行摒除軍閥，停止借款，取消僞令，庶可相見以誠，繼續和會，爲正當之解決，以副人民之希望。

大惡清除，光明重現，於是護法運動之進行，轉趨積極，此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事也。

## (二) 革命政府之成立

先是，民七九月，北京僞政府馮段交惡，馮國璋任滿去職，段祺瑞擁徐世昌爲大總統，十月十日徐氏宣稱就職，淆亂聽聞，迷惑外邦，以政府名義，濫借外款，犧牲國權，且北京僞府及新議會，無法律根據，事實上爲篡竊中樞之僞政府，國會非常會議，因於對外建立外交關係，對內維持法統尊嚴計，爰於十年四月七日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依大綱第二條，於是月十日選舉 總理爲大總統，昭告全國，以示約法之尊嚴猶昔，革命之勢力長存也。

五月五日， 總理就大總統職於廣州，任命閣員，以伍廷芳爲外交總長，陳炯明爲陸軍兼內政部長，湯廷光爲海軍總長，唐紹儀爲財政總長，徐謙爲司法總長，李烈鈞爲參謀總長。馬君武爲祕書長。 總理更發表對內宣言，揭發地方自治及經濟建設兩大要義，以勵國人，更以革命政府成立之莊嚴的意義宣告列國。於是此負荷護法大責之革命政府，遂宣告成立。前以繼民元以來討袁護法未竟之大業，復以建清除軍閥之宏基，實以此爲一重要樞紐也。

## 革命政府成立之後果

革命政府之成立，就其後果言之。

其一、保持法統——北京僞府，產自毫無法律根據之國會，必有此革命政府之建立，然後乃以保持約法尊嚴，而用以鞏固民國基礎於久遠。約法之永不能毀，始大白於天下。

其二、維繫人心——時在當日，以僞府不法，悍將逞兵，省自爲政，羣情惶恐，自革命政府，宣告建立，於是民心有所歸向，民十一北伐之役，義師所至，民衆郊迎，實由於此。

其三、樹統一之宏基——革命政府既經成立，聲威所至，遍及全國，用是十年夏間，出師西上，直抵南寧，不旋踵而肅清全桂，平定兩粵，然後分師北伐，直掃湘贛，雖由於陳炯明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叛變，致軍閥殘餘，得延殘喘，而後此民十三年之底定兩粵，十五年之出師北伐，實亦由此役之戰勝攻取先壯聲威。

其四、樹立國際威信——當日北京僞府，濫借鉅款，辱國喪權，以致國際間視中國政府如無物，自革命政府成立後，昭告列邦，阻遏非法借款，於是列國乃知中國合法政府之凜然不可犯，對軍閥政府之朋比勾結，有所憚而不敢爲，此其伸民氣於遐方，樹國格於久遠，則尤革命政府成立所產生宏效中之最顯著者。

民十年五月五日革命政府之成立，以護法運動爲前因，用以產生繼續北伐之後果，艱辛奮鬥者，時逾十載，卒保法統於不墮，奠國基於永遠，此則吾人於斯莊嚴偉大之紀念日中，所尤當永矢勿忘者也。

附錄：

## 革命政府成立之意義

林主席森

——二十六年五月五日在中山門外 總理陵墓——

今日是民國十年 總理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的一天，這個日子在本黨和中華民國的歷史上，都是佔着最光榮和最可寶貴的一頁，而是值得我們來特別紀念的。

自從民國六年北方發生戰法的事情 總理爲維護民國的基礎起見，便是在年七月十七日親率海軍南下護法，不過這時盤據西南方面的陸榮廷，莫榮新等，另有目的，並非真爲護法，所以遇事從中作梗，到了民國九年直皖戰爭發生，莫等更和直系勾結，藉口助戰，派兵入閩，實則想順路先消滅粵軍，因爲那時本黨黨員多集中於廣東，革命情緒很奮張，於是 總理乃命粵軍回粵，裁定叛逆，不滿三月，便把全省規復，莫等也相繼逃走， 總理回到廣州之後，爲貫徹護法目的，更主張設立正式政府，選舉總統，大多數國會議員都贊成，不過當時滇之唐繼堯，浙之盧永祥等，正盛倡聯省自治，陳炯明和他的部下洪兆麟，葉舉等，也附和其說，但這種人究係少數，卒之由許崇智，鄧鏗諸同志在軍隊中主持，必須成立正式政府，國會非常會議才於四月七日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依大綱第二條的規定，於四月十日選舉 總理爲大總統，五月五日 總理便在廣州就總統職，同時革命政府也就成立了，這就是十六年以前今天的事。當日 總理就任大總統有甚麼意義呢？這當中的道理，可分對內和對外兩點來說。就對內方面說，第一，當時的北京政府就是非法產生的，自然不能代表國家，所以爲促進國家的法治精神起見，就非另行組織一個合法的中央政府不可。第二，因當時無合法的中國政府存在，所以上下無所適從，便釀成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那末爲促進國家的統一起見，也



非建立一個合法的中央政府不可，第三，當時全國既陷於混亂局面之下，人民的利益便毫無保障，因此爲解除人民的痛苦起見，也有組織以人民利益爲前提的政府之必要，第四，民國的基礎原是建立在約法上面，約法被毀，民國存在的根據不免動搖，所以爲要鞏固民國的基礎，組織合法的政府實在是異常重要，我們看當日 總理的就職宣言說，「文誓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從這幾句話當中，就很可能看出當日革命政府成立的理由和根據所在了。

再就對外方面來說，當時的北方政府大借外債，損害國家的利益，如果不另行組織合法的中央政府，便不能阻止他們的非法行爲，斷絕他們和外人的關係，來達到保護國家利益的目的，自從那日革命政府成立以後，北方偽政府的一切行爲，便不能無顧忌，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無形之中已得到了一層保障，同時本黨在南方的勢力，從此日漸擴張和鞏固，直到民國十五年由這種革命勢力伸張的結果，進而誓師北伐，不上兩年的工夫，便把全國統一，所以我們推源現在統一局面的形成，歸根究底，不能不說是由於十六年前的今天所立下來的基础，所以這一天在本黨和中華民國的歷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今天我們在全國統一局面之下來紀念這個偉大的日子，使我們對於 總理艱難締造的精神，和諸同志同胞當年犧牲奮鬥的意志，實在不能不表示無限的景仰。

#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黨史講述資料

## 一 陳炯明叛變之由來

陳炯明夙抱帝王思想，辛亥遭際時會，起義惠州，民國元二年，迭任廣州都督，全省綏靖督辦，粵軍總司令等職，挾其固有惠州起義民軍，及收編前清舊巡防營吳祥達洪兆麟等部（俗謂湘軍），屢加擴展，造成一系武力，威權儼如皇帝，然能平定反側（民元王和順等民軍暴戾，俱被壓服），懲治匪盜，嚴禁烟賭（廣東烟賭元二年間幾乎肅清，犯者即殺），留心吏治，提倡實業，善於籠絡紳士富商，聲譽隨勢位以俱隆。總理亦深倚任，癸丑討袁敗後，旅居星加坡，尤得僑商張永福林義順等歡心，惟與胡漢民任都督及省長時，事多齟齬，積不相能。總理在日本改組中華革命黨，未往參加。民五回香港，謀討龍，別樹一幟，不與總理所派各同志聯合，形迹若稍乖異。民六總理在滬將率海軍南下護法，則又馳滬趨謁投効。總理以爲最宜負奠定粵局之責，黃埔大元帥府成立，即設法撥廣東省長公署警衛隊二十營，與以粵軍總司令，統至汕頭，陳藉此基本，干桂系粵督陳炳焜莫榮新及惠州護軍使潮梅鎮守使層層監視下，密招舊部，艱苦經營，半年有餘，擴成二師，當時大元帥所屬滇軍贛軍福軍海軍皆相與調護，潮梅人士擁戴於內，南洋僑商接濟於外，衆望益翕然歸之。民七夏，桂系議改帥制，私和北方，推翻護法，陳率粵軍開往閩南。總理辭大元帥，將赴日本，迂道汕頭，陳已出發圍遼，復返三河壩迎謁，密受機宜，別後入駐漳州，總理旋由日歸滬，陳自此遙承命令，撫綏軍民，和圖拒桂，總理命許崇智廖仲愷等助之，滬漳之間信使函電往來頻繁，總理推心置腹，陳亦感動，情如父子師弟。民八五四運動，全國學潮震盪，陳以閒暇，亦招致陳獨秀在漳，大倡共產主義。民九總理於粵贛川黔滇湘，佈成包圍桂系之勢，遠且與李系皖系協謀，粵軍已陸續擴至兩軍

六師，若干獨立旅。總理並召美洲華僑同志，爲預備飛機隊，全軍裝備精良，餉糈充足，外有華僑義勇隊暨粵中各民軍，伏惠潮梅粵中諸地，爲之後援，是秋九月，粵軍回粵，一戰而克潮汕，再戰而克惠州。不三月而盤踞廣東之桂系崩潰，莫榮新出走，督軍一職取消，此雖由陳炯明之勞，然實總理提挈全黨共赴之力也，而陳竟獨自居功，視廣東爲奪得之地盤，霸佔政權財權，蔑視同黨，驕悍跋扈，總理令促乘勝西征，肅清全桂，輒藉詞推宕。十年春非常國會重集粵垣，繼續護法，議組正式政府，陳陰加反對，而與湖南省長趙恆惕等電倡聯省自治，保境息民，希圖割據。總理被選爲大總統，五月五日毅然就職，與陳以陸軍部長內政部長，連原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身兼四職，始亦相安。俄北方非法總統徐世昌，與直系軍閥吳佩孚，援助在南甯之兩廣巡閱使陸榮廷，嗾反攻粵。總理再命陳西征，並命駐屯湘邊及北江之滇軍朱培德，贛軍彭程萬，黔軍谷正倫，粵軍許崇智，駐西江之福軍李福林，分路出攻，又以國會議員鄒魯所荐范其務，密往梧州，約桂軍師長劉震寰內應。六月十六日，陳所部粵軍，始徐徐動，因劉震寰之力，西江北江各軍進行甚利，七月十五日，福軍劉軍克南寧，八月二十一日，許部粵軍等克桂林，九月三十日福軍與陳部粵軍等進克龍州，陸榮廷節節敗退，遂逃安南，其將領陳炳焜譚浩明沈鴻英馬濟等，分路逃亡，自民國二年，世所稱桂系軍閥，至此完全破滅，總理命總統府祕書長馬君武，出任廣西省長，與民更始，陳炯明爭之不得，更率其親信葉舉等，出駐南寧，總理以廣西已定，命陳北伐，時北方奉直兩軍閥失和，奉系派人來粵，有所洽商，機會良好，乃陳藉口兩廣地方善後，堅執不可。總理不得已，決自督師，命祕書長謝持，陸軍部次長程潛，財政部次長廖仲愷，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留守粵垣，率胡漢民暨幕僚衛隊等赴桂，抵梧州，命漢民先往桂林組設大本營，而自折往南寧，再諭陳以決編滇黔贛許李諸部爲北伐軍，入湘，勉維後方，接濟餉械，陳唯唯。總理仍由梧赴桂林，陳則逕返廣州，十一年一月，大本營屢電

催餉，俱不應，反以準備半年再行出師爲請，詭電趙恆惕以湘軍民名義阻大軍入境，總理派員往衡州，商北伐軍過境辦法，駐軍謝國光等力言，湘軍民毫無阻撓北伐意，擬在衡設大本營行營，二月下旬，北伐軍次第至全州，已臨湘境，陳仍無接濟，總理懇切致電，並函囑廖仲愷及粵軍總司令鄧蔭鏗，協同敦促，三月中皖系軍學界老教官周孝懷，至香港，鄧蔭鏗因有師生之誼，往港歡迎，二十一日乘車返省，至大沙頭車站，爲陳炯明族弟陳達生買兇刺殺，獲兇供認，因鏗兼任粵軍第一師長，前曾挑選該師精兵，編總統府鞏衛團，現又擬選一團，並與廖仲愷迫解北伐軍餉之故，大本營得報，人人憤慨，二十六日議決，回師鎮懾，改道北伐。四月十二日，各軍陸續回到梧州。十六日議決取道北江入贛，大本營移設韶關。十九日總理命免陳內政部長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職，留任陸軍部長，以外交部長伍廷芳兼內政部長及省長，粵軍總司令卽予裁撤，所有粵軍歸大本營直轄。二十三日，大本營督各軍進至三水，是晚陳離省，入惠州，所部軍隊，悉移石龍虎門佈防，惟鄧蔭鏗舊部第一師未移。二十四日總理進省，收回第一師，以樑鴻楷繼任師長，大本營幕僚處主任，蔣中正言曰：「陳炯明反矣，請卽進軍石龍惠州，解決後，再回師消滅其在柱之葉舉等部，庶免後患」。總理謂：「陳叛迹未彰，且粵軍數年奮鬥，不忍消滅，兩廣地方軍務，擬仍交陳管理，結以殊恩，當知感悔」。文官長胡漢民參軍黃大偉督程次長潛，魏司令邦平，均言葉舉在桂，不宜操之過急」。總理又令北伐軍不得入省城，卽由三水上廣三鐵路車，接粵漢路疾進，集中韶關南雄仁化，大本營同行，中正閉命，稱病，赴上海。二十七日總理命海軍部長湯廷光，收回粵漢軍軍艦，（原由粵漢總司令兼轄）二十八日北方奉直兩軍，在北京天津間開戰，總理以大局緊張，粵內部益不可決裂，仍函電及派員勸陳，惟於北伐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前，陳僞答既留長陸軍，祇稍休息，卽出効力，並請任命葉舉爲粵桂邊防督辦，所部分駐肇陽羅高雷欽廉與梧州鬱林，總理准之，五月五日，奉軍爲直軍所敗，

退往灤州。六日 總理急蒞韶誓師，分兵三路，中路參謀總長李烈鈞指揮滇贛二軍攻南安，右路粵軍第二軍長許崇智，指揮該軍及第二師與福軍，攻信豐，左路黃大偉爲新編粵軍第一路司令，指揮該軍攻崇義上猶，均以贛州爲目的地，十四十五等日，葉舉等部還集廣州，分佔省城內外高地，暨各要塞，並不分駐各縣， 總理得報，電令葉加入北伐，又不遵，反要求恢復陳炯明粵軍總司令職，和濟與國會議員居正，由省往惠晤陳，陳則要求兩廣巡閱使。二十七日 總理乃命陳以陸軍部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覆稱願竭能力，以副委任，已飭葉舉等回防，然葉舉實佔地如故，且日向財政部代理部務廖仲愷索餉，仲愷因電大本營請示，且請 總理暫歸主持，時粵中謠言紛起，葉駐觀音山，原爲粵軍第一軍長，突自稱粵軍總指揮，六月一日 總理令胡漢民留守大本營，自率衛士一隊回總統府，府在觀音山麓，內駐鞏衛軍一團， 總理令飭除留一連外，其餘均開往前方，並派員往諭葉舉，財部供給各軍餉糈，從無歧視，地方軍隊既不北伐，即應回防，而北伐軍直戰事，已將結束，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謂非法總統徐世昌祖奉，迫徐退位，請黎元洪復總統職，恢復民國六年被解散之國會，其用意蓋欲杜廣州新設總統府護法北伐之口實，於是大局又一轉變，六日 總理發對外宣言，申明國會既在廣州，依法選舉總統，謂列強勿承認北京之新僞總統，又對內宣言，略謂：「比年以內，北方握兵秉政之人，有痛憐國難贊同護法，戡亂之主張者，本大總統無不樂與開誠相見，頃聞徐世昌業已潛逃，直軍諸將，亦有表示服從國會之事，欲使今日以後，國會有自由行使其職權，不再受非法蹂躪，第一當懲辦禍國罪魁，第二當保護國會安全，直軍應先將所部兵額半數，由政府改爲工兵，以作停戰條件，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加以改編，直軍諸將，如能履行此項條件，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罷兵」。世稱此爲工兵政策，八日召集新聞記者，囑以輿論制裁葉舉，並召陳炯明來省，陳仍不來，十三日大本營捷報，北伐軍於十二夜克贛州城，贛督陳光遠辭職，吳佩孚電派

蔡成勛爲援贛總司令，沈鴻英援贛攻粵等語。十四日陳電總統府賀捷。十五日又電請廖仲愷往惠有要事面商，而是夜乃實行叛變矣。

## 二 總理駐守永豐艦及避難赴上海

六月十五夜半後即十六日晨三四時間，粵軍第二師長洪兆麟爲首叛變，在觀音山開砲擊總統府，先是夜九時許，祕書長謝持祕書林直勉參軍林樹巍，探悉陳炯明爲警援吳佩孚電飭葉舉指揮各軍，進奪韶關，葉已在白雲山與洪兆麟李雲復等議決即晚攻總統府，魏邦平亦得此耗，先後報告，且請離府暫避，總理俱不信，謂「競存縱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共患難，素有情感，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爲虐」又謂「我在省之鞏衛軍，既撤赴韶關，此卽示以對陳無敵視之意，倘彼果欲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拙計，如敢明目張胆，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謂「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避，輕棄我人民代表付託之重」，十二時返私室欲就寢，室在粵秀樓，有天橋相通，乃二時許，樹巍又入告，據粵軍官賴達，自燕塘營中奔訴，各營正造飯，飯訖卽發動，葉舉傳令，已備現款二十萬，爲謀害總統之賞金，事成准大放假三日（大放假卽粵軍中縱兵劫掠姦淫也）等語，總理猶未信，俄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始飭衛士防禦，此時約已三時，直勉等復請離府，總理謂「競存果敢叛亂，戡亂平逆，是我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夫人宋慶齡，時居樓，再三婉勸，出登軍艦，可在艦上指揮，剿平叛逆，總理仍堅拒，樹巍直勉與大本營輸送隊長陸志雲，見事已急，乃以三人臂力，強挽總理下樓，步行出府，府旁街巷，皆有叛兵步哨，直勉被盤詰數次，答以父病求醫，幸得通過，出至長堤甫抵海珠海軍司令部，觀音山上砲聲已起。總理面諭

海軍總司令溫樹德，着各艦準備作戰，又手令魏邦平，擊賊安民，令粵漢鐵路警備司令許崇灝，固守黃沙車站，即乘小輪，至白鵝潭，登楚豫艦，命直轄草檄發電，暴陳逆之罪，隨命楚豫開赴長洲，召集各艦長會議，時爲十六日拂曉矣，觀晉山叛軍，下攻粵秀樓，樓中衛士五十餘人與戰，至上午八時，衛士長姚觀順，見勢危，派二人保衛宋慶齡，由天橋至府，十二時，樓已大半被毀，逆軍旅長李雲復，更攻府正門，並注煤油楚燬天橋，鞏衛軍守府門，衛士急趨府集合禦戰，下午十二時，總理所召各艦，齊集二沙頭，改登永豐艦，得魏邦平報稱，手令奉悉，惟所部被困，擬以中立調和爲名，突圍至某處後擊賊，又得報，粵秀樓起火，黃沙車站失守，全城各機關均被奪。總理以陸地既爲叛軍所佔，命各艦集中黃埔，四時衛士與守府門之鞏衛軍，已死傷過半，姚觀順亦受傷，忽衛戍司令部軍官一人，手揚小旗，言來調和，與鞏衛隊長馬湘黃惠龍副官陳煊立談間，府門前兩層大鐵柵，被叛軍衝開，一擁而入，肆往各室搜劫財物，宋慶齡與二衛士暨餘存戰士，乘亂易裝脫險而出，十七日晨六時，外交部長伍廷芳，自沙面偕魏邦平乘輪至永豐艦晉謁。總理語廷芳以今日率艦隊，進攻逆軍，並命邦平速率所部，至大沙頭策應，廷芳返沙面即通告各國領事，嚴守中立，總理旋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七艦，由黃埔經車至砲台，駛入白鵝潭，對白雲山觀晉山之叛軍發砲，更沿長堤向東，開槍射擊，叛軍死傷數百，知大沙頭魏邦平所部陳章甫，受叛軍運動無人策應，下午二時，叛軍潰者復聚，伏長堤及河南岸邊，還槍夾擊，又於瘦狗嶺開砲，幾中楚豫艦，死艦上水兵數名，豫章水兵，受傷尤衆，是日溫樹德司令座艦永翔，獨未發砲，總理旋命退回黃埔，是夜命就長洲要塞之魚雷局，設立大元帥行營，派林樹巍爲參軍主任，林直勉爲祕書主任，兼管會計，祕書長謝持，往香港密設機關，與各方交通，居正駐沙面，探聽敵情，兼籌接濟，又以陸上兵力太薄，命韓恢爲討賊總司令，程潛爲湘軍總司令，謝良牧爲中路總司令，各自募兵，組織，遇戰時以潛爲總指揮，自是在黃埔駐守

二旬有餘，至七月九日，長洲魚雷局行營，爲逆軍砲毀，要塞失守，十日乃率永豐楚豫豫章廣玉寶璧五艦，復入白鵝潭，駐守三旬，至八月九日，聞北伐軍回師失敗，乃離艦赴香港，十日由港赴上海，十四日抵滬登陸，與本黨及各方，再籌討賊，計在永豐艦蒙難五十餘日，其間陳逆葉舉等，圖襲謀害，運動離間，種種手段，惡毒已極，如（一）總理初駐黃埔之次日（六月十八），陳葉等即聯名電伍總長廷芳，公然要求總統下野，以素受總理提挈倚畀之人，統率號稱黨軍之軍隊（粵軍自辛亥光復即有黨軍之名，此次叛變前洪逆兆麟所部，亦在中國國民黨廣州辦事處全體加盟），一變至此，廷芳憂憤致病，于二十三日逝世，（二）運動溫樹德，詐稱商議停戰，率永翔同安二艦返省河，並騙去長洲要塞司令部砲門。（三）砲毀行營之前一日（七月八日），以重金運動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駛離黃埔，迫永豐等艦，非降即退，既砲毀行營，逆軍鍾景棠直撲要塞，要塞部兵因失砲門，而海軍陸戰隊司令孫祥夫又受運動，豎白旗附敵，長洲要塞遂致失守。（四）總理放棄黃埔，復率艦入白鵝潭時，逆軍在車至砲台，密集野戰砲轟擊，幸總理之福，蔣參謀長中正在艦面之指揮若定，永豐等艦官長士兵之忠勇奮發，乃得通過，此外如電騙廖仲愷至石龍，即被扣留，嗣加鎖鎖，押往石井兵工廠，廣三鐵路局長夏重民被殺。又如總理駐守白鵝潭之後，始則託廣州海關稅務司英人夏某，出而干涉，繼則託廣州市商民名義，出而調解，忽和平懇求，忽強硬恐嚇，又繼則僱用外人，施放水雷，圖炸永豐座艦，終則更變襲擊方法，擬一面賄買座艦士兵，不加抵抗，一面賄買某艦官長，假作抵抗，而發砲向沙面租界射擊，使外人以拳匪之名，嫁禍總統，陳葉等忍心害理，蔑以復加，然總理能得天助，前幕僚處主任蔣中正初在滬聞變，即南下赴難，六月二十四日抵黃埔。總理任爲參謀長，日夕在艦籌劃軍機，如七月八日夜三大艦離黃埔時，總理立命永豐等艦，亦起錨向黃埔上流海心岡駛往長洲後方之新造村海面，原長洲對岸魚珠牛山兩砲台，爲叛軍所踞，三大艦泊海中間，永豐等艦泊長洲近



岸，常藉三大艦屏蔽，三大藉去，則皆直對魚珠，受其其砲火監制，而海心岡平日，水深只約六尺，永豐等艦無路可退，將任叛軍所爲，不知海心岡水，近忽深踰十五尺，總理派人測定，臨時應變，不致中計，此天助一也，自總理令募組陸上軍隊，黃埔附近民軍起義，計徐樹榮部二百餘人，李天德李安邦各百餘人，謝良牧中路司令亦募得數十人，連同要塞司令部及海軍陸戰隊共千餘人，長洲要塞已失，此各民軍，士氣猶盛，總理商參謀長，即令五艦轉進省河，陸上軍隊隨行，各艦長初慮車至砲台不能通過，或請退往西江，總理奮然曰：「民國存亡，在此一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令永豐座艦當先，各艦依次而前，向車至猛擊，駛近砲台，逆軍野戰砲隊二營，彈如雨霰，各艦冒彈衝擊，申正在座艦艦面指揮。總理在艙內端坐觀書，陸上隨行各軍，亦拚命進攻，卒之各艦次第通過，陸上軍隊亦克東廊一帶，此天助二也。七月十九日逆軍水雷之圖炸座艦，於距二丈餘處爆發，當時總理方在艦午膳，而雷性微弱，炸力僅激起水浪，此天助三也。最後更變襲擊方法，欲引起外人大交涉，總理得報，謂：「吾信陳炯明或有此計，然幸今日已敗露，吾可通告各國領事，囑謀自衛，如果出此，陳當自負其責」，敵卒自知洩漏，未敢實行，此天助四也。至北伐軍之回師，乃由總理初駐黃埔之第三日（六月十九），以手書致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彭程萬黃大偉李福林梁鴻楷，令率各軍回粵平亂，中有「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攻殲此叛逆」一語，至三大艦受運動離黃埔日（七月八日），始得許崇智等覆電，文曰「聞變星夜回師平亂救帥」，電係六月二十八日贛州發，由上海水電轉經香港遞至，時電訊交通，多被北方軍閥陳渠叛軍截阻，及總理移駐白鵝潭旬日後（七月二十及二十一等日），始得北伐軍克翁源圍雷關報告，嗣後居正在沙面，雖多派員往前方探報軍情，然兩方報告，均或到或否，若斷若續，蓋被逆軍沿途檢捕，甚至逆軍偵探，遍佈長堤河南兩岸，雖送至省，而不能到沙面達艦上。總理與中正日在艦盼望消息至苦，八月六日，沙面外人傳言，南維已被逆軍攻陷，七

日各方消息皆言北伐軍敗退，八日居正程潛由沙面至艦，商議行止，九日總統府顧問美國人那文至艦言，上月杪北伐軍確已失敗，南雄爲由贛南下之北軍佔領，北伐軍已於六日退往龍南，總理乃允駐沙面英總領事之請，偕蔣參謀長等轉乘英砲艦摩漢號於九日下午赴香港，十日乘俄國皇后郵船赴滬。其在艦駐守及轉乘英艦與艦隊善後各詳細情形，蔣中正著總理廣州蒙難記，所述最備，又宋慶齡著廣州脫險記，述叛軍初變情景亦詳，均有單行本，茲不錄。

### 三 討賊復粵與悉平叛逆統一廣東

總理於十四日晨抵滬登岸後，即日下午，召集中國國民黨同志，討論大局及護法國會等問題，蓋直系軍閥倡恢復舊國會，原有陰謀，一部舊議員，早與曹吳默契，風處天津，（民六南下護法之吳景濂亦在其內）今使之隨黎元洪入北京，召集兩院開會，表面雖祇謂民六國會被總統違法命令解散，依舊重開，而實則棄民六民八民十之護法議員所爲諸項事實於不顧，夫不顧護法諸項事實，則法統中斷，是非混淆，故在粵國會，嚴電斥之，乃陳變猝發，各議員被叛軍驅逐到滬，此問題固不僅屬於國會本身已也，十五日總理發表宣言，內有一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爲達到目的」語，並申言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劃爲救時良藥，自是無論本黨與非本黨，各主要人，紛紛趨滬，或派代表請謁，或函電商討政見，其中約可分三方面，一屬於黨務，擬改組中國國民黨與容共問題，一屬於政治，擬南北和平統一問題，一屬於軍事問題，其屬於軍事者，總理於九月十三日，與各同志決定，不再出兵北伐，惟持六月六日宣言，與各方周旋，至陳逆炯明，不能不討，即將北伐軍改爲討賊，先是，北伐軍由贛回師，得駐湘南之湘軍陳嘉祐加入，聲勢頗壯，及韶關苦戰不支，且梁鴻楷以第一師附逆，八月三日，許崇智李烈鈞朱培德等，乃在南雄會議，分向圍桂退兵，除贛軍仍返贛邊分

散各縣外，崇智與黃大偉李福林等部，由贛邊入閩，胡漢民偕行，朱培德陳嘉祐等部，由湘邊入桂。李烈鈞偕行，適烈鈞患病，未克偕，嗣後間道走香港，培德嘉祐由仁化樂昌退至湘邊，一時亦未入桂，惟崇智等，於四日引軍東發，十四日至會昌，卽總理在滬登岸之日也，一面在會昌石城整理部隊，一面遣人往延平，與閩軍王永泉洽商聯合。二十一日漢民應永昌約，往延平，二十四日崇智到瑞金，二十六日得永泉轉到。總理電，三十日漢民由延平密經福州抵上海，總理始悉北伐軍過去一切情況，九月十二日，又得崇智自瑞金六日覆電，稱准七日開拔赴延平，故十三日有此決定，二十日總理又得柳州滇軍張開儒報告，此滇軍原爲本年春總理駐桂林時雲南總司令顧品珍所遣之北伐軍也。初雲南督軍唐繼堯，附和聯省自治之說，藉圖割據，惟滇軍中人多反對，唐遂辭職走香港，品珍代之，廢督稱總司令，將滇軍編成北伐軍三路及一先遣隊，以楊希閔蔣光亮楊池生范石生爲司令，報告桂林大本營，一月出發征鄂，至四月間，唐忽回昆明，自任總司令，嗾匪殺害品珍，通電謂擁戴正式政府，繼續護法，以掩罪迹，范石生等行抵黔境，進退兩難，適張開儒至，乃改歸統率，進抵湘西，又聞陳逆叛變，總理蒙難在艦，乃折入桂省，暫住柳州，八月初，林樹巍以韶關南雄消息險惡，自往梧州，說粵軍關國雄脫離陳逆舉義，聞滇軍抵柳，並欲引之東下，關拒絕，今開儒知總理在滬，特派人員報，總理令與朱培德同心共濟，於是添一生力軍，十月十二日，崇智王永泉攻克福州，閩督李厚基逃。十八日總理令入閩北伐軍卽改號東路討賊軍，崇智爲總司令，兼第二軍長，黃大偉第一軍長，李福林第三軍長，每軍擴編四旅，以蔣中正爲總司令部參謀長，又命林森爲福建省長，王永泉爲福建總司令，二十三日總理以閩局已定，令鄧澤如在香港設立機關，籌討賊復粵，時林直勉林樹巍李烈鈞胡毅生古應芬吳鐵城謝良牧譚啓秀魏邦平等，均在港，分頭進行，澤如擬設統一之組織，特商李文範赴滬見胡漢民，請總理命令也，會鄒魯由北京返滬。二十六日總理又命魯爲駐港特派

員，澤如爲理財員，魯卽偕文範赴港，仍邀范其所爲助，總理分函朱培德張開儲等，與魯澤如接洽，范石生楊希閔蔣光亮及駐桂平一帶之桂軍劉震寰劉玉山等，聞訊，又各派員往港接洽，實邇岑春煊，言能招沈鴻英歸助，總理許之，並籌餉器械，接濟各方，有以法租界環龍路住宅，抵押借債，付購機關槍款事，又促湘省魯滌平四川石青陽等，起兵牽制趙恆惕吳佩孚，且與浙滬（浙督盧永祥上海護軍使何豐林皆皖系）奉張，密切聯繫，十二月，魯用大總統名，命希閔爲滇軍總司令，震寰爲桂軍總司令，俱稱西路討賊軍，六日兩軍代表在白馬會議，十日同時樹幟，駐梧州粵軍第一第三第四師，爲陳逆新改編，內有莫雄陳濟棠鄧演達呂春榮卓仁機等，首與震寰聯絡，而劉玉山則與希閔聯絡，魯旋改任希閔爲滇桂聯軍總司令，震寰爲粵桂聯軍總司令，沈鴻英亦歸至桂林，二十三日，東路討賊軍攻泉州，李厚基殘部悉降，崇智改編之爲一旅，令原任團長張毅爲旅長，以何成濬留守泉州，分兵三路向粵前進，於是東西兩路討賊軍，成夾擊之勢，初陳逆炯明於總理赴滬後，回省，自稱粵軍總司令，整擴其部隊，力免陸榮廷莫榮新之舊部將領林虎劉志陸，出任軍長，率重兵駐梅縣，助潮汕洪兆麟惠州葉舉以敵東路，對西路則用挑撥離間計，圖使滇桂各軍內鬩，適滇軍統帥張開儒更易，謠言滋多，總理聞耗，令孫科鄧泰中赴香港，協同澤如調停，二十七日，希閔震寰會師梧州，粵軍一三四等師，俱反正響應，二十八日水陸東下，十二年一月八日克肇慶，十日克三水，廣州附近魏邦平朱卓文陳策譚啓秀周之貞林樹巍胡文燦梅萼李天德徐維揚方瑞麟朱晉經等組織之各民軍，紛紛崛起，陳逆驚愕失措，十二日率部逃往惠州，十五日滇桂粵聯軍各民軍，陸續入省，沈鴻英亦至，十七日總理電命鄧澤如爲廣東省長，胡漢民由滬抵港，鄒魯由港入省，十九日總理電命漢民及烈鈞許崇智魏邦平鄒魯爲全權，代行大總統職權，二十日電命魏邦平爲討賊粵軍總司令，沈鴻英軍連日佔駐省城各機關，及勸繳民軍槍械，澤如不就省長職，二十一日漢民烈鈞同由港入省，各界電請總理回粵，二十六

日，沈鴻英假江防司令部地址，開地方善後會議，執魏總司令邦平，二十七日，漢民營澤如及林直勉等離省返滬，粵軍各部，退集江門，歸古應芬程潛統率，魏總司令暫由滇軍留住，滇軍駐城西及廣三鐵路一帶，劉震寰軍駐城東南及廣九鐵路一帶，沈鴻英軍駐城北及粵漢鐵路一帶，三方對峙，李烈鈞赴汕頭，海軍永豐楚豫二艦亦離省河赴汕頭，初東路討賊軍於西路會師梧州時，將抵粵邊，黃大偉受陳逆運動忽圖變，崇智乃嚴備緩行，及陳逆離省赴惠之後二日（一月十四），洪兆麟宣布脫離陳逆關係，逃往香港，所部交李雲復尹驥主持，烈鈞抵汕，收撫李尹，並招林虎亦歸改編，崇智因派許崇灝先行赴汕，與烈鈞商議換防，尹李往閩南，林劉往贛邊，崇智軍入潮梅，所有閩南贛邊軍餉，由潮梅撥給，方蔭議間，聞總理返粵確息，李福林軍急馳汕，乘楚豫兵艦返省鞏衛，蔣參謀長中正亦馳赴省，二月十五日，總理偕譚延闓楊庶堪徐紹楨離滬，十七日抵香港，二十一日進省，軍民盛大歡迎，羣請繼續大總統職，總理以前已宣言辭職，又方議南北統一，祇囑漢民往上海，仍進行統一事宜，而爲統率在粵各軍計，復任大元帥，改以徐紹楨爲廣東省長，三月二日在東郊農林試驗場組織大本營，命譚延闓爲湖南總司令，赴湘主持湘南軍務，於是討賊復粵，告一段落，崇智軍旋亦實行換防入潮梅，當是時，陳逆炯明則密遣人赴港，勸洪兆麟返汕，與林虎劉志陸合作（洪久鎮潮梅視爲私產，前月林劉入梅分其權力，故懷恨脫離逃港），重佔潮梅，並圖閩南，藉擴地盤，四月十六日，沈鴻英稱奉北京總統命，督理廣東軍務，又在廣州叛變，吳佩孚遣北軍助之，滇桂粵軍與劇戰，陳逆炯明益迭催洪林搗手，五月十日，洪與葉舉由港返惠，後至蕉嶺晤林，密飭李尹再叛，崇智以粵事爲重，且張毅被黃大偉運動，因棄潮梅不守，分兵由興寧五華與海陸豐兩路，衝過惠州逆軍防線，往廣九路及新豐江一帶，葉舉返惠後，則再稱粵軍總指揮，圖犯增城石龍，總理命劉震寰抽桂軍主力，返石龍禦葉，滇軍主力討沈，二十三日震寰督隊馳攻惠城，奪獲城南飛鵝嶺高地，葉舉能賂楊坤如練演雄所部逆軍

，猝未及防，嗣連日增援惡戰，至二十九日，震實受傷，於是 總理有迭次親征惠州之舉，六月一日 總理由大本營啓節（大本營自沈逆叛亂移設河南士敏土廠），偕蔣中正等出發至石灘，四日，前鋒克博羅，十一日駐增城，崇智始至晉謁，奉命以所部加入攻惠，俟後再規復潮梅，十四日，北方直系軍閥曹錕，忽又迫逐黎元洪出北京總統府，胡漢民電告，南北統一無望，即日返粵。 總理巡視飛鶴嶺陣地，指示震寰等攻守機宜畢，十五日返大本營，是爲第一次親征，時沈逆已覆敗逃贛，北江西江肅清，滇桂粵諸軍，全力攻惠，七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九日， 總理又先後親征凡共六次，十一月十七潮梅惠逆軍結集犯省，幾至東郊瘦狗嶺大沙頭，幸 總理電調湘軍豫軍，湘軍由譚延闓統率，豫軍爲樊鍾秀統率，當沈變時，吳佩孚令樊從河南入粵，大本營參議路孝忱說樊歸順，從北江彙程馳至，偕湘軍及滇桂各軍，與逆背城作戰，十八至二十日，逆軍連敗，奔返故巢，大軍追至石龍增城，自是以後，敵不敢再犯，入於休戰狀態， 總理命取消東西兩路討賊軍番號，以楊希閔爲滇軍總司令，劉震寰桂軍總司令，許崇智粵軍總司令，希閔兼滇桂粵聯軍總指揮，負責殲滅東江餘逆，湘軍豫軍負責北伐事宜，以譚延闓爲總指揮，十三年 總理專謀改組中國國民黨，本黨老黨員吳敬恆入粵，請 總理與陳逆和解，因陳不肯負悔過書而罷，蔣中正去夏隨 總理第一次征惠後，奉命由滬赴蘇聯，考察政治軍事黨務，數月歸，是春來粵報告， 總理決仿照蘇聯紅軍制，從新組織訓練黨軍，夏遂有黃埔軍官學校之設，秋江浙之戰與奉直第二次之戰相繼而起， 總理出發韶關，命譚延闓率湘豫軍入贛北伐，以胡漢民留守粵垣，代行大元帥職權，陳逆又嗾奸商陳廉伯利用廣州商團謀變，漢民撲滅之，冬馮玉祥胡景翼孫岳從直軍中崛起爲首都革命執選僞總統曹錕推翻僞政府，電請 總理入京主持，十一月十二日， 總理遂離粵北上，自滬迂道日本，於十二月四日至天津患病，三十一日入北京就醫，是時陳逆又自稱定粵軍總司令，再圖犯省，楊希閔等出兵於增城石龍一帶，十四年二月，黃埔學校校長

蔣中正率學生軍出征，三月十三日，轉戰至揭陽棉湖，而總理已於先一日在北京棄世，是月肅清潮梅二屬，而楊希閔劉震寰又在粵叛變，蔣校長由汕頭回師廣州，不旬日擊破之，楊劉已破，再出兵攻惠，陳逆已失羽翼，雖擁堅城，不數日復攻陷，陳逆逃亡，於是叛逆悉平，廣東統一。

## 附錄

### 甲 總理廣州蒙難對於革命之影響

蔣總裁

——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在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會講——

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係六月十六日，是 總理在廣州蒙難的紀念日，即十三年前的今天， 總理在廣州，被陳炯明叛逆的軍隊，圍攻於觀音山的總統府，當時陳逆不僅要消滅我們革命，而且一定要根本謀害我們，總理，關於這一次蒙難的情形，廣州蒙難記中，已經記載得很詳細，今日不必再詳細來講，不過此次事變，當時的情形，實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今日，想簡單的向各位同志，報告一下，本來在當時六月十六日以前，就有很多同志報告 總理，說陳炯明率軍隊一定會在廣州叛變，並且要危害 總理的生命，但是 總理素以至誠待人，不相信陳炯明會冒這種天下的大不韙，所以雖已得到報告，仍絲毫不介意，直到六月十六日上午一點鐘，忽然聽到遠遠的在那邊吹集合與前進的號聲，並且有很多嘈雜的聲音，曉得那邊軍隊有所搖動， 總理就覺得很奇怪，因為在夜間一點鐘的時候。不到幾多時，隨即有兩位同志進來，有一個軍官，從叛逆的軍隊中逃出來報告，說是陳炯明的軍隊，已經吃完了飯，下了命令，立刻要來圍攻觀音山，謀害 總統，當時 總理還不相信，答覆他說，沒有這種事，那

有這樣大膽敢來危害我，但是後來前進的號音，一步一步靠近來了，最後叛逆軍隊，已經逼近總統府附近，這時 總理雖經左右再三催請， 總理是因為他已有一個犧牲的決心， 總理說，如果今天叛逆的軍隊來謀害我，這就正是我為革命而犧牲的時候，我是要爭中華民國的人格，發揚我們革命的精神，所以決不能隨便離開總統府。當時在 總理左右的人，雖再三苦勸 總理離開， 總理始終不走。最後事機急變，卒由兩位同志，強將 總理擁扶出府，剛剛走出府門沒有多遠，就看見叛逆的軍隊，向總統府前進， 總理看見這種情形，於是裝作普通人民，詢問叛軍「你們軍隊現在往那裏去？」他們回答說：我們去打總統府，直到這時， 總理才相信陳炯明真正要來圍攻總統府，謀害 總理，但是此時， 總理已身陷叛逆的亂軍之中，如果中華民國沒有革命之神呵護的話，我們 總理在那個時候，如果再向原方前進，一定早已被叛逆的叛軍所謀害了。但是我們黃祖有靈，天佑中國 總理憑着大無畏的精神，和最卓絕的智慧，在叛逆軍圍攻總統府的企圖之際，曉得已不能再向原來方向前進，如果再向原方前進，一定有叛軍層層密布的步哨來盤問，必定脫離不了叛軍的羅網，因此當時 總理決心不向原來方向前去，而反轉身來，隨同叛軍隊伍前進，因為既遇着叛逆的軍隊，而又身陷亂軍之中，只有跟隨叛軍同路前進，再來相機應變， 總理跟隨他們，一直向前，到了總統府門外，看見他們一般叛軍官兵，都向總統府開槍亂射的時候，他們因為做這等叛變的行爲，究竟心理很慌，無心再顧到旁邊走路的人了，這時 總理才乘機脫離亂軍，單獨走到海艦上了。這是 總理在廣州蒙難，最初冒險，遇險脫險的經過情形，就此各位同志和將士可以認識 總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為保存民族的人格和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當時叛逆的軍隊逼近總統府，總理仍抱定犧牲的決心，始終不肯放棄其職責， 總理就是將這種革命的精神和決心，永遠留為我們的模範，使我們中國的革命，得到最後的成功，即使他自己當時死了，由於這種革命精神的感應，本黨的同志，一定能繼承他的



遺志，來完成革命，實現他的主義。我們今日紀念總理，要做 總理的信徒，一定要能繼承 總理的革命精神。

總理的革命精神，概括的講，第一就是「大智」，第二就是「大仁」，第三就是「大勇」，我們要曉得，如果 總理沒有大勇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那末當時得到陳炯明叛變並且要來危害總統的消息時候，一定早已離開總統府，而謀個人的安全了，比方北京政府的總統，就是要保全他們自己個人的性命，不顧國家和民族的人格，所以一聽到危險，或有人來反對他，立刻就要先逃租界，這種總統，我們自民國以來在北京政府的時代，幾乎自不一見，所以我們國家人格，因之喪失，就要被外族來輕視侮辱，幾乎不當中國是一個國，亦不當中國人是一個人了。而我們 總理，就絕對與此相反，所以 總理乃是真正革命的總統，雖到叛軍圍攻總統府的時候，他仍決心要犧牲自己個人，來保全中國的人格，振作中國革命的精神。各位要知道我們 總理這次廣州蒙難，對於革命與國家前途的影響如何，自有我們 總理廣州蒙難的奮鬥，不僅中國全國人民革命精神，為之一振；就是世界對於我們國家的人格，國民對於我們的信仰，亦不像過去情形，所以今天我們革命的成績，亦完全是蒙難精神所產生的，其次我們看當時 總理，雖身陷亂軍之中，終能從容應變，決心與叛軍一同前進，卒免於難。這就是 總理於大勇之中，發揮他的大智，而 總理這種大勇，和大智，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由他的大仁而來， 總理因為有救國，救民，救人類，救世界的仁心，所以有隨時犧牲個人一切的決心，更有大公無私，至誠無欺之崇高偉大的革命人格，以畢生為革命而奮鬥，而犧牲，對人尤至誠至理，寬大無比，只求自來問心無愧，對得起部下，對得起同志，因此相信部下，一定不會叛變，果有叛變的時候，相信他的革命精神，一定可以克服任何叛變的同志和叛變的軍隊。總之，我們由廣州蒙難的經過，就可以完全認出 總理大勇大智大仁的革命精神，亦可以知道 總理立已立人，完全出於

誠心誠意的誠字，我們今天來紀念總理蒙難，就要繼承這個智仁勇的革命精神，就要學到他誠心誠意的誠字，我們如果能繼承總理的革命精神，至誠不渝，勇往邁進，我相信中國的革命決沒有失敗時候，只有成功。須知總理蒙難，並不只六月十六日這一次，自從倫敦蒙難以後，直到廣州蒙難前後三十年當中，不知道經過幾多的艱難危險，但是就在這三十年艱難危險之中，總理不僅成就了偉大的革命事業，並且能將他最崇高偉大的革命人格，和大智大仁大勇的革命精神，傳授於我們一般信徒。我們一般同志和學生，以及所有的將士，今後一定要繼承總理全部的革命精神，加倍的努力奮鬥，犧牲，來保全國家的人格，來爭取民族的光榮，如此我相信，一定可以完成本黨的革命使命。

## 乙 六月十六日之回顧

胡漢民先生

(1) 陳炯明反對北伐

當陳炯明率粵軍回粵的時候，總理在上海，曾用全付的力量幫助他，等他到了石龍，他就不想請總理回粵了，却因為當時趕走岑春煊一班人，陳炯明自己又不敢獨立，名義上非恢復總裁制不可，於是他發電報，請總理及伍秩庸唐少川諸人，在上海辦事，總理不答應，等總理同伍唐諸人既到了廣東，後來唐繼堯也就到了。總理以為事權不一，諸事不能進行，主張將總裁制改為元首制，陳炯明就竭力反對，他為什麼竭力反對呢？因為他心裏深怕總理一做了總統，必定就要舉兵北伐，舉兵北伐，他就要失掉北洋軍閥的歡心，這是他所以反對的原因，當時唐少川對於改總裁制為元首制道回粵，是模稜兩可，但伍秩庸先生却竭力贊成，結果非常國會行選舉於廣東，元首制實現，孫先生就被舉為總統，唐繼堯首先跑到香港，又由香港得到陳炯明的資助，轉歸雲南去了。

孫先生既做了總統以後，不到幾個月，就派兵去征伐廣西，從西江出兵至南甯，同時趙恆惕在湘

攻鄂未成，熊克武在川討吳失敗，許汝爲部及李協和所統率的滇黔贛各軍，均在湘桂邊境，因此李協和竭力請 總理北伐， 總理遂由梧州至桂林督師，這個時候，陳炯明在南甯逗留不進，想出種種計策來阻撓北伐，並說，「要北伐，須給我六個月的備準。」總理不允，陳炯明無法，就轉請我與 總理講， 總理還是不允，如此遷延下去，不覺已過了六個多月，他也並未準備，更講不到北伐了，於是他又想出種種難題來難 總理，他說：「要北伐非先籌一千萬元不可。」同時又說：「我祇担任粵軍的餉糈，滇黔軍的餉糈，由滇黔兩省自備，贛軍的給養，由廣西担任。」他雖提出這許多難題，但是並不能阻止 總理北伐的勇氣，恰巧在那個時候，趙恆惕袁某來請 總理到湖南去，並請 總理每月助湘省軍餉十萬元外，請幫助子彈一萬發，當時 總理命陳炯明照辦，陳炯明於是又掉槍花了，他外面雖承認湖南的餉彈，他暗中却與恆惕相約，拿不許 總理到湖南去做供給餉彈的交換條件，所以趙恆惕一方面陽爲歡迎 總理到湖南，一方面又假造出地方團體名義來擋駕，更進一步，就叫湖南各將領都聯名擋駕，這時 總理尙留在林，我和介石，汝爲，益之，協和等人，俱常在 總理左右，大家深知陳炯明已有叛逆的徵象，不過爲大局着想，總想挽回，不使破裂，陳炯明每有電來，其中有措詞強橫跋扈不堪的，我總不肯將原電給 總理看，僅拿電中的大意，告訴總理，但不願意見好於陳炯明，總沒有使他知道。

## (2) 刺殺鄧鏗

鄧鏗字仲元，是陳炯明的參謀長，兼粵軍第一師長，他是深明大義，一心擁護 總理的忠實同志，陳炯明因爲他會挑選第一師勁卒六百人充當總統府衛士，對他非常不快，後來許汝爲請發子彈百萬，鄧又批准八十萬，於是陳炯明恨鄧入骨，鄧之死機，也就埋伏在這裏面了，在鄧未遇刺之先，有一個林的——台灣籍——來找許汝爲，告訴他說：「陳炯明的兄弟陳覺民來問我，(林某)有沒有暗殺手

段對付鄧鏗，我不敢答，我現在可不可以告訴仲元，我話已說過，以後如出甚麼亂子，可不與我相干。林某說過這話就走了。後來許汝爲就拿這話告訴仲元，仲元却毫不以爲意。不久仲元就遇害了！炯明有個暗探長黃福芝，因私販煙土，仲元要嚴辦他，陳炯明極力替他緩頰。等到鄧既遇刺，他却一定要將這件案子，交給黃福芝全權辦理，後來辦了好久，總不能有一點眉目，鄧鏗被刺，凶手雖至今沒有獲到，然而從上面兩件事看來，誰是主使之人，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八九分了，當這個噩傳到桂林的時候，我同許蔣諸同志，均在總理面前大哭不止。

(3) 總理由桂回粵

鄧既刺死，後方更無人可以信賴，所以汝爲同志主張回兵，介石同志却主張討伐陳炯明，總理講。「此事可問展堂。」我就對總理說，「前爲外局計，凡事都取寬容，今競存寬如此，自然回兵，」總理遂決計回兵，此時前方已過全州，總理於是下令，全體動員回粵，我們由桂林起程，回梧州的那一天是四月初八，不過四月十二，大軍已到了梧州，原來從梧州至桂林，上水非十餘日不可，下水却只要四五天，就可以到了，陳炯明想不到我們回兵有這樣快，於是慌了手脚，立刻來電問我總理是否班師，我就復電說，「我們既不能前進，自然回兵」。大兵才到梧州，陳炯明早已派廖仲愷同志來迎接。總理說：「他總不能教我不革命。」總理此時憤恨已極，想將他的總司令陸軍部長，內政部長，省長等職，一概免去。我以爲操持過急，怕生變動，不若先將他的內政部長及省長兩職免去，同時黃大偉，魏邦平兩同志，力勸總理息怒，我並勸陳來見總理，自己認過，聲明並非違抗命令。照總理素來待人寬大的胸襟，定可以不咎既往的，但是陳的左右，阻陳不來，於是陳就不敢來，等到第三天，陳還不來，由介石同志下令進兵肇慶，並派伍廷芳擔任內務部長兼省長，仍留陳炯明爲陸軍部長及總司令，大兵由肇慶進逼三水，陳炯明就逃到惠州去了，於是楊文愷魏邦平二人就電請

總理回省，總理遂由三水回到廣州。

(4) 陳炯明公然謀叛

總理回到廣州以後，立刻整頓兵馬，親率滇黔各軍，匆匆北伐，陳炯明乘這個機會，調廣西兵來搗亂後方，並利用關國維扼守梧州，派葉舉及熊略等人。先後將省城外面的高地及各要塞占領，當他們軍隊原分南路西路回來，到了西江，沒人阻擋，他們就用船運兵，這時候海軍尚一致擁護。總理可以用地軍去攻他，但總理此時只顧北伐，毅然率軍前進，不多時就克復了大庾嶺，南康，龍南，平南，定南諸地，一直到了贛州，陳炯明在後方搗亂不算數，同時又勾結了萬惡的軍閥吳佩孚陳光遠，造成「請南孫北徐（世昌）同時下野」之謠，將總理與那乞憐於軍閥的徐世昌相提並論，其喪心病狂，至於此，時廣州已入陳逆掌握之中，刻刻派人至財政部鬧餉，廖財部長被逼不過想請總理由韶關回省，我與惠生同志力主不可，我說：「回粵有三害。甲 總理回去定受包圍，乙，如受包圍，消息就要隔絕。丙，如陳炯明竟不聽命，前途就更不堪設想。」總理說，「我不怕他們，馬上回省，命我留守韶關，汪精衛及覺生同志等人，多勸總理恢復陳炯明一切軍權，總理不肯，陳從惠州來電說：「我是服從 總理的，不過要 總理把左右文武佞人清除」云云。總理接到此電說：「競存這樣，那裏是服從，簡直是逼人太甚。」總理又在省城演說，「誰要叛逆，我就拿飛機擲炸彈攻他，可以致他死命，」其時惠生同志來一電把我，說這一次演說，不知有什麼影響，那裏知道這六月十六日的大叛亂，總理兩個月，日在驚濤駭浪之中，彈雨槍林之內的大蒙難，已將爆發，不可幸免了。

(5) 總理蒙難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是 總理蒙難的第一日，那個時候我尚留守韶關，到了十六這一天，省

城的電報忽然不通，火車又斷，曉得不好了，一定是陳炯明謀叛了，所可稍慰的，就是他們把鐵路拆斷，還有怕我們回兵的意思，我就用無線電打聽消息，聽了一日，只聽到兩件事：甲，某報訪員發電到香港說，「孫中山的陸軍已以無力量，本人失蹤。乙，海軍部長湯廷光電軍艦上說，海軍南來，本爲人民謀幸福，萬不可向省城開砲」，我根據這兩個消息，推測的結果是，第一陳炯明已反，第二總理尙無危險，並在兵艦中，後來曉得，這推測的果然不錯，到了第二天，又聽到鐵路總局發出來的電報說：「鐵路業已修好，各局職員不要走開，局長已換新人，明天就有車開出」，我由這個消息看來，覺得情形不好了，因爲他們既把鐵路修復，足見他們已有餘暇來對付我們了，我於是召集了一個會議，結果大家覺得祇有三種辦法，第一種是帶兵打省城，無如留守韶關的，不過二百多人；第二種是仍然堅守韶關；第三種是向前進。結果決定前進，於是我就帶了十個人先行，張發奎帶二百人隨後出發。

我們用兩隻小船上駛，我同金庫庫長林雲陵同志一隻船，其餘的人同一隻船，船行到離韶關五十里光景地名大橋的地方，已經傍晚，當時停船，第二天一晚就下大雨，水漲船不能行，乃等一天，我好像記得那一天是十九，留城二電生，就用電報和我們船上通消息，說：「敵兵已經進城」。我們接到這個消息，本想即刻開船，無奈船不能行，所以我們只得拋棄我們的行李乘舟登岸，一路上扒山越嶺，好容易走了兩日，才抵始興，第三日抵南雄，到了南雄，就曉得敵兵已佔始興，於是我們越過大庾嶺，走南安，時協和病在南安，我們都沒有來得及看他一下！就由南安到南康，由南康到贛州，到贛州的那一天，已經是二十七了，汝爲同志聞訊來會，當晚我們就召集會議，汝爲，益之，任潮，登同，懋忱，諸同志，及彭凌霄，梁鴻楷，等人都來參加，我就把經過情形報告，并因爲我在南雄看到報紙，也附帶把省城的情形報告，等我報告完畢，汝爲就問益之的意見，益之說：「我們奉大元帥命

令北伐，如大元帥有了危險，我們無論如何總要回師討逆；登同也說「我們只知道有大元帥，不知其他」，梁鴻楷始終沒有說話，彭凌霄就說「回兵討逆當然衆無異詞，惟以背進，後方空虛，大犯兵家之忌，大家回兵即以贛軍留守贛州爲妙，」汝爲問大家「餉有沒有辦法？」我說：「大元帥會派黃昌毅帶二十多萬元到安南設金庫，我這一次從南安經過，已把這一筆款子帶來」，散會後，我就同汝爲簽字發餉，每軍發五萬，只有贛軍因爲他僅留守贛州，發了三萬。我們才把餉發完，胡懋忱同志就來對我說：「梁鴻楷的軍隊怕靠不住，還是把他留在贛州和贛軍一同留守的好。」我就把他的話告訴汝爲，汝爲說：「你同任潮商量」我就去問任潮，任潮說：「第一師是決不會肯打陳炯明的。」我說「那麼我們就留他在贛州」他說：「他們現在已決定回去，叫他們留也怕不容易罷，」這個時候，已是深夜兩點鐘了，我看任潮沒有辦法，只得等到明天再說，那曉得一到明天，就有人來報說，梁鴻楷與朱益之的軍隊都已經出發了。我當時還當着他們是願意先行，也就沒有追問，不多時黃大偉由泰和忽派人來勸我們先打下江西來再說，不要回兵，汝爲對來人說，這樣不行，我就寫了一信付來人帶去，信中的大意就是說大元帥現因兵艦中，我們不得不回兵去救。第二日我們就由信豐這條路出發，汝爲的參謀打電話來說：「梁鴻楷偕夫往梅縣去了」，我就打電話把梁鴻楷接電話的却是李任潮，他說梁鴻楷已決定往惠州，恐怕是沒有辦法挽回了。我叫他等我，他即應允，我馬上去會他，到了他那裏，才曉得梁鴻楷之往惠州，是因爲他的三個團長一個師長的主張，其中以陳修爵徐漢臣兩人的話爲最有力，我就對任潮說：「我們不如也隨着他們上梅縣」，他說：「這也是一種辦法，但我已犯了嫌疑，不好做你的參謀，還是請你同軍長商量事情，總要決斷得快」，我就問汝爲，並把隨着他們到梅縣的理由說給他聽：「一、陳軍的堅銳現在韶關，我們不往韶關而往梅縣，正是避堅之計；二、第一師在前，我們在後，如他們同第一師打，不啻逼第一師做我們的先鋒；三、他們如不同第一師打，我們就可

以一路跟着「一師回惠州。」汝爲不以爲然，他也把他的理由講給我聽。他說：「一、他已同滇軍約定合攻韶關，滇軍做右翼，他與福軍担当正面，如粵軍竟先去，滇軍必生疑心，二、李福林的軍隊太弱。如我不加入李軍就變爲無用；三、由東江到省城究竟路遠，總理現在兵艦受難，我們當抄近路走，而且海軍怕靠不住，所以還是以出韶關爲宜。」我聽到他說總理現在兵艦受難的話，我就不顧一切，決計出韶關了。後來會見 總理的時節，我們提起前事，總理以爲如若我們照原定計畫而行，倒反成功了，我們決定了之後，還是由信豐到南雄，敵人則由始興退大橋，我們由南雄出發，就以滇軍攻韶關帽子峯，第二軍和福軍攻敵正面不能進，汝爲親自督戰攻火山，我留守始興，汝爲料理後方事務，攻韶關十餘日不能下，黃大偉來，聽他的部下說，也是因爲大元帥下令調他，他的三個旅長得了大元帥的命令，就逼得他沒有辦法，他才來的，汝爲就請他參加打韶關，他不允，他要打翁源，但其時張民達已攻下了翁源，他以爲想翁源，就可以用很近的方法往省城，汝爲說：「只要你肯幫忙便好辦，你就由火山打翁源罷」，他於是就帶了六營人前去，看見汝爲所部同敵人血戰了一晝夜，他竟又把六營人帶回來了，當這個時候，陳嘉祐的兵忽來參戰，他並且派了一個旅長叫做譚蒙，只帶了一營人出戰，這位旅長滿口驕談說：「陳炯明的兵那裏够我打」。那曉得這位譚旅長一上去就敗得不可收拾，他這一敗不打緊，把粵軍全部都牽動得敗了下來，汝爲這個時候在火山，他的後方在周田，登同在大橋，汝爲不得已一面退周田，一面打電話給後方，叫後方快用駁壳來制止敗下來的軍隊，我就使護弁隨林較民等數十人去制止他們，那知他們一退下來就睡倒不起，從下午四時起，直到深夜二時，汝爲才回周田，因爲他最後自己才退的，汝爲一見我就說：「展堂先生，我們有些倒臺！」我看見他的參謀長譚某手上用布裹起，我就問他說：「你打傷了嗎」汝爲答道「他是自己不小心手槍失了火，」現在還不要緊，且等李福林來商量，等李福林來的時候，已是三點鐘了，大家商議仍請譚蒙整頓



一下去守周田，他慨然而去，天還未亮，就有人來報告說：「譚蒙全部已向左轉由樂昌往湖南去了，並拐了李福林一個支隊去了，」汝爲於是決計退兵，我就與二衛士從周田大營走八十里到始興，汝爲退回江口，江口離始興二十里，我打電話把他，問他：「回始興不回始興？」他回說：「我預備在這裏佈防，併計劃反攻，你在始興無事，何不到南雄去看？」我到了南雄，聽見說沈鴻英已到南安，黃大偉的三團兵有一團兵尙留在大庾嶺的，已被沈鴻英打散，我想沈鴻英既到南安，南雄必不能守，適羅翼羣微服由廣州繞汕頭，梅縣，信豐，經南雄到江口，見汝爲，他打電話來請我，想和汝爲定計去打梅縣，我就又由南雄回始興，誰知適值遇王懋功從翁源斜刺裏敢回始興，說「黃大偉三個統領部潰散了兩個」，他自己剩得十幾名兵，我立即打電話把汝爲說：「現在既不能前進，且前進愈危，須趕快退南雄。」他說：「你就快通知登同罷。」我即覓福林，隨後就和他的軍隊退馬矢坳，同日汝爲也回來，我們由馬矢坳回到南雄，因共往病院去看協和，協和雖病，精神還好，大家皆言南雄不能守，他主張到湖南，汝爲主張到福建，我說：「現在到底走那一條路好，非常難料」，與其大家走一條路，設或走不通，就沒有辦法了，不如分道進行各碰機會的好，不過我論理還是同汝爲他們一路走，於是協和就領兵往湖南，汝爲因有一部份人尙在翁源，他就同登同率所部從江西到福建，我就隨他們由龍南、定南、筠門嶺、會昌、瑞金，到福建界，再由江州、小桃坐小船到延平，每到薄暮船就停而不行，且船夫均不願舟中人而離船登岸，一遇天雨船夫均一手打雨傘撐船，這還不算爲奇，最妙不過，是有一天路過一盜窟，船夫大聲呼喊，我們不解其意，據他們說：「這是強盜窺我們呼喊，是招呼強盜的意思，強盜出來不出來，恐客人的運氣，如若我們不打強盜的招呼，強盜曉得了，我們下回就不能從此經過了。」我們在延平住了二日，與王永泉約好同汝爲通消息，我就從延平到福州，在福州得到兩個消息：一、就是總理已到上海，一、就是仲愷已經恢復自由。我於是由福州搭船到上海，到了

上海，才看見 總理。

##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

邵委員力子

——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於南京中央黨部——

今天是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力子奉中央常會命令作報告：關於 總理蒙難的事實，我想在坐諸位都記得很清楚，今天中央日報也有一段記載，諸位都可以看見，不必力子再來報告。

關於 總理廣州蒙難的看法，大家相同的是。

總理有大無畏的精神，不屈不撓的精神。革命黨不怕失敗，碰到失敗，就是成功，符合失敗爲成功之母的這一句話。

最近二十五年， 總裁繼承 總理革命精神，領導革命，許多事實，我想大家的看法都是相同的：在這許多方面，要講的話太多，不是今天的時間所能允許的。所以力子不想說。

我覺得看 總理廣州蒙難最好把 總理在廣州蒙難約半年以前在桂林講的軍人精神教育同時來看，可有深刻的認識。軍人精神教育講演詞，不祇是軍人最重要的精神教育，也是所有國民黨員的精神教育。記得民國十一年，力子同葉楚傖先生在上海民國日報工作，先得到 總理這篇講演詞，非常興奮，當時在民國日報是最重要的記載。以後 總理領導北伐節節勝利，我們更是興奮，後來忽然得到陳炯明叛變的消息，情緒上當然非常沮喪，但一想到 總理那篇講演詞便安定下來，當時不能預料結果怎樣，討伐叛變是否成功，也不能預料，但因爲有 總理那篇講演詞，我們心裏始終安定，這件事發生以後，經過兩個月，北伐固然受了挫折，停頓下來，就是掃除陳炯明叛逆，也沒有成功，但是我們始終感覺革命不會真正失敗，尤其是 總理不會真正失敗，我們這種看法，根據很多而最得力的就

是總理軍人精神教育講演詞，我們看了這篇講演詞，信心是十二萬分的堅強。

我想以總理在廣州蒙難前後許多事實，與軍人精神教育所謂的智仁勇三字與成功成仁的決心可以說處處相合，當然有許多地方不能呆板的分開來看，而必須認清智裏有仁，仁裏有勇，勇裏也有智。如果我們分開來看，不免有所懷疑，譬如陳炯明叛變消息傳出的時候，一般言論界對於本黨和總理的認識，都還不够，所以首先一個批評，是懷疑總理的知人之明，連親近的部下有叛變的行爲都不知道。假定呆板的看，對於總理的智便有了疑問。其實不然，應拿仁來一齊看。總理待人推心置腹，是一本至誠的，同時我們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總理早知道陳炯明會叛變，祇是想用至誠感化他，倘若真正感化不了，也有處置的辦法，總之拿仁與勇一齊來看，對於總理的智便沒有懷疑。

我覺得拿總理廣州蒙難前後的事實，仔細來看，對於總理軍人精神教育這一篇講演詞，可以說逐字逐句都完全實現。在事變以後，總理離開廣州，把討逆的責任，交給平日相信的同志担任，等到討逆稍有成功，提倡化兵爲工和平統一的主張，希望北洋軍閥也能受感化，希望他們受到革命的熏陶，化戰事爲和平，最後北上在重病中，又遇到許多挫折，但到臨終的時候，還呼出「和平奮鬥救中國」的話，這是總理大仁的表現，大家都曉得總理對於叛逆的陳炯明也會經表示只要他能够親自向總理悔過，也可以寬容他，可惜陳炯明在總理生前始終頑梗不化，總理救人救世救國，一切以仁爲主，北伐是不得已的，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道理，就仁字來看，完全包括在軍人精神教育裏面。總理逝世以後，最能繼承總理遺志的當然是總裁，總裁最近二十五年領導我們革命，一切都是照着軍人精神教育來作的。總裁西安蒙難中的表現，與總理廣州蒙難相比較，真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總理廣州蒙難中最重要的事實，大家都記得很清楚的，就是總裁特由上海趕到廣東，始終

沒有離開 總理。所以軍人精神教育，總理所說的即是 總理自己所作的，尤其是 總裁切切實實照着來作，所以我們拿 總理廣州蒙難全部事實，同軍人精神教育全篇意識合起來看，應確信革命一定要有無畏的精神，不怕失敗不屈不撓，確實相信失敗爲成功之母。並一定要有救人救世救國之仁心，和成功成仁的決心，還要明是非，別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同時要富有勇氣，我想大家能這樣繼承 總理遺志輔助 總裁革命大業，當然毫無疑義的，可以成功。

我們現在極悲觀極煩悶，可是讀了 總理廣州蒙難經過，及軍人精神教育以後，便異常樂觀和積極。今天講的不對的地方，請 總裁及各位同志指教。

## 雲南起義紀念簡史

### 一 雲南起義之醞釀及其發動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與師聲討洪憲帝制，是爲肇和起義後，力大聲宏之回響也。蓋肇和之役，雖告挫敗，中外有識之士，咸信吾黨之潛勢力。不惟根深蒂固，未能消滅，方且團結振奮，與日俱進，至覓機暴發之期，祇在遲早之間，而袁賊世凱妄以爲天下已定，猶夢想稱帝，忽而討賊義聲，發於西南，瞬遍全國，五年三月乃撤消帝制廢止洪憲羣奸離散親信倒戈，形神俱喪，顛潰自斃，然後知正誼終存，而暴力之不可恃也。是役主動者，悉爲本黨份子，因雲南一省，全屬本黨勢力範圍，而手握軍符者，又全爲同盟會員。更因二次革命失敗後，黨員多避至雲南，唐繼堯氏一一收容於講武學校，卒業之後，分配入伍，緣是中級官佐，多爲國民黨員，且雲南僻在南陲，袁賊淫威尙不能及，革命暗潮，日高一日，卽無帝制發生，倒袁亦僅時間問題。適籌安會發起，軍人更憤恨異常，認爲時機已至，尤以鄧泰中，揚藁態度至爲激昂，鄧楊均爲同盟會員，鄧與唐繼堯有親誼，楊則爲唐氏得意之門人，而又爲實力之中心，故無顧忌，得與羅佩金黃毓成等，密商進行。

先是 總理由日本派呂志伊回滇，祕密運用軍隊，呂甫入滇垣，巡按使署卽接北京統率辦事處電，令拘之入警察廳，呂乃致函鄧泰中，揚藁求援，鄧楊至警察廳，引呂出謁唐繼堯，唐請呂暫住鄧泰家中，因得結交軍中人。並得一部份同意，決定四項辦法：（一）唐氏如反對帝制，卽擁戴爲領袖，（二）如唐中立，則以禮送其出境，（三）如唐附和帝制，則殺之，（四）如實行二三兩項，則擁羅佩金爲領袖。

雲南起義之前後，計有五次之祕密會議均由唐氏召開團長以上會議議決之。第一次決議，反對帝制全體一致，時爲四年九月十一日。第二次商討起義時期爲十月初七日。第三次決定起義方略，推羅佩金擬定，時爲十一月三日。羅乃計劃以滇軍一、二兩師，編爲一軍。軍分三梯團，借剿匪爲名，將第一團開至四川敘州附近，二團開至瀘州附近，三團開至重慶方面，出其不意，一擊而佔敘瀘渝，此三重鎮既克，全川已在掌握，然後宣布雲南獨立，別遣第三師幫助貴州獨立，出師湖南，會師武漢，並決由唐坐鎮滇中，羅任第一軍長，又以郭泰中爲第一梯團第一支隊，揚燾爲第二支隊，鄧楊隨祕密改編軍隊，假名開往鎮雄剿匪，於十二月八、九、十等日。亟亟開拔。

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蔡錫先後繼至，形勢更緊，袁賊偵悉，迭電唐氏防範，並施種種壓迫。唐氏乃決心萬事遲緩，遂開第四次祕密會議，決定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先電袁氏勸其取消帝制，懲辦禍首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限二十四小時答覆，迨逾時無答覆，遂於二十五日提前宣佈雲南獨立。並於獨立之前夕，復開第五次祕密會議，蔡錫，唐繼堯，任可澄，羅佩金等咸蒞席，惟李烈鈞未參加，因唐氏擬脅諸同志擁彼爲領袖，李氏以爲吾黨之領袖，只有總理不得擁他人，仍以唐氏主席，立誓同飲血酒（唐氏刺指血瀝酒中）決定雲南政府置軍都督，軍隊改稱護國軍。唐從衆議，就軍都督任，推蔡錫爲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其第三軍總司令則唐氏兼之。其時護國將領。十分之九爲國民黨員，進步黨中惟蔡錫，戴戡二人，略述於下：

第一軍總司令蔡錫，屬進步黨。總參謀長羅佩金，第一梯團長劉雲峯，二團長鄧泰中，三團長顧品珍，俱同盟會員，四團長戴戡，屬進步黨。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一梯團張開儒，二團方聲濤，三團何國鈞，俱同盟會員。第三軍總司令唐繼堯，一梯團趙鍾奇，二團韓鳳樓，三團黃毓成，四團劉祖武。五團顏忠暘，六團葉荃，俱同盟會員。梁啓超曾一度至昆明，見環境不同，乃退出。一般軍事學

家，咸以羅佩金之最初計劃最合機宜，但爲情勢所迫，提前發難，僅敘州一路軍隊，已達川邊，佔領尙易。而瀘州重慶方面，則以曹錕，張敬堯等北軍大集，本軍與之激戰，喪失精銳不少。

## 二 雲南起義之戰績與各省之響應

軍事布置既完，蔡錕遂由昆明趕至前線，因先鋒隊已於五年一月十八日行抵敘州，卽羅佩金計劃中所遣之第一梯團與川軍連戰皆捷，佔領敘州，其攻瀘州一路，由蔡氏親率之，經畢節攻入永甯，旋佔納溪，江安、南溪，袁氏時以各省紛紛獨立，形勢大變，且以陳其美等於岑和一役後，再接再厲，且向海陸軍運動不已，東南岌岌，屯兵十數萬，不敢輕調，僅令曹錕，張敬堯分率北洋陸軍赴川，敬堯部與漢軍激戰二十餘日，未嘗收隊，計北軍七千五百人，除陣亡不知其數外，受傷者，千五百名。至曹錕部與戴戡所率之滇黔聯合軍，激戰於秦江間至數十次，雙方互有勝負。李烈鈞統第二軍向桂邊進展，適龍覲光由龍濟光飭令率六千人赴桂，先入百色，繼攻廣南，烈鈞軍繞道龍軍北面，由泗城之西隆節節攻進，奪佔百色，繼龍軍後路，並分兵剽隘龍潭一帶，擊斃龍軍千餘人，覲光兩面受圍，其部下桂軍，又倒戈相向，陸榮廷初尙觀望，至是乃傾向護國軍誘龍軍殘餘而繳械。

一月六日，陳炯明舉事於廣東之惠州，十九日貴州劉顯世實行起兵，宣布獨立。二月十八日蔡濟民等運動武昌南湖馬隊起義。三月二十八日廣東欽廉宣布獨立。三十日廣東潮汕宣布獨立。四月六日，龍濟光被各方脅迫，亦宣布獨立。廣州西江北江各縣，由朱執信鄧鏗等，各以民運起義。九日陝西獨立。十二日浙江獨立。同日川軍第二混成旅鍾體道，獨立於南充。二十四五兩日，江西上饒等縣，均爲黨人佔領。二十六日，湖南永州獨立。陳其美又於滬運動海陸軍，於四月十二三日舉事，未成。同時派楊虎在江陰發難，今總裁蔣公亦親與其役，已佔江陰砲台，因無援助而失敗。然袁氏受此牽制

，東南十數萬軍，終不敢調動，所處環境日益窘，而恨其美日益深。遂懸重賞，嗾張宗昌轉達許國霖等刺殺其美於寓邸。其部下同志之健者，轉而追隨居正，成立東北革命軍，革命風雲，蔓延齊魯，杜南北之要衝，既據其脊，又扼其吭，袁之心腹陳宦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四川獨立，六月六日袁氏自斃



